

胡山源著

文人綜論

大東書局印行

「文人綜論」自序

專論文人的書，似乎並不多。在從前，有幾本筆記小說，尤其如文話、詩話、詞話、曲話之類，雖然也很會談到文人，但都零零碎碎，以某人的遺聞軼事爲中心，並不觸及文人的一般性，其中更多不談文人的篇什，更不能當作談文人的專書。在近年，我只看見過「詩人性格」，只聽見過「文壇登龍術」這二本書，可見這種書的少，確乎是事實。

但我並不想寫一本專論文人的書。一則我時常要說，我對於理論的文字，不大有興趣寫，二則這樣的書，如果要和「詩人性格」那樣系統地寫，我也無此工夫與心思。不過自己既始終不免當一個起碼的文人，自小讀書時在書上看見了許多文人，入世以來所交接往來的也以文人爲多，對於文人，於是不能無動於中，不能不略有一些意見或感想。這些意見或感想，又碰到可以發表的機會，便陸陸續續地也寫成了若干篇短文。承蒙大東書局當局的不棄，得以將它們匯集在一起，和「文藝綜論」「作文綜論」一同出版，實在是它們的僥倖，也是我這一個起碼文人的僥倖。

我說我是起碼文人，倒並不是自謙，更不是發牢騷，確是事實。因爲我自從離開了學校在社會上謀生以來，一共只做過三項事情：教書、編輯、撰譯。除此之外，不及其他。它們都是一個文人的起碼工作。升官發財、握權得勢、榮宗耀祖，顯親揚名，何嘗不都是文人的工作，自古已然，於是爲烈！但這些工作就不是起碼而是頂點或峯頭了。然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近，同是文人，由起碼而達頂點或峯頭者，比比皆是，而我却始終爬不上去，偷息於起碼，不是名副其實，十足道地的起碼文人是什麼！並且

我還不乏自知之明，除了文人的起碼工作以外，其他都幹不來，連嘗試都不敢，我安於我的起碼地位，以爲在起碼中自有樂地，因而欣賞之不暇，很願與之相終始，自謙或發牢騷，自然都是多餘的。

尤其足以給我鼓勵，使我以起碼文人而自負的，是「吾道不孤」我竟有許多同志。古代許多不得志的儒士、儒生、讀書人，書生、名士，或任何「吃吃黑墨水」的人，都是我的同志。現代許多吃粉筆灰的、搖筆桿的，以及多多與剪刀漿糊爲伴的，也都是我的同志。更足以快心的，竟有許多小傻子，學校裏或職業界的青年，也迷上了文藝，有的要研究，有的要寫作，和我殷勤往來着，準備作候補的起碼文人，也成了我的同志。在這文人所集合的園地內，或者說王國內，我找到了我的安身立命之所，我那裏還會看輕我的起碼地位！

我對我的同志，發表一些意見或感想，總也是在情理中的吧；同時也就不見得是鑿空之談吧！不過，如果有得罪人的地方，我想大家還應該原諒我，因爲我並不外於文人，我如要得罪人，也就得罪我自己，何況我的存心，絕不想得罪人。同樣，如果我勉勵了文人，也就勉勵了我自己，如果我誇讚了文人，對不起，我也不願放棄這誇讚，却要說「與有榮焉！」總之，我忠於自己，也就忠於文人。我願我的同志，所有一切的文人，同情我。

自然，我也想抉出一些文人之所以爲文人來，給那些不是文人或曾是文人而今非文人的看看，使他們對文人多一些了解，大家可以相處得好些，也許與社會有些益處。這不是乞憐，更不是示威；書獃子是不肯「爲五斗米折腰」的，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當然「應毋庸議」。社會總要進步，進步之道先在多方面的合作，真正現代的文人，是願意和各方面的人合作的，所以我甚至不怕「家醜外揚」，要將文人的一切面目，揭露出來給大家看，由大家來督促，而引起文人的反省，至於文人僅存的一些可

取之處，我也希望大家予以承認。

在這本書裏，開首是論一般的文人，入後是論從事編輯與撰著的文人，沒有論到教書的文人。教書的文人，單是國文教員一項，我另有「國文綜論」一書擬出，其中就有若干篇，專論到國文教員的，所以不將他包括在本書中。本書的末了，則談一些我身為文人的經過。我是文人，雖起碼如蒼蠅，也許正可以附驥尾以致千里。

三十七年二月

文人綜論目錄

今日的文人往那裏走	一
何謂文人	三
文人的無聊	六
文人的有聊	八
文人的怪僻	〇
文人的迷信	二
文人的勢利	四
文人之筆	六
文以人傳	八
也談屈原	〇
偶像	二

思古之幽情·····	二五
兩全其美·····	二七
發牢騷·····	二九
苦悶篇·····	三二
讀者的苦悶·····	三二
寫作者的苦悶·····	三三
批評者的苦悶·····	三四
編者的苦悶·····	三六
出版者的苦悶·····	三八
環境的苦悶·····	三九
編者的主觀和客觀·····	四〇
作者的主觀和客觀·····	四二
所望於副刊編者的·····	四三
所望於副刊投稿者的·····	四六

所望於副刊讀者的.....	四八
告寫作者.....	五〇
關於投稿.....	五二
幾個投稿者.....	五四
從「樣樣好」想開去.....	五六
勗中性的雜誌.....	五八
充實自己.....	六〇
學習的勇氣.....	六二
青年文藝的可貴.....	六五
有志於文藝者的機會.....	六六
告舊嗜好的文學青年.....	六七
告新嗜好的文學青年.....	六九
以文會友.....	七二
迎「上海文聯」.....	七四

從「上海文聯」回來·····	七七
女作家·····	七九
致新詩人·····	八一
新文學家做舊詩·····	八四
幾個模範的作家·····	八五
慰失學者·····	八八
嗚呼「神童」！·····	九〇
如何培植神童·····	九三
我的願望·····	九五
寫作的便利·····	九七
安定的生活·····	九九
在夾縫裏·····	一〇二
江春二十年祭·····	一〇四
一個難得的文人·····	一〇六

一個沈默的文人·····	一〇九
哀悼李浩然先生·····	一一一
我的發牢騷·····	一一四
「我的生活」序·····	一一六
我的讀書經驗·····	一一八

今日的文人往那裏走？

看看報上的記載，聽聽出版界的消息，今日以寫文爲其主要工作的人，似乎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絕地，不見得就會有柳暗花明的奇境出現。

爲了節省外匯，報紙減少篇幅；篇幅少，新聞與廣告不能不維持原狀，首先遭到犧牲的自然與文人相依爲命的各種副刊和各欄專稿。

印刷成本飛漲，銷路並沒有把握，定期刊與單行本，儘量在收縮、減少。出版商說，只有白紙是值錢的，一印了字，就不值錢，又說，關了門坐吃，倒比開了門做生意容易過日子。

文人中，有些識時務的俊傑，早就不幹這寫文一行，有的從政，雖說公務員的待遇不高，卻大小總是一個官，人人都喜做官，其中必有道理，總比一無生路的人文人好；有的經商，從頭學起生意經來，在上海生活享用最豪華的，還不是商麼？有產業的，乾脆閉門家居，封筆大吉。

當然也有不做官、不經商、並無恆產的，而也能够活得下，並且活得很好的文人。但這種文人並不多，我們不能以少數來概括多數，說文人到底還有這樣一條好出路。

改行的，離棄了文人的本位，已非文人；不改行而以文人的面目和政客的姿態出現的，其實也已經離開文人的據點，也不好算文人。因此，今日的文人，內受精神無處發揮的苦悶，外遭生活艱難的壓逼，就只在死亡綫上掙扎着，沒有出路！

今日的文人往那裏走？也許正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吧！

但天無絕人之路！誰說今日的文人便無路可走呢？除了改行或半改行以外，到底還有可走之路的！要解除生活的壓逼，我以為並不難，憑我在抗戰期間的經驗看來：消極的，減低生活的需要，實行節流；積極的，多做與本行不悖的額外工作，實行開源。我家在抗戰期間，最困難時，我寄食在一個錢莊裏，家裏的人以粥為主食，而我則兼教四個大學二個夜校的書，每星期上課三十九節。我們一家居然這樣應付過來了。

要解除精神的苦悶，我以為尤其容易。文章不能發表，儘可積起來，本來應時而不能持久的文章是沒有多大的價值的。不寫文章也可以作寫文章的準備：老練的作家可以藉此收集材料，青年的作家可以藉此多多學習。此外，還有一件最有意義而也最愉快的工作可以做，那就是教育下一代。

年長的文人，當然不必以老作家自命，倚老賣老；本着自己的經驗、知識，誠懇地、平心靜氣地，指導着那些未成熟的、有志上進的青年，實在是很應該的。時世雖然如此壞，但我們自己還要準備我們在文化上再出發，何況年輕的下一代呢！我們應該看得遠些，不要忘了他們。當然不指導時也不能有什麼偏見，以致摧殘了這有為的下一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因此教育下一代，也實在是最愉快的一件事。

以上是我就文人的本身着想，所以那樣說。對於改行或半改行的，我只有希望，希望他們也能够回到文人的本位上來，我並不敢諷刺，更不敢辱罵，還請改行的文人不要誤會。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時代，凡為文人者，不論現任文人或過去文人（已改行的文人），都應該好好地為自己、為私人找尋一條出路，諷刺或辱罵都是用不着的。

今日的文人往那裏走？我願意在這裏拋磚引玉地徵求更寶貴的答案。

何謂文人

關於文人，大家都有意見。就是我自己，也已經寫過好幾篇文章。但對於文人的定義，却似乎還沒有說到過。這也許爲了太平常，人人都以爲自己了解、別人了解，所以就放着不提。可是你到底能夠說出，文人是怎樣的人呢？

我想你首先便要說，文人就是讀書人。不錯，不讀書，怎麼可以爲文人。但是，是否讀書人都是文人呢？這就有些問題了。在古代是這樣的，讀了書便是文人，在現代，我以爲並不如此。讀書之外，其他一無所知，祇知道書上的事情，除了知道以外，又一無所能，我們從前就稱之爲「書篋頭」，現代如果還有這種人，那當然只好稱之爲「文篋」，而不應稱之爲文人。

讀書要能用才對，所謂「學以致用」便是。因此，讀了書能夠教書，就可以免貽書篋之譏。但僅僅能夠教書，其他並無所知所能，在我看，這還不能稱之爲文人，而應按照「教書匠」之例，稱之爲「文匠」。如果所教的是國文，並且要批作文，那尤其是「文匠」。因爲匠只是依樣葫蘆，求其像而已矣。匠有師徒之分，教書爲師，非匠而何！

不教書而寫文、而編輯，或從事其他文字工作，當然在文人的身份上，已更進一步，相去不遠。但我還不願意稱這種人爲文人，而甯願稱之爲「文丐」。丐者以求乞爲生。寫字、編輯及其他文字工作，以求生爲目的，與丐相去幾何！

如果以文字起家，身居顯要，如從前科舉時代的三考兩榜出身，或如現在的以校長或記者而任官吏，那當然早就脫出文人的藩籬，即使有人願意稱之爲文人，恐怕他們也將掉頭不顧了。那末這種人應稱之爲什麼呢？當然應稱之爲「文官」。

脫出以上各種範疇，那就是說，讀書能文，却並不以之爲求生之具、進身之階，只是雅人深致，吟嘯自得，在許多人看來，他們不但是文人，並且是詩人，簡直是中國文人的正宗，當然應該被稱爲文人了。但我却又要說，他們以文爲消遣，他們處於客觀的地位，對文並沒有什麼深切的關係，還不如稱之爲「文客」的好。古今多少山林隱逸文學家，都應該作文客看。

文客自然是好人。如果不是好人是壞人，以文爲工具，從事諂媚奉承、造謠生事、顛倒黑白、攻擊敲詐、真正無所不爲，那這種人與流氓無賴何異，只好稱之爲「文氓」！當今若干馬路文人、洋場才子，都應歸入此類，絕不容其偷竊文人之名，玷污文人。

如果以文字而成爲文官，更加喪盡天良，舞文弄法，置國家社會於不利之地，以成就一身的榮華富貴，這種人，除了「文賊」或「文奸」以外，沒有再好的名稱，給以文人的名稱，固然在所不許，給以文官的名稱，也有所未便。

由文官進一步，與文發生了深切的關係，甚至著作等身了，要不稱他爲文人，還有誰是文人呢？但我爲尊重文人起見，仍舊要不厭求詳地再看看他究竟有些什麼著作。如果他的著作，只是他個人的發洩，雖然有他個人的關係，却沒有別人的關係，我以爲，他與我心目中的文人，還是相去一間，他只能以稱爲「文親」，接近文人者，而不能稱之爲真正的文人。

我心目中真正的文人是怎樣的呢？他除了具備上述各種正當條件之外，我最注重的，他必須是一個

人！是一個現代的人！

是人，他必須有人格。人格是什麼，大家都知道，不容我多說。但有些人恐怕不免又要誤會，以為只要具備中國固有的道德，便是完全的人格，我却不能不補充一句：必須具備現代的道德！因為中國也已到了現代，是現代的中國，道德自然應該與之適配。至於再進一步，什麼是現代的道德，越出本文的範圍過遠，我想還是不贅吧。

是人，他必須有人格。但人格也不單是道德，而知識也是牠的一份子。沒有知識的人的人格是不完全的，所以是人，應有人格，也就應有知識。第一要有現代的知識，第二要有與文有關的專門知識，換言之，他要有現代人的知識，更要有現代文人的知識。

我以為人格也應該包括技能在內。知識是存之於內的，技能是形之於外的。他是否有知識，往往可將他有無技能以為斷。現代文人應該有現代的技能，會寫之乎者也和仄仄平平而不能以的呢嗎？寫成文章的，還不是現代文人。

也應該包括事業在內。不過這事業最好也加上現代二個形容詞，以示與從前的所謂事業有所區別。從前的所謂事業是個人的，個人做一件事，寫篇傑作，個人因之而功成名就。現代，我想，應該打破個人而以社會為目標。就以著作論，不應該問牠能否使我成功，只應該問牠能否使社會有益。

有了現代的道德、知識、技能、事業，就是有現代的人格；有了現代的人格，就是現代的人。如果其現代的人格傾向於文的，他就是現代的人。

我談文人，我著重在現代的人！

這樣才是文人，現代的人，請和文篋、文匠、文丐、文官、文客、文氓、文賊、文奸、文親，比

比看，到底是有差别的吧！

我們想做文人麼？想做怎樣的文人呢？

文人的無聊

我國文人，自古就有許多是無聊的。這種流風餘韻，到現在似乎還沒有衰歇，更時時有變本加厲的趨勢。

就他們的言論看，有的爲了個人的不得意，在名利上失了勢，於是發發牢騷，甚至附庸風雅，明明是個高官顯爵，過着安富尊榮的日子，也說愁道恨，無病呻吟起來。無聊！有的口出大言，自以爲天下事不足爲，等到叫他做一件正經事，却手足無措。無聊！有的自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縱知三教九流，橫知諸子百家，說神道鬼，滿口胡柴，而不辨菽粟，更不知衣食住之來源，人生何事，簡直是個傻瓜。無聊！有的說仁義，講道德，自命道統的嫡傳，而道其所爲，始終道不出一個究竟來。無聊！

就他們的詩文看，所多的是廟堂文章，山林詩歌，自以爲得志則歌頌昇平，不得志則高尚其志，而按其實際，前者是諛諛、趨奉、奔競、不要臉，後者是裝腔作勢，像煞有介事，不怕肉麻，都是無聊。都是無聊！還有與已有利的，捧之九天，標榜；與己無利的，墜之九淵，傾軋。無聊！

就他們的行爲看，有的怪誕絕倫，不合人情。無聊！有的鑽穴踰牆，嫖妓宿娼，自命風流，其實是下流。無聊！有的善罵，有的喜哭，歌哭無端，喜怒不常。無聊！總以爲別人虧待了他，而不知自己的絕人太甚，不能與人合作。無聊！或一心想希聖希賢，迂腐不通世故；或口誦詩書，不事家人生產，不

是廢物，便是寄生蟲。無聊！

他們的言論、詩文、行爲，大都是無聊的，而其出發點，則因爲他們充滿了無聊的思想。他們一肚皮想做官、想發財、想成名、想得勢，一肚皮的無聊！一事無成，便格外無聊。他們有一個最好的藉口，說：「不有無聊之舉，何遣有涯之生！」他們以爲這樣的言論、詩文、行爲，以及任何無聊之舉，都是來遣其有涯之生的。真正可憐，他們生了數十年，還不知生之意義，而必須慢性自殺地來與以遣！他們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更不知有社會、有世界、有宇宙。他們真是無聊的可憐蟲！

他們，這個他們，原是指古代的人，或者指民國以前的人，更或者指五四運動以前的人說的。五四運動以後的文人，照理經過「德先生」、「賽先生」的薰陶，就不應該如此了，誰知許多四五十歲身親五四運動的文人，也都回到了老路上，閒情逸致地古香古色起來！古之人歟？古之人也！無聊，無聊透頂！年輕的後生小子，既沒有身親五四運動，而又處在絕智塞聰的環境中，還以無聊爲有聊，不惜崇拜之、盲從之，以爲一爲文人，便當如此，也就無聊着，作無聊的後起之秀。無聊之不已，無聊到底！

這種無聊的文人有什麼用！他們自己已承認無用，無非在遣其生而已，我們當然不能稱之爲有用。他們浪費了自己，也浪費了別人，我不能不說，我們用不着他們！

我當然沒有權力來取消任何無聊的文人，叫他們不作一些無聊之舉。我只希望凡爲文人的最好自己不要無聊，也不要與他人作無聊的胡調，尤其不要宣傳其無聊，爲文人留一些元氣！

凡喜歡無聊的文人，我相信誰也不會取消他們，但時代却一定要取消他們！

文人的有聊

我發表了「文人的無聊」，有幾位同是文人的朋友，看了很是短氣，對我說，難道文人果然如此無聊麼？

的確，我也覺得將文人挖苦得太過些，未免罪過，不過，我自己並不否認爲文人，如說挖苦，我也在被挖苦之列；次之，我本來也只說，有許多文人是那樣地無聊，並非一爲文人，便都無聊。我也許還可以得到一般文人的諒解吧！當然文人也有有聊的。

在歷史上，我們的孔老夫子，一天到晚栖栖皇皇，奔走不暇，後來一無成就，只好退而著書，就很有聊。（他的思想和主張，是否適合現代，是另一問題。）七十子之徒，各有建樹，也是有聊的。前漢雖多歌功頌德的無聊文人，後漢的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有聊之至。兩晉南北朝，逼得文人不得不走上無聊之途，詩酒清談，但有惜陰運甕的陶侃，也足以振無聊之頹風，許以爲有聊。隋唐之間，身未顯貴的文子，教出了多少王侯將相，大爲有聊生色！房杜諸人，也一例無愧於有聊。北宋的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聊，有聊，大是有聊！南宋的文天祥，一篇正氣歌，就是有聊的鐵證，其中雜舉古來多少忠臣烈士，無一非文人，也無一非有聊者。最爲專制殘暴的明朝，也還有王守仁這樣的人，卓然獨立，爲有聊的文人吐氣。清初的黃顧諸儒，無一不是有聊的，埋下了三百年後民族革命的根株。……這些都是片刻之間，略略一想而得到的，如果我們再仔細尋求起來，

一定還可以發見許多人，寫成一部可歌可泣的文人有聊史。

民國以來，尤其五四運動以來，始終不放棄最初的理想而奮鬥到底的有聊文人，還是不少。他們不想高官厚祿，不貪安富尊榮，他們爲人所誤解、所斥辱，並不以爲意，始終昂首天外，對着他們的理想努力。他們也曾遭到過逼害，或者竟因此喪失了生命，或者更有繼續被逼害的可能，但他們並不畏懼，絕不妥洽，他們還是在抗拒着、奮鬥着。他們生活痛苦，無衣無食，時遭凍餒之虞是常事，因爲他們大都抱有遠大的理想，幹着爲人的事業，無暇及此，然而他們不悔也！他們的家屬，因爲他們的堅持，不肯屈服於環境，更不肯作一些遷就，死的死、傷的傷，啼飢號寒的，更屢見不一見，他們還是我行我素，要達到「以及人之幼」，「以及人之老」的目的。甚至他們既不求生前的報酬，更不留身後之名，而願意盡其一生，作「埋石棄石」，以成天下後世之功業，徹底自我犧牲者。……凡此，都足以爲我們文人立下表率，以示我文人的不可悔，不但僅僅「有聊」二字所能包舉得盡，稱美得完。

至於抗戰期間，有助抗戰的文人，到現在還彰彰在人耳目；淪陷區中，或從事地下工作，或以卓然不拔的氣概，立懦廉頑，或悉心教授下一代，以爲建國之用，這樣的文人，也所在都有，我們絕對不敢說他們無聊。勝利以後，一直至現在，不問環境如何，始終盡其所能，爲社會國家服務而不有一些無聊之舉的，到底也用不着打了燈籠去找，稍一當心，就可以隨地遇到。文人實在也有有聊的，自古固已然，於今何嘗不爲烈！

因此，「一爲文人，便無足觀」？不見得！「百無一用」？不見得！如果以足觀的眼光看文人，一定可以發見其足觀處；以可用的眼光看文人，也可以找出他的可用來。足觀與可用，便是有聊。

我希望看文人者，不要一概抹殺，尤其希望爲文人者，切勿妄自菲薄！

文人的怪僻

我常說，文人的花頭最多，就是怪僻，也是人人可能有的，却也似乎以文人爲甚。

什麼叫作怪僻呢？正好以一個不怪僻的文人蘇老泉，對另一個怪僻的文人王安石所下的定義來用一下：「不近人情」。

王安石是政治家，他的政治主張，到現在已經另外有了估價，我們暫且不談。如果以一個文人看他，那樣的「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的確連我也不贊成，談詩書就談詩書好了，爲什麼要作出那樣的怪相來呢？

也許他並不故意如此，只是懶，懶得不肯做一些近人情的事情，收拾收拾自己。也許只是忙，忙得無暇及此。此外，也許就是拗了，別人說他難看，他就索性難看到底，正像他堅持新法而得「拗相公」之名那樣。

不過不論他爲了什麼，他的怪僻，我雖然不贊成，却又覺得嫵媚生動，頗可原諒，因爲我相信他決無要以怪僻起家，藉怪僻出名，而求置身青雲之上，像後世那些裝妖作怪也！

後世正有許多裝妖作怪者，去世沒有多年的章太炎黃季剛師徒，不就是此道的殿軍？

不論章黃的學問如何好，他們那樣的怪僻，我總不敢苟同，何況他們又是故意如此做的，我覺得更沒有可以原諒他們的理由。

不過章黃到底還是有一些學問的，比了近來那些淺薄無聊，一無所能，却又死要出風頭，而專務怪僻的，高出又多了。

有一個故事說：一個孩子，偶然在路上哭了起來，好心的行路人，可憐他，給了他錢，他大以為異，却就此學着了乖，以哭來求錢。文人的怪僻，也有這樣偶然而成的吧！

看了古代若干著名文人的怪僻，於是追蹤一二，以自附於著名文人之列，這大概是最多的心理吧！當然，另闢途徑，自我作古的怪僻，也很多，很成功，例如，反囚首喪面而來一個奇裝異服。

不過我又覺得，這些急於成名而借徑怪僻的人，有時倒又並不甚可厭，而只可憐。因為一個人要成名，既無實力，又無他法，最後只好怪僻一下，以冀僥倖於萬一，那也是人情之常，何況他那樣的怪僻，還未必成名，而有時更要冒「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嫌疑呢！所可厭的，是那些推波助瀾，樂道文人怪僻的人！

一個人怪僻了，大家只當不看見，我想他不見得會始終有耐心怪僻下去吧，如果他的目的本來是想怪僻來成名！「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實在是一個最簡單、最合理、也最有價值的方法！

文人文人，文人既是人，就應該懂人事。天生不懂人事的，偶而有之，由他去就是了，而本來懂人事的，爲什麼要汨沒人性，不近人情呢！山珍海錯，到底不能和菽粟那樣的常吃而吃得飽的呀！

王安石怪僻了，便爲人所反對，好好的政治學說和方法，終於無法施行，這損失實在太大了！如果他肯遷就些，少拗些，也許他的理想會實現，不但他個人可以成功，天下後世也將同蒙其福吧！

章黃怪僻了，都不能好好活下去，以致死得相當早，滿肚皮的學問，就和他們的身體，一同埋到地下去，何等可惜！如果再假以數年，他們的成就一定不止這些吧！

許多人正可以埋頭研究學問有所成就的，就爲了有怪僻這一條捷徑，可以早早出名，就此丟掉學問不做，在學術界是損失，在他個人也是損失，我們又怎麼能說不可惜呢！

就爲了這些理由，我不喜歡文人的怪僻！但願今之文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文人的迷信

在許多書香人家，往往可以看見一兩張紅紙條貼在門上或柱上，下面寫着兩句話：「元旦書紅，萬事亨通。」這都是「年初一」貼上去的，一直要貼一年，到明年的「年初一」再更換。現在改用陽曆了，但頑固的書香人家，在陰曆的「年初一」，仍舊還有這一套。

現在我不想考證這個風俗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因爲即使考證得明明白白，那又與我們現代的社會有什麼關係，何況我是不會考證的，落得藏拙。不過我總不能不注意牠，因爲牠正代表了中國文人在傳統上的迷信。

中國文人的迷信多得很多，他們非但不比蚩蚩的愚民，多讀了詩書，頭腦清楚些，反而推波助瀾，格外爲迷信張目。他們迷信狐會成仙，鬼會出現，妖會作怪，這樣的故事，正史上屢見不一見，至於稗官小說，那更加俯拾即是，不勝枚舉。「幽怪錄」、「玄怪錄」，一直到「聊齋誌異」、「子不語」、「夜雨秋燈錄」之類，不知昏迷了多少人的腦子。連「未知生，焉知死」的孔夫子，也承認有鬼、有神，「非其鬼而祭之，詔也」，「祭神如神在」，這樣的話，屢見於四書五經上。難怪後世的文人總逃不出這種圈套了。

較狐鬼妖怪似乎高尚些的迷信，便是神仙。燒丹煉汞，秦漢就盛行，南北朝的文人更加當作逃避現實的好去處，流風餘韻，到現在似乎也還沒有衰歇。詩詞上以之作爲材料，當然有許多不過騁其情思，故作幻想，未可厚非，但認之爲真實，就打坐參禪，作出世想的文人，實在也不少。

他們又迷信星相。會國藩的用人先看其人之相，可以作爲此類文人的代表。更相信時運，「乘勢」待時，爲他們不求上進的藉口。至於「聽天由命」，尤其牢不可破，爲一個文人必有的迷信。總之，他們迷信什麼事都預定的：個人有時辰八字、骨格面貌預定他；天下國家有氣數天命預定他。個人要「安命」，不必奮鬥，天下國家，一代有一代的真命天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出」，誰佔勢力，誰統治，誰就是「奉天承運」的皇帝，不問他是否「弔民」，理應擁護，即使是「以暴易暴」的「伐罪」，也只要他已經成功，就應該稱之爲「聖明」。對個人的迷信只害了他一身，犧牲了他個人的前途，對天下國家的迷信，那就爲害甚大，大得使我們已開化五千年的大國，老是在一治一亂中打圈子，以致現在遠落在現代文明國家之後。雖說個人與天下國家的失敗，自有其種種因素，但思想上的迷信之毒，迷信預定，迷信現狀，實在是重要的因素之一！雖說這樣迷信的，不但文人而已，但有知識的文人而有這樣的迷信，非但不能導人於善，反導人於不善，推原追始，文人實處於元兇禍首的地位！元旦書紅，就是這種迷信的表現。

當然以上是指舊式文人而言，新式文人當然不應該如此。但真正的新式文人，絕對沒有迷信的，到底有幾個呢？年輕時不迷信，年老時還是不迷信的新式文人，又有幾個呢？

要不迷信，自然要有根據。否則，口說不迷信，心裏也想不迷信，在主觀上總是不願意，然而等到迷信的新聞一入耳，聽之鑿鑿有據，還能堅持自己的不迷信麼？迷信的事實一擺在面前，看來頭頭是

道，還能與以否定麼？即使還不肯屈服，要堅持下去，要否定下去，但沒有解釋這迷信的方法，更無駁斥這迷信的能力，如果不屈服，就只有徬徨、苦悶下去，將怎樣呢？要不迷信，實在還應該多求知識，以爲根據。

有了自然科學知識，決不會迷信妖魔鬼怪和一切自然界的現象，有了社會科學知識，決不會迷信社會國家間一切昏天黑地，烏煙瘴氣，非情非理的事實結果。要做一個新的文人，不迷信的文人，必須從力求科學知識入手，否則我難保他不受惡勢力的潛移默化之功，久而久之，動搖起來，有形無形地也要寫：「元旦書紅，萬事亨通」。

文人的勢利

湊巧，聽崑曲聽到了「金印記」，和「爛柯山」的上部，狠狠地爲蘇秦和朱買臣嘆息了一會。嘆息他們身爲文人，文不能拆字，武不會打拳，只會咿唔咕嚕地死讀書，受盡了婦人之氣。幸而後來他們總算都有了飛黃騰達的日子，向那兩個婦人報復了一下，出了一口氣，使我們爲古人擔憂的後世人，聽到兩本曲子的下半部，心頭輕鬆了下來。然而嘆息方過，又怎能不使人發生感慨呢？古今來，受氣的文人，決不止蘇秦與朱買臣二人，而能够出氣的，似乎也就只有他們二人。其他氣到死、氣得昏天黑地、氣得生疔、氣得一生沒有歡笑的，一定不知有多少。可憐哉文人！

不過我奇怪，蘇秦朱買臣既然受盡勢利之氣，等到自己得法了，照理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就不應該也以勢利的面目對人了。爲什麼他們要在兩個無知的女子面前，也來上這一套呢？因此我要說，蘇秦

朱買臣本來就是勢利鬼，濫小人，他們蹙腳時的受氣是應該的，用不着向他們表同情。而應該向之表同情的，也許還是那二個女子。因為她們是無知的，何足深責！那二位文人，蘇秦與朱買臣，他們是高人一等的知識階級呀！

知識階級，文人，何等清高，偏偏會那樣卑鄙、勢利，那真要文人感慨系之了。並且放眼看看，這不但自古已然，簡直於今爲烈。有的一天到晚奔走於名流學者之門，希望自己也成爲名流學者。有的在大庭廣衆之間，趨承什麼大人物，作盡媚態，以示其「相公厚我厚我」。有的說漂亮話，寫漂亮文字，見好於人，獲得某種人的擁護，儼然以某種權威或某種大人先生自命。有的每逢有名人之會必到，到則從薄有微名的起，極盡拉攏的能事，東握一下手，西打一個哈哈，頗有「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意氣。……等到他果然成功了名流學者，或者大人先生，那他的聲勢就格外浩大了：有人請寫稿，不說忙，沒有工夫，即說懶，沒有興致。即使寫，又惜墨如金，都只寥寥數語。有人請吃飯，却又說應酬忙，分不開身，一到，酒不數行，席不暇暖，連忙起身告辭，說別處還有應酬，偷偷地回家吃泡飯，在所不惜。無名的、年輕的來看他，可以回說不在家，同時，儘不妨對年高德劭的、聲名顯赫的，倒屣以迎。銷路好的書，在他看來是最好的書，銷路好的雜誌是最好的雜誌，不問其內容如何。同樣一個無名作家的作品，不論是何等精心結構的佳作，如果向之請教，可以連正眼都不看一下，或者沒頭沒腦地指摘一下，自稱法眼。當然他有他的看法，「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沒有人要的東西總是壞的。因此，在他所主編的刊物裏，都只是名家的作品。無名的投稿，照例是看也不用看而可以投之字紙簾的。

我懷疑他們，他們也許正是今之蘇秦朱買臣！他們曾受過別人的氣，所以在向別人報復，或者他們又比蘇秦朱買臣爲甚，因為他們所報復的，又往往並非氣過他們的本人。他們正像養媳婦受盡了惡婆婆

的氣，再等到養媳婦自己長大了，惡婆婆已去世，無從報復起，只好將一肚子的氣出在下一代的養媳婦身上，而自己就承受了惡婆婆的衣鉢。又像賊骨頭成了更夫，拚命敲打賊骨頭，以出其賊骨頭時代受敲打之氣。

然而我看看他們，到底又不是蘇秦朱買臣。他們未必受過別人的氣，用不着向誰報復。他們只是一種趨炎附勢、自命不凡的卑鄙心理在作祟罷了。

實在說，一爲文人，便誰也用不着勢利。誰不在受書商出版家的氣？誰不在受富商大賈的氣？誰不在受流氓光棍的氣？誰不在受種種醜態氣？爲什麼偏偏要在自己的同道中裝腔作勢、擺闊逞威？

這樣看來，蘇秦朱買臣，冤有頭、債有主，畢竟還是可同情的，我們現代文人，大都便只有可厭可恨了。

文人之筆

幾天之前，我去參加一個曲會，聽見了幾位太太的話。她們先後唱過了「聞鈴」、「迎哭」諸齣，都說，唐明皇真正多情，楊貴妃總算死得口眼也可以閉了。我不覺殺風景地說，這那裏是真的事！所謂「文人之筆，何所不能」也！

真的，文人之筆，何所不能！就是以這著名的唐明皇楊貴妃故事論，唐明皇也何嘗是一般人想像中的多情種子。當楊貴妃生前，他就和楊貴妃的諸姊，攪七捻三，至於名正言順而又偷偷地去找梅妃，也就不必說了。他是典型的放縱肉慾的帝皇，下流坯！後來楊貴妃給他以江山爲重而犧牲了，一直想念

她，那也是人之常情，至於回到長安後，想得如何刻骨云云，更不足奇，因為他此時年齡已大，再也沒有精神去玩弄女人了。否則，以他太上皇之尊，要去找幾個合意的女人，不見得有什麼困難。因此，即使這時楊貴妃沒有死，依然陪着他，他也不會再像從前那樣，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吧！年齡之外，政治上的失意，也是一個極大的因素，使他鼓不起興致來，這是尤其可以看得出的。在百無聊賴中，想想從前歡樂之事，要好之人，又何足為奇！所有他和楊貴妃生前的要好情形，對楊貴妃死後的眷戀不忘，種種描寫，無非文人之筆，故弄狡獪而已！最先是「開天遺事」之類的稗史，加以渲染，次之是「長恨歌」與「長恨歌傳」，確定了這故事，推波助瀾地大張了牠們的聲勢，最後就是「長生殿」這傳奇，將這故事無微不至地加以刻劃，才發生了一直至現在這樣動人情感的效力。換言之，這是文人之筆的效力，不是這故事本身的效力，更絕對不是這故事中人物如唐明皇楊貴妃之流有什麼動人處的效力！同樣下流坏的皇帝，靠了文人之筆而成爲多情種子的，不是還有「漢宮秋」中的漢元帝麼！

文人之筆，將無作有，造謠生事，顛倒黑白，輕重倒置，……騙衆人於一時，騙少數人於永遠，甚至騙衆人於永遠的，多得很，影響也大得很，不但唐明皇楊貴妃的故事而已，不但只關一二個人的情愛問題而已。有的爲了求得功名富貴，如「劇秦美新」，以及歷代作者生成媚骨，向主子曲意取容的賦文章；有的爲了嫌隙，以求出氣，如「碧雲騷」，甚至「辨奸論」，也可以作如是觀；有的急於成名，無病呻吟之不已，不惜「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地胡謔，「想當然耳」，正可爲這類文章寫照。至於衛道衛教，筆寫王道，心在強權，筆述忠孝，意在統治，……一力灌輸封建意識，提倡宗法社會，宣傳迷信，阻礙進步，這樣的史書文集，自古迄今，更屬多至不可勝數！其惡劣影響之大，幾乎非斷送中華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不止！掩蔽事實的真相，粉飾人物的真面目，還是罪過之小者！文人之

筆，真是可怕！

奇怪，文人之筆，似乎專門用之於說假話的！這就難怪有人要喊「予欲無言」了！蓋「天何言哉！天何言哉！」難怪有人要提倡「絕智塞聰」，「返璞歸真」，「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了！楊子無書，實在很對！

不過，這只好算是憤激之談。我們不能不有文人，更不能不用文人之筆。文人之筆是有上述的壞處的，但也未嘗沒有好處，並且好處也很大。我們總不能因噎而廢食。

我要文人之筆，開發人生的真理；我要文人之筆，如果從事文學的，抒寫人類的真感情；我要文人之筆，紀下真實的史實，報告真實的事實；我要文人之筆，寫下建設的科學，辦理與民衆有益的公務，我要文人之筆，不爲一人一黨所利用，不爲官爵金錢所收買，不爲強暴所脅逼；我要文人之筆，爲人羣、爲社會，有所努力；……文人之筆，可以做成這些事。

文人之筆，何所不能！能做壞事，更能做好事，文人之筆，到底不是壞東西，希望今之文人者，爲自己、爲別人，能善用其筆！否則將爲後世所不容！

文以人傳

人以文傳的，的確很多。有些立德立功的人，爲了也能立言，就此流芳百世的，固然不必說；而窮儒寒士，甚至鄉曲細民，既沒有赫赫之功，可以震動一時，也沒有巍巍之德，可以領袖羣倫，只爲了他有著作，或者多到等身，或者片言隻語，別有動人之處，於是也爲人所看重，立於不朽之林。因此，我

們這個稽古右文之國，千百年來都重視文，大家除了以之獵取功名以外，有的著書立說，有的吟風弄月，都希望自己藉此垂之久遠。他們就祇在文上用工夫，他們確想人以文傳。甚至有些其文不佳的人，能够在文豪、大詩人的集子裏被引證一二句，留下一個名字，也引以為榮。人以文傳，成了極普遍而又極堅固的一般信念。

但是奇怪，我們看看現在所流傳下來的著作，到底多不多呢？這些希望流芳百世的文人，到底我們知道多少呢？雖然一部四庫全書，也可以說汗牛充棟，但幾千年的流傳，不應該只有這許多吧！當然，歷代的變亂，使書籍散失，是一大原因，然而有許多書籍，何以又不會散失呢？秦始皇的一把火，到底無奈伏生的記憶何，也終於不能消滅漢代立於學官的民間獻書者。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吧！隨園詩話之類所推崇的詩人，我們到底有幾個是耳熟能詳的呢？看這些詩話的人，一遇見這些詩人，也只當他們是過眼的雲烟吧！因此，我不能不說這到底不是人以文傳，而是文以人傳！

是的，文以人傳。惟其是立德立功的人，所以他的言也能立。岳武穆並非文學家，何以他的「滿江紅」詞連小孩子都會唱呢？惟其是無德無功而又禍國殃民的，雖然他的文字妙盡妙絕，如秦檜嚴嵩之流，他們的文字有幾個博古的人看見過的呢？此外，我們不妨將中國一部文學史，去略略檢視一下，其中著名的文人，有極壞極壞的壞蛋在裏面麼？我想沒有。曹操固然為「亂世之奸雄」，然而也確實是「治世之能臣」，他可以算為著名文人之一。王安石到今日已經真相大白，他到底不是「辨姦論」中的人物，他的為著名文人，也是毫無愧色的，果然在他生前，也就成了著名文人之一。所以古今著名文人，要說個個都是立德立功的人，當然不可以，風流放誕的、迂拘頑固的，或某事未能盡如人意的，當然不乏其人，然而，只要他「大德不逾閑」，自然「小德出入可也」。這樣的人其文也許會傳起來，却總不

能推翻文以人傳的定理，因為他果然壞到極點，我相信：不是文學史上沒有他的名字，便是他的作品隻字都不能流傳下來！於今居然流傳下來了，當然他不是頂壞的人，而我們如果去查考一下他的生平，也恐怕正是如此，他的流傳下來是公平的，如果他的文也的確好。這還是文以人傳！

我這樣說，不是想發一些空議論，矜奇炫博，或者拾人牙慧，誇為獨得之祕。這些話原是大家都知道的。我的意思只是想提醒一聲今之為文人者，不要拚命在文字上用工夫，却忘了做人！「人生於世」，做人第一要緊！人而不能文，終不失為人；文而不成人，將為什麼呢？

我也不是叫今之文人，一定要為了其文之傳，才須好好地做人，似乎好好地做人便是為了其文之傳。這種沽名釣譽的行動，決不能使其文有價值。我只是說，好好地做人的人，如果有文，其文必傳，用不着顧慮，更不必將文之傳不傳放在做人之先。文即使不傳，又有什麼要緊！人總是做成功了！

更加壞的是：為人之道既已置之腦後，便連文字上的工夫，也毫不講究，却一天到晚只想以文出風頭，博功名富貴，更想獨霸文壇，流芳百世。我真為他擔心：他終不能傳；即使能傳，恐怕正是「遺臭萬年」！

那末，我們應該做怎樣的人呢？又怎樣做法呢？這個，我想你也是曉得的吧，用不着我多說，是不是？

也談屈原

爲了詩人節，許多地方都談起了屈原。各人的談法如何，我沒有一一詳讀，不大了然。但我也有一

些意見，不妨附驥一下，在這裏談談。

也許對於屈原的自殺，大眾都是同情的。自然我也很同情他。可是我絕對不贊同他的自殺，更不贊同他那樣示弱地自殺。

儒家「知其不可而爲之」的精神，我很佩服，爲什麼他就不能知其不可而爲之呢？如果要博得後世的同情，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是可以辦得到的，何況其結果還不單博得後世的同情而已呢！爲了一些氣惱，「自經於溝瀆」，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實在不值得！

萬一天下事真正不可爲了，非死不可了，更非自殺不可了，的確，也應該找一二個應死而可殺的人，與之拚命，同歸於盡。近代杜威夫人（？）曾說過，「我不自殺，如果要自殺，先殺幾個應殺的人。」這話，我想在古代也未嘗不可以通用。「予及汝偕亡！」就是這種精神的表現。

自從屈原那樣自殺之後，留下來的影響可以說是很壞的。二千多年來，中國文人再也不想振作，一遇到挫折，只有「形容憔悴」、「行吟澤畔」那一副可憐相，然後，如果不和屈原一樣，跳到水裏去，也往往嘔血而死。在現代，我們再也不須要這種文人了！

現代的女人，如果遭遇了和屈原一樣惡劣的命運，被同列所害，不能發展他的抱負，根本用不着自傷，尤其用不着自殺！做一點是一點，此路不通還有別路。反正是服務社會、服務國家，個人的榮辱成敗，儘可置之腦後。自傷或自殺，未免太顧着自己，一心與雞鶩爭食，反而忘了自己應負的使命。

萬一上官大夫、靳尚之流，實在壞透，吃他虧的不止你一個，有許多人，而許多人竟無奈之何，那末，也儘可以自殺的精神，斷然去之！「蠶蠶有毒，而况人乎！」我不信一個文人果然會文弱得手無縛雞之力！真正手無縛雞之力，不能一擊而中時，那還有「三寸不爛之舌」以及「三寸不律」呢，口誅筆

伐，何嘗不會發生一些作用！再不然，就是撞死在他的門上，也比悄沒聲地跳在水裏要有些積極的意義。

時代到了現在，我們再也不需要屈原式的文人了；「五步之內，以頸血濺大王」的狂士，倒很使我們憧憬。現代的女人應該振作起來：「惡聲至，必反之！」「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要這種報復不純粹爲了個人的利益。

屈原已經死去了二千多年，就讓他這樣過去吧。我們同情他，却不值得大吹大擂地捧他，沒的捧出毛病來，叫現代的女人受了氣的時候，也去哭哭啼啼、做盡醜態，而終於「短見身亡！」

偶像

有人和我談到董其昌，極其稱讚他的書畫，說他簡直是神仙，不吃人間煙火食，所以會有那樣精妙絕倫的筆墨。我笑笑，不加可否。和我談的人問我究竟有什麼意見。我說：「我不懂得書畫，所以不能說什麼話。不過，——」我想想還是不說上去的好，「不過」之後就戛然而止。這當然是不能不說下去的，於是我又說：「不過，即使他的書畫果然好，而爲了他的人品，我也不敢領教。」

由於一再的詢問，我只好說出了董其昌人品的不堪處，以及引起了「民變」，將他全家拆燒完畢的故事。看到和我談的人受到了意外的打擊，精神上免不了痛苦，我又抱歉地說，「是我不好，打破了你心目中所崇拜的偶像。」

真的，有些偶像我們實在不應該打破，一打破，就要使許多中智與下愚的人，在精神上失却憑藉，

彷彿奪了他安身立命的處所。如果我們不能給以有價值的、正確的、新的信仰，如果他不曾再有希望接受這種新的信仰，我何必將他從「愚人的天堂」中拉出來，叫他痛苦呢！我是最反對迷信的，凡有偶像，在所必打破；但往往爲了一些「婦人之仁」，有時也只好裝聾作啞地糊塗過去。

這種爲後世崇拜的偉人偶像，當然多得很多。什麼古聖先賢，什麼名公巨卿，什麼好官循吏，什麼孝廉方正，如果仔細地、嚴格地考查起來，名副其實的，恐怕爲數很少吧，真正無愧「衾影」「屋漏」的，到底有幾個人呢！然而，假使我們果然一一將他們的面具揭去，還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於他們本身毫無所損，而我們後世的世道人心，却將大大地受到惡劣的影響，我們又何必如此殺風景，以致矯枉過正呢！因爲要是那樣幹了，後世的人豈不大大失望，失了他們上進的榜樣，善良者煩悶痛苦，無所發洩，強悍者還有不變本加厲，索性撒爛污的！

就以文人雅士論，成爲偶像而終於只是偶像的。當然也不止董其昌一個人。如果再以時代眼光來看他們，那他們在今日還能够作我們的偶像的，就更加難說了。看看唐書上的李白傳、杜甫傳，我不諱言，我的確時常感到惘然，爲什麼他們還只好算偶像而非神仙。李杜尙如此，其他也就不必詳列了吧。

各種偶像的流風餘韻，世世代代遺傳着，一直到現在沒有終止過，當然將來也不會斷絕。文人雅士式的偶像，也是這樣。現在，文藝界多的是名流、學者、大師、權威、領袖、祭酒，之流。無知的人，往往崇拜他們，奉之若神明，即使他們在又麻雀，也要稱之爲「竹林之遊，雅人深致」；他們在發酒瘋，那尤其好，「詩酒風流，名士本色」，他們一開口，就是講些市場上的消息，自然又「隨風咳唾生珠玉」；動一動筆，就是標語口號式的幾個字，也是「錦繡文章」。無知的人，佩服他們已到了五體投地的地步，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

憤激的人，當然要打破這些偶像，先將他們的面皮剝去，然後再將他們肚裏的稻草挖出來給大家看。但我仍然不敢苟同。這非但使無知的人痛苦，而無法與以安慰或補償，且今昔情形又不相同，更不能以作此焚「琴」煮「鶴」之舉。因爲在古代將偶像打破，反正總是那麼一會事，沒有什麼大關係，如今要是將這些偶像打破了，那我們事事落於世界各文明國之後的，豈不雪上加霜，既因內鬨而貽笑於人，又顯出自己的貧薄來。爲國際觀瞻起見，「打腫了面孔裝胖子」，也是不得已的事。我們今日的偶像，似乎非但不應打破，還當與以培植才好！

惟一希望的，這些偶像，也許真會像蠶魚一樣，三食神仙字，終於有超凡入聖之一日，或者至少還會努力些、小心些，不至於場盡中國文藝界的臺！

忽然又在了一本清人筆記上看見一個故事，似乎很可以抄來點綴一下：

國朝初定，江浙士大夫獨沿明季遺習，方州大縣，立社自豪。聞一知名之士，則彼此爭邀入社，甚至挾兵刃弓矢以劫之。文酒翰墨之場，至效惡少椎埋，道餘交闕，何其僨也！相傳海甯有二社不相下，一社徧致三吳諸名流，推吳梅村爲祭酒，舟楫絡繹數千里。三月某日，方過嘉興，將以次日大會。其泊舟處，質明，大書一聯於野廟門外云：「鼎湖莫挽龍髯日，鴛水爭持牛耳時。」蓋是日乃明思陵殉國之日也。見者氣沮而散。（燕下鄉勝錄）

這也是偶像害人，吳梅村又正是偶像之偶像！此外，現在雖然沒有什麼「鼎湖龍髯」的事實。但國事如此，分了壁壘以拉攏偶像的事，又何嘗沒有！又何必呢！

嗚呼偶像，尤其文藝界的偶像，叫我們怎麼對付你！

思古之幽情

幽情處處可發，當然也有發之於思古的。思古之幽情人人會發，當然惟文人爲甚，因爲文人識了字，讀了書，總比其他的人格外多知道一些古的。就現在的文人而論，其所思之古，其中有一件，據我日常所接觸到的却是科舉。

他們，這些文人，大都沒有好好地完成他們的學校教育，換言之，大學畢業文憑是沒有的，有些連小學和中學的畢業文憑都沒有。外國留學的文憑，當然格外談也不要談起。他們有的是本事，文學科的本事，不必說，是他們文人的本色，很可以來得，社會科的、法商科的本事，也未嘗沒有，即使比較艱難的理化科等等的，靠了他們的刻苦自修，也往往有人不見得比了大學畢業的推板，說不定還有超過留學回來的。可是，他們却缺少了堂皇的學歷，美麗的文憑，他們沒有資格去參加與他們本事有關的考試，如果已經在作事的，也往往爲了他們資格的不佳，甚至一無資格，銓敘起來總不會高，或者不是公教機關，也不會受到主管人員的重視。於是他們牢騷滿腹，發出了思古之幽情，要喟然長嘆地說：還是科舉好！「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那裏像現在，教育，尤其高等的學校教育，只有有錢人家的子弟才會享受得到，資格也只有這些子弟才会有，永遠落不到窮小子的身上！

他們，這些文人，又看看現在社會上的烏煙瘴氣，政治上的貪污橫行，無法無天，又不禁要嘆息地說：要是再有七省或幾省的查辦御史，手執上方寶劍，先斬後奏，那就好了。而這些查辦御史，或巡按

大人，又往往是新考中的狀元進士做的，而狀元進士，在這些文人看來，如果他們也生當科舉時代，雖不至取之如拾芥，却也有幾分把握，總不像現在，一無憑藉，以致手無寸柄，看着種種不入眼之事，無奈之何！因此，他們的幽情，益發要思古起來。思科舉：科舉會給他們揚眉吐氣，科舉也會使他們發展抱負，澄清天下。

這樣的思古之幽情，我非常同情。有時，我的耐性失去，意氣橫生，我也會憤憤地說，的確還是從前的科舉好！然而我又到底知道，憤憤地也只是憤憤地，無濟於事，到底時代不同，今非昔比，我們到底不能再希望科舉的恢復了。

科舉是壞的，因為他所考試的，只是四書五經、詩賦八股。考中了做官的，有的不辨菽粟，有的不知治亂，不過是一羣廢物。君主及其統治者的重視科舉，原不過是愚民政策，要聰明睿智之士，「盡入吾彀中」而已。晚清的廢科舉、興學校，不能說不是我國文化上的一大進步。所可惜的，學校興到現在，又走上了另外一條的歧途：只重文憑不重本事！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勵行考試制度，也許正是要採取科舉的精神，來拔取一些真才實學之士。原來科舉所壞的，就只是考試的科目，至於公開地、嚴正地考試，使所有的文人都有均等的機會，實在是很對的。而從學校裏得到文憑的，當然不會個個都是有才之材，在任用他們之先再來一個考試，實在也是很應該的。因此，我們只希望，此後任何登庸人才的考試，能夠打破以某種文憑為參加某種考試的資格的必要條件，就真正合理化了，我們這些苦悶的文人，也許就不會再發那種思古之幽情了！

不過我這里說說是容易的，要實現，恐怕很不容易。因為現在一切制度，似乎都操縱在可以使他們的子弟獲得大學文憑以及外國文憑的那些人手裏。他們對於一切好事情、好地位，有既得權、優先權，

他們決不肯輕易放棄，而來提倡實行我們所理想的考試。我們如果不能推翻他們，我們還只好憑着文人的身份、地位、以及思想與行動，來找尋出路。好在二十世紀的中期，宇宙格外大了起來，世界格外接近了起來，也格外寬展了開來，出路是多的。

文人如果不專門爲自己想，我以爲便是第一條路，這條路大而平坦，走起來最舒服，也最容易達到我們的目的，這目的是說：我們人之所以爲人，尤其文人之所以爲文人，不在享受而在施與，不在個人的發展，而在全人羣的發展。你不必擔心這樣你也許不能生活下去，不會的！你如果不要求奢侈的生活，只希望清苦而實惠的生活，那是很容易獲得的。

次之，文人如果就其本位努力，一樣可以貢獻於人羣，不必一定要「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如果你不懂這些，結果你也徒然自苦，而於事無補，因爲即使古代，上方寶劍也只有一把，未必你一定會捏到，難道你就此一事不做，儘坐着發牢騷？

敬告今之失意文人：不用發思古之幽情，還是多放眼看看這世界，然後埋頭趕緊你手頭的正當工作，這就是你的出路！

兩全其美

孟子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兩全其美，實在是很困難的事。

既要文章寫得好，又要文章受人歡迎，恐怕也就等於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得兼。因爲誰都一定能够明白：好文章未必受人歡迎，受人歡迎的未必是好文章；雖然好文章也會受人歡迎，受人歡迎的也會有好

文章；恐怕這到底還是少數的例外。第一，文章的好坏，有什麼絕對的、客觀的標準呢？沒有。那末好文章的本身就沒有可靠的根據了。第二，在「文以人重」的今日，好文章尤其沒有準則，往往著名文人所寫的，即使是不成文的帳目，也當作傑作，而無名之輩的精心傑作，却總難得有發表的機會，連最起码碼的幸運都沒有。因此，所謂好文章，也許正是壞文章！文章的受人歡迎與否，決不在其好壞。文章的好壞與受人歡迎與否，完全是二件事，正與魚是魚，熊掌是熊掌一樣。

如果懂得這一點，文章不能兩全其美，一定可以省去許多麻煩，誰都可以認定了目標幹去，而得如願以償。譬如，你只要文章好，受人歡迎與否，絕對不在你意中，那你寫作時，一定會本着良知良能，寫成你以為最好的文章，不論在內容上或外表上，也將為少數真正有眼光而識貨的人所賞識。如果你只要受人歡迎，那末，老實告訴你，你簡直用不着顧慮到文章的好坏，更不必走吃力不討好的迂路，一定要文章好，只要想法引起讀者的注意。博得讀者的歡心，你就可以成功。這樣，各得其所：要文章好的，果然文章好了，要人歡迎的，果然有人歡迎了，恐怕倒是真正的一種兩全其美。

分之為兩的，才有兩全其美可說，合之為一的，兼起來的，就無兩全其美可期。這是我們應該認識清楚的。

可惜現在有許多人不明白這個道理，還在拚命想兼兩美於一身，却弄得「駝子跌跟斗，兩頭不着實」，更生出許多煩惱來。例如：自以為自己的文章是好的，起初想一定受人歡迎；等到結果並不如此，就竭力研究其原因，研究的結果，必然只有二條路：一、改弦易轍，不再忠於文章的本身，而推求人的歡迎，又因為並不慣於如此，受人的歡迎不可得，自己的文章却就此壞了；二、不免怨天尤人，以為文章憎命，毫無生路。至於本來受人歡迎的文章，忽然也想力爭上游，寫得真正好些，其結果也將失去歡

迎，而婢學夫人，終於是個四不像，一無是處，心裏的懊惱，當然也就難免了。

可惜現在還有許多人不明白這個道理，又在拚命瞎捧人家：看見別人的好文章，就說，一定可以洛陽紙貴，大受歡迎。聽了這話的作者，起初受寵若驚，喜不自勝，日子稍久，除非他已悟出不能兼美的道理，否則他不是改變宗旨，與世浮沈，就只好牢騷滿腹，憂傷滿面，成爲一個失望的愁人。或者看見某人的文章受人歡迎，就說，到底是傑作，所以會有這樣的成績，却不料你在暗地劃下了一條界綫，將那個作者推出了文學的天國，使他永遠不得回來。老實說，我就不肯這樣瞎捧人，騙人，我要說：你的文章是好的，但未必會受人歡迎；或說：你的受人歡迎是事實，但你的文章未必是好的。總之，你不能兩全其美。

我這樣說，並非過激之談，故意說說反話，唱唱高調，世事不能兩全其美的正多着呢，何止文章，更何止魚與熊掌！

聖經上說：「財主的人要想進天國，正如駱駝穿過針的眼。」也是這個道理。否則一手如意，一手算盤，有槍花的人都可以大得其法，名利雙收，而安分守己，並且確實學有專長的，豈不要一概活活氣死！……

話說野了，還是回到文章上面來。你總先應該認識不能夠兩全其美的道理，然後你再決定，二者不可得兼時，你到底走那一條路！你決定了，你就勇猛精進地幹下去，不要懊悔，我願祝你的成功！

「發牢騷」

牢騷，人人會發，似乎只有文人最會發。因為文人總比別人敏感些、慾望大些，而又因長於文詞，善於形容，於是一講到發牢騷，差不多就成了文人的專利。自從屈大夫作「離騷」大發牢騷以來，一直到現在，幾乎無有一個文人不發牢騷，也幾乎無有一個文人不善於發牢騷的。牢騷與文人簡直混成了一體，於是文人便稱「騷人」。

屈大夫的牢騷，以及他的後繼者賈太傅的牢騷。很可以使我們同情。但他們那樣的憂傷憔悴以死，却不能使我們同意。他們是忠君愛國，很想有些作爲的；可惜他們早早毀滅了他們的生命，除了留下著作以外，沒有其他成就。這可以稱爲屈賈式的牢騷。

讀過古文觀止的，一定對「李陵答蘇武書」和「楊惲報孫會宗書」這二篇的牢騷印象很深。這都是因待遇不平而發的，他們也可以算爲牢騷的正宗，因為牢騷正是由不平而起的。但我却覺得他們徒然多此一舉，不要說楊惲因發此牢騷丟了性命，就是李陵這種自以爲受屈的，究竟於人於己又有什麼好處呢？這可以稱爲李楊式的牢騷。

李楊式當然不及屈賈式，因為李楊只是個人待遇問題，屈賈是有偉大的目的的。但冷觀一般發牢騷的文人，却獨多李楊式的，屈賈式的很少很少，這也許是「一代不如一代」吧！

蘇東坡的「一肚皮不合時宜」，自然也應該歸入發牢騷之列。不過蘇東坡並不像屈賈的固執，也不像李楊的憤激，也只在有意無意之間，可發即發，不發也就算了。這也許可以稱爲詩人式的牢騷，或仍以人爲標準，稱爲蘇東坡式。

蘇東坡式的牢騷，我以爲是詩人真情的流露，無所爲而爲，很得古詩人「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宗旨。不過你會不會覺得他未免太消極了些呢？

一直到現在，文人發牢騷的，大都是名士式的牢騷。所謂名士，就只有個名，士呢，也許爲了他們能够讀書識字寫文章，就勉強給了這個名稱。他們絕無別的技能，更無任何學問。但他們却最最自命不凡。他們的眼裏沒有國家社會，沒有任何別的人。他們只有他們自己。他們以爲自己是應該享福的，過驕奢淫逸的生活的，換言之，他們相信是應該不勞而獲，如果不是皇帝的大恩、祖上的餘蔭，就應該天上掉下醇酒婦人以及一切享樂的工具的。他們沒有這些，他們也不會求得這些，於是便一天到晚坐着發牢騷，以爲國家社會虧待了他，不論那一個人，連家人父子在內，虧待了他，天也虧待了他。他怒；他罵；他哭；他發瘋；他死。並且他至死不悟，以爲他是清高的。有些人也居然稱他爲清高，同情他、哀憐他，而不知他，這種名士式的發牢騷者，其本身就只會發牢騷，此外是真正「百無一用」的。和李白同時的李赤，就這樣發瘋淹死在毛廁裏，或者這可以稱爲李赤式的牢騷。

李赤式的牢騷是一些沒有因頭的，就是說，不像別人發牢騷，還有些被逼而不得不然的情形，他們却完全出於自動，往往無病呻吟，不妨誅心一下地說，他們也許覺得牢騷中自有樂地，正在沾沾自喜呢！

「過江名士多如鱗，」時代究竟已經不同，李赤到底不會有了吧？多出幾個蘇東坡，文學上多留下一些成績，未嘗不好，但這又談何容易呢，不要詩人做不成，還是做了一個名士。並且做詩人，到底也不必一定要會發牢騷吧，西洋的大詩人，似乎就不是個個都以發牢騷起家的。屈賈與李楊，不論他們本身如何，總不容後世的人去學他們。一言以蔽之：發牢騷是無一是處的，文人還是善用其長於其他有益之途，總不要發牢騷！

苦悶篇

讀者的苦悶

一切讀物是人們的精神食糧。精神饑餓起來，其難過恐怕比了身體饑餓只有過之無不及。我們在淪陷的八年中，飽受了精神的饑餓，因為在敵偽的統制下，是沒有什麼有益身心的精神食糧的。飲鴆止渴的，到底是少數人，知其醜而甘願饑渴的，可以說十之八九。勝利後，這種情形應該校正了，那就是說，精神饑渴的人，就應該有適當的食糧了，不料將近一年來，事實上却並不如此。

我們回顧這將近一年來的出版界，就可以知道這種食糧的缺少。居全國出版界第一位的各大書局，出了什麼書？沒有！有的也只是後方運來的幾本，不是過了時，便是薄薄幾本，不經咬嚼。大書局如此，小書局更不必說，關門的關門、改行的改行，否則就以出售文具或其他花花綠綠的東西來維持牠們的場面。雜誌界似乎熱鬧些。但黃色刊物居其大部份，這就成了醜，不足以作為精神的食糧。不是黃色的，則可以分作二大類：一類是宣傳品，歪曲的理論、歪曲的記載，不一而足，去醜也不遠。一類是商業品，雖然還不致變黃，甚至也有一些可以成為正當糧食的作品在內，但究竟以商業為目的，就是以賺錢為目的，給人吃下去，總不會完全有益身心，一個不小心，還不免夾雜一些醜的成份在內。完全合乎標準的，當然不是沒有，可是也真成了鳳毛麟角，大大地不夠！再看報紙。當今的報紙，誰都知道：宣傳第一，娛樂第一，注意到讀者的精神的，也是少數之少數。同時，看報紙的也許只想知道一些消息，

並不想在他的上面找尋精神食糧，於是報紙就與人們的精神絕緣。有幾張副刊，也許不以宣傳或娛樂爲目的，但仍和雜誌一樣，到底有幾張呢？還不是若晨星之寥寥！

我們讀者現在正處於極端苦悶的境地！我們精神上饑餓，我們要食糧。但我們找不到可吃之物。我們不願意吃毒物，也不願意別人吃毒物。但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的饑餓將到何時才終止呢？

我們將怪誰？第一個，我們就要怪寫作者，爲什麼他們憑着寫作的技能與便利，不給我們以正當的精神糧食！他們不是不懂何者爲正當，何者爲不正當，而他們竟抹殺了良心，拚命顛倒黑白，妄作宣傳，或者拚命以騙稿費爲目的，只求稿子有銷路，而忽視了一個寫作者應有的使命！他們是敗類，文化界的蠹賊，我們要聲討！要驅逐！我們要他們革面洗心，製造出正當的精神食糧來！

讀者的苦悶是完全要寫作者負責的！

寫作者的苦悶

凡人總有向上之心，如果不是不得已、自甘墮落的，到底是難得有的。身爲知識界領導者的寫作者，尤其願意寫出他的名言讜論，美妙文章，以便藏之名山、傳之後世，或者發聲振聵，推進社會。他自己早就如此願意，如有讀者的督責，當然格外願意。

然而他的願意又有什麼用！他規規矩矩寫，憑着良心寫，不挑撥人們下等的情緒，不賣弄噱頭，一篇文章出去了，刊物的編者搖搖頭，客氣些的，說，這種空論、理想，不合時宜，不切需要，對不起，不能登，還了你。不容氣的，看都不會看，因爲他有他認爲需要的東西在，將你的作品，就此棄之字紙筵。或者他還是看一下，而結果還是請你進入字紙筵，不給你一個音信！一本書的原稿出去了，在你

認爲幾經努力，費盡心血，方始寫成，而其內容雖不能驚天地、泣鬼神，至少可以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然而書局的編者，看見了還是搖搖頭，說，現在成本大，一本書出去，如果不能馬上二版三版，將本利賺回來，誰也不敢冒這險，輕於付排，排了輕於上架子印。當然，有些刊物的編者、書局的編者，也會用一片好心，來諄諄告誡你，他們所需要的是什麼作品。你和他們辯論，說應該出版一些可以作爲精神食糧的作品，他們不是恭維你幾句，敬鬼神而遠之，便是王顧左右而言他，不睬你！

你將怎樣呢？你也只有叫苦悶了。你爲讀者所譴責，覺得很難堪。你要堅持你的主張，但你的主張無法可以貫漚。你想改弦易轍，同流合污，然而你還有良心，你不肯，也不忍，同時，也許你以寫作爲生，你不能不寫作，不得已而求其次，自爲調和，自然只好不寫硬調的宣傳、軟調的娛樂，而寫一些不痛不癢，無傷大雅的商业作品了。就是寫商業作品，你還不能免於苦悶，因爲這到底不是你所要寫的。讀者不諒解你，你也不能求讀者的諒解，你只有苦悶！編者更不諒解你，你更不求編者的諒解，你更只有苦悶！讀者的要求是對的，你不怪他們，編者的見解是不對的，你於苦悶之外，自然只有對編者致其憤懣與譴責。

批評者的苦悶

批評者的地位和作者差不多，應處於讀者與編者之間。

批評者有什麼苦悶呢？批評者的苦悶是大的，至少不會小於作者或編者。

我們看見一本好書，不免要想：爲什麼批評者不與以介紹呢？看見了一本壞書，也要想：爲什麼批評者不予以指摘呢？某人的作風如何，思想如何，我們希望批評者告訴我們；某種思想的流行，某種技

巧的正確與否，我們也希望批評者指示我們。我們希望批評者，盡其批評的責職，提高寫作的程度，使學術進步，文化發達。我們對他的希望是大的，並且是迫切的。

可是現在的批評者怎樣呢？大多數是「反舌無聲」，不發一言。偶而流露於報章雜誌上的批評，雖不至千篇一律，却大都免不了只有頌揚，沒有指摘。尤其壞的。要是寫作者是一個無藉藉名的人，批評者總只是忽略過甚，不與一顧。反之，是一個名流學者的著作，那又羣起而捧之了。批評者不但工作乏善可陳，而其居心和人格，也就成了問題。批評者沒有盡他的責職，我們應予以譴責！

然而批評者應受這個譴責麼？我雖不是一個批評者，却可以描繪出他們受了冤屈的苦悶來。

首先，在現在，批評者無處可以發表他的批評。一般的文化都在低落，出版界已到了苟延殘喘的地步，所出版的，如果不是爲了政治的宣傳，就爲了經濟的利潤，誰還有篇幅來給你發表批評。同時，也就因爲出版界的貧薄，脆弱，看來也就沒有什麼作品是值得一評的，或經得起一擊的。英雄到了無用武之地，於英雄何尤？批評者不能不有其苦悶，也就不應不有其原諒。

次之，批評者不能發表其正確的批評。這種批評，尤其關於指摘的，發表不出。如果編者或作者請你寫批評的，你就只好頌揚，不再指摘，有時甚至要你作過度的、遠過勝於事實的頌揚。你要指摘，編者總怕兼負罵人之職，他總要和你婉商，修正爲妙，修正之不已，使你面目全非，失去原來的意義。

最後，批評者也不敢發表其正確的批評。這也是關於指摘的，如果你對於一個生性惡劣的作者，輕輕的指摘了一下，那就會連得你家裏的雞犬都不甯，天下從此多事起來。他會爲自己辯護，強詞奪理，嘵嘵不休，使你感到頭痛。但這還算是好的，尤甚者，他就攻擊你，攻擊你的作品之外，更攻擊你的個人。攻擊你時，他會不擇詞、不擇事、不擇任何手段，似乎非食你的肉，寢你的皮不可。明的攻擊不

算，還有暗的；一時的攻擊不算，更有長期的，大有生生死死，與你結仇到底，非將你滅滅不可！而對於他自己的作品如何。早就置之度外，不予過問了。這種批評的後果，試問那一個批評者吃得消！可是這種後果却是時常會隨你的批評而來，你一想到這個，你還有膽子來舞文弄墨，實行正確的批評，將自己陷入泥塗麼？

批評者，如果是一個有資格的批評者，正願意盡其批評的才能，來為學術與文化努力，有如我們每一個知識份子所期望的那樣做。然而他是可能的麼？尤其在現在？他既不可能，他已感到苦悶；他還要為了不任其咎的不可能，而受到譴責，那他的苦悶還不大麼？

別人的苦悶，還可以歸咎於環境，只要環境改良了，他們的苦悶也就解除了。獨有批評者的苦悶，却不是環境改良了所能完全解除的。因為他的苦悶首項是關於環境的，只要文化發達，出版旺盛，就可以順利地解除，而第二三項，尤其第三項，則在不論什麼環境中都會發生，簡直無法可以使之不發生。因此，照我看來，一個批評者命定是一個苦悶者，其苦悶還在作者與編者之上。

「吃力不討好」，正是這種是非分明的批評者的正確寫照。

還有些創作者，也會學着柴霍甫的論調說：「批評者是作者的寄生蟲」，那他，批評者，真就到了永世不得超升的地步，又豈但苦悶而已！

編者的苦悶

不識稿子好壞的人，根本不配當編者。編者看見好稿子，往往比自己寫了一篇好稿子還要高興。因此，編者何嘗不知道那一篇稿子是正當的，不正當的，正當的與以發刊，不正當的或退或棄。然而編者有

這樣的自由麼？沒有！

編者一定要顧着出版商的利益。編者不能獨自經營出版，他必須受人僱用，因此，他必須爲老板的利益着想。他以爲這是正當的言論，發佈出去，一定可以得到多數人的贊同或擁護，而老板一看，却說，這種言論很危險，一發佈出去，馬上會闖禍，要慎重，慎重！在一萬個慎重之下，他只好犧牲他的主張，不發佈出去。你以爲這是正當的創作，一發佈出去可以提高自己刊物的地位，但老板却又說，地位不是錢，不賺錢的生意少做些；蝕本的生意更絕對不可做！同時，老板却交給你宣傳品、娛樂品，要你發佈出去。你不肯麼？沒有這個道理，除非你不想在他的統治之下吃他的飯。你只好肯！

你要發佈的發佈不出；你不要發佈的，却偏偏要發佈出去，這就是你這個編者的苦悶！你將何以打破之？打不破，於是苦悶！

當然你會想到自己辦刊物。可是第一個難關是你沒有資本。白手不能成家，你的計劃終於不能實現，你苦悶！資本即使集成了，但你不善於經營，忙得你一天星斗而終於頭緒毫無，還是辦不成。你苦悶！辦成了，發表你所選定的稿子了，而這方面又說你不够強硬，那方面又說你不够刺激，另一方面更說你別有作用，受人利用，而大眾還是莫知莫覺，並不鑑諒你的一片苦心，只當沒有這會事。你更苦悶，大大地苦悶！你爲了生活，爲了弄慣的玩意兒，不能改就別業，還只有放棄了自創的雄心，回過頭來再向文化商人討生活。苦悶，苦悶，一百二十個苦悶！

如果老板完全以宣傳爲事，並不以賺錢爲目的，那你的苦悶只是有加無已！

你對不起寫作者；寫作者向你責問時，你一定只有說不出的苦，說不出的悶！

你的苦悶的怨氣將集中在老板，出版者的身上！

出版者的苦悶

這裏所說的出版者，當然不是那些有背景、受津貼的，而是說的資本獨立、經營自由的。前者出版其名，宣傳其實，他根本不能立之於文化界。他沒有一般出版者的苦悶，他的苦悶是出版以外的失敗。只有後者，才是真正的出版者，而現在他們也正處於極度的苦悶之中。

先說資本。他的資本是股東的，或者是他個人的。他必須保持股東及其個人的利益。現在印刷成本這樣的貴，他的生意毫無賺錢的把握，不論什麼好稿子，不論他所僱用的編者如何說項，他不能不顧着他整個事業的生存與否而謹慎將事，而只好收取一些最可以賺錢的稿子。他要作正當的提倡，以致危及事業的生存，他不會這樣傻！他的信條是：最好不收稿子，而將資金運用於其他賺錢的道途上；收了稿子最好不付排，因為稿費究竟比排工便宜；排了不印，因為白紙印了字，反而賣不出去，不像白紙隨時可以變現款；印了也不賣，因為市面天天在漲價，賣出去不够本，還不如等漲足了，或者市面安定了再賣出去，賣下來的錢比較可以有一些實用。他願意以他所能運用的資本，於賺錢之外，作一些文化事業，但環境不允許，也只好無可奈何地聽之。

次說背景。他沒有背景。他辦不好，他已苦悶；他辦得好，還是免不了苦悶。爲什麼呢？往往有人要使他背景，要利用他的無背景。

他自然也想求出路。他想改行，但也和編者一樣，他幹慣了這一行，改不來。如果是一個較大的書局，規模大、用人多，連關門收店都不容易，身爲主持人的出版者，那才真正苦悶透頂呢！

他將怨什麼、怪什麼呢？他只好怨怪環境！

環境的苦悶

好久以來，環境就成了一個怨府。誰有些不開心，怨環境；失敗了、吃虧了，怨環境；甚至子弟不上進，男盜女娼，道德墮落，一切罪惡的滋生，也都怨環境。環境如果是一個生物，將立刻被人殺死，否則也將在大眾指摘之下，活活氣死。環境做了出氣筒，贖罪的羔羊。環境有知，定會放聲一哭！

但環境究竟是什麼東西呢？環境沒有口，不會自己分辯，自己解釋。環境如有口，牠一定會說，種種罪惡，並不是牠幹的，是罵牠的人本身所幹的。牠本來不存在，罵牠的人造成了牠，又幹了種種罪惡，而歸之於牠。如果牠是一個生物，牠一定懂得這個道理，也一定會感到苦悶。

況且，環境也正像一個有機體，牠在不斷地前進、向上，將古今的歷史一比較，就可以知道。然而有些人却偏偏不願意牠前進、向上，要牠落後、倒退。牠前進一步，甚至有人會拉牠後退二步。牠在掙扎，永遠在掙扎，掙扎着向前上進。牠如此努力，還不能被諒解於人，人一味怨怪牠，牠尤其覺得苦悶。

人們不肯使牠成爲一個繁榮出版者的環境，出版者要怨怪牠，牠實在不能接受。爲什麼自私自利的人這樣多，要弄得物價高漲，民不聊生，以致出版的成本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呢？牠不但願意出版者可以有出版的便利，更願意出版者會俯就編輯者的意見，而出版好的刊物，也就是願意寫作者會寫作好的東西，而使讀者讀到好的精神食糧。牠一肚子的悲天憫人，却不爲人所諒解，而所得的，只是怨怪，牠不能免於苦悶！

牠尤其明白，要自私自利的人少，以至沒有，教育是一個最大的工具。而教育的門類中，出版佔了

很重要的地位。他希望牠成爲完美的環境，適宜於人類的生存，而就從出版入手。現在却有那樣澈底自私自利的少數人，把持了一切、搗亂了一切、破壞了一切，使牠不得改良、不適宜於人類的生存，而還要歸罪於牠，天下的冤屈，沒有比這個再大的了！牠於苦悶之餘，簡直無辭以解，百喙莫贖！

不過，於此，我們也就可以明白，環境爲目前一切事故的總樞紐。我們必須解除了環境的苦悶，才能够說其他一切苦悶的解除，也惟有環境的苦悶解除了，其他一切苦悶隨同解除了，我們最原始的讀者，才會有正當的精神食糧，可以享受。

擒賊先擒王，我們必須努力解除環境的苦悶，否則枝枝節節，我們永遠不會有一個合理的生活，更不必說正當的精神食糧！

編者的主觀和客觀

在寫作技巧方面，到現在爲止，似乎我已經發表了一些意見。我所希望的，或者說我所喜歡的寫作是怎樣的，大概也已經畫出了一個輪廓。一定有人要想，凡是我所不喜歡的寫作，要是投在我的手中，那是一定不會被錄取的。可是，我却要確定地說：這並不是事實。

例如我很喜歡「一看就懂，百讀不厭」的寫法，但我也很會欣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的作品，象徵派的作品也不能說我一些都不懂，就此看輕牠。在我所主編的刊物上，這類作品是時常會得發見的。因爲我已確實實地認清楚：只要作品的本身，是成功的，換言之，是一篇既有精湛的內容而又有自成風格的技巧的，我就應該爲牠發表；我的喜歡與否是我的主觀，牠的成功與否是我的客觀，我在

編輯，爲讀者介紹作者的稿子，我必須顧到讀者，不能單顧到我自己的嗜好。讀者是多方面的，並不個個像我，也不應個個像我，我只是我，讀者是讀者。我不能以我一個人的嗜好，無視衆人的嗜好。此外，我更應竭力虛心，將自己的主觀壓低，個人的嗜好放在一旁，盡量去發現作品本身的價值，而給以應有的處置。我既略略懂得一點各種風格的寫法，就尤不應該抹殺任何一種成功的寫法。我根據着這種認識，來幹我的編輯工作，自信從來就沒有主觀地摧毀過任何人的投稿。

我可以說，凡是當編輯的，尤其副刊編輯，對於稿子的及格，就只有客觀，決沒有主觀！這正像一個廚司，只應製成吃客所喜歡的食品，而不應製成自己所喜歡的食品，強吃客以難受。當然吃客也不是個個都是知味的，身爲廚司者，有時還該負責介紹一些美味給程度淺的吃客，但廚司却總不該就此將自己所嗜好的，拚命介紹出去，養成吃客單調的味覺，甚至錯誤的、有毒的味覺。編輯是廚司，是大食堂的廚司，不是家庭的廚司，尤其不是個人的廚司，可以逞着一己的嗜好，爲所欲爲。

編輯者的主觀的養成，或者也可以說他先有了一個成見，以爲某種作風是好的，此後就一直牢不可破地固守着，再也不肯看看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他所嗜好的作風以外，還有許多好的或更好的作風。他一些也不想求進步，永遠生活在他的小圈子裏。他更忘了他是編者，是大衆的廚司，也是大衆的公僕，却以爲他自己是「文宗」，是衡文的主宰，是操稿子生殺之權的大編輯，儘可以作威作福地來一下，給寫稿者一些「顏色」，他真是錯了！他的主觀，實在使人吃不消，他必須改變。

然而這種有主觀的編者，也許還好的，如果一個編者，受了人家的嗾使、利用，根本不問稿子的好壞，而只問稿子可能發生的利害，就此或取或捨，那才真是編者的墮落，簡直不可救藥！因爲他固守他的主觀，他還有一些主，這主總還有一些可取，等到他全憑利害，俯仰隨人的時候，他的人格都成問

題，還談他所取捨的稿子作甚！

不過編者只應有客觀，不應有主觀，並不因為這種沒人格的編者而推翻，那是大家可以明白的。

編者只應有客觀，同時，作者却只應有主觀，這是顯明的見解。爲什麼？這話不是在本文範圍之內，下次再談。

作者的主觀和客觀

我曾說過，作者不同於編者，他寫稿時，只有主觀。理由很簡單。一篇偉大的作品，不論詩歌或小說，都含孕着作者的人格和情感。人格和情感是主觀的，獨往獨來，而不受其他的影響或牽掣的，否則就不能保全其圓滿。人格和情感不圓滿的作者，寫出來的作品一定不會有價值！所以一個作者，他要怎樣寫就怎樣寫，決不能俯仰隨人，聽人指揮，更不能爲了某種利益，受人利用，寫自己所不應寫的。憑了他個人的主觀所寫出來的作品，能夠受到大眾的歡迎，固然很好，即使不然，也不要緊，因爲他的性格與情感，已經有了建樹或發洩，他已經達到他寫作的目的，同時也已經達到他爲人的目的，他已經不虛此生！古今中外的大作家，就是這樣成功的，往往當時不能成功，而在千百年後終於成功。即使他的作品從此湮沒無聞，終於消滅，他總不愧爲一個真正的文藝作者！

自從寫實主義興起轉而爲自然主義以來，作者的主觀受到了嚴重的打擊。直到最近，又盛行了新寫實主義，所謂主觀，愈加到了風雨飄搖，不可終日的地步。現在我在這裏說，作者寫稿時只有主觀，似乎很不合潮流、而有提倡浪漫主義等復古的傾向。但是我要清楚地說：各種新主義的客觀，其實只限於

寫法，而其寫作時的態度，還是主觀的，並且還是非主觀不可。正如作戰，戰策是主觀的，戰略是客觀的；戰策是一定的主張、方針，戰略是對於環境的隨機應變。寫作的態度就等於戰策，寫法則等於戰略。新主義與舊主義的不同點，也許可以說，除了寫法之外，最顯著的就是態度的養成。

舊主義，可以稱純主觀的浪漫主義等，寫作時態度的養成，大都只憑着作者個人的見解，囿於他個人小天地的見解。他不會放眼看看世界，看看大眾，他的思想行動，的確只會率性徑行，寧我負人，不許人負我。新主義的寫作者便不然。他重視環境，尤其重視勞苦的工農以及一切孤苦可憐的無產者。他的一切是爲了大眾，絕不是爲了他自己。他的確遠勝於舊主義的迷戀者。但新主義的寫作者，憑了他的客觀的觀察，一旦既已大有所得，而要從事寫作，以發揮其主張時，我以為他還是非取主觀的態度不可！因爲一種主張，就是一種意志，他必須無視一切纏繞，摧毀一切阻礙後，才能達到他的目的。他這時一定是主觀的。否則他彷徨不定，抉擇無從，他的寫作便一定勞而無功。換句話說，他將他的客觀所得，融化了、綜合了，變成了他的思想，引起了他的情感，成爲他精神的主體，完成了他的新人格，然後再用最好的方式，適配時代的方式，也就是客觀的方式，寫出來。這樣，他還可以說是主觀的，和我在本文開首時所說的，並沒有衝突。至多，可以修正地說，他是客觀地主觀的。

我們的作者，總之，必須常保其主觀的精神，而以客觀的觀察和方法輔導之，方才有所成就。

所望於副刊編者的

每一個報紙都有副刊，副刊的不可少，已可概見。甚至有人說，看報紙時，不看社論或某種新聞

的，時常會碰到，不看副刊的，却絕無而僅有；副刊的爲人重視，尤其在這一個事實上顯了出來。還有些人，則以爲真正的輿論，還當在副刊上求之，這話也許有幾分真理在內。

副刊的重要如此，那末副刊的編者所負的責任的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當然，副刊的編者在學問和道德方面，都是足以受人尊敬的，他們自然知道他們所負的責任的重大，會與以適當的應付，用不着我這一個毫無編者經驗的人，來向他們饒舌。但是，我想我向他們貢獻一些意見，尤其在這抗戰時期，也許可以給他們作一些參考吧。

第一、我希望副刊編者的意識，總是前進的，絕對不開倒車的。因此，他所選的稿子，決不會提倡一些封建思想、迷信、低級趣味、或任何國渣。文言的稿子，如果沒有特別的理由，他會不登。用了白話文還是用舊式的每句加圈，也會予以改良，變成新式標點。文中有一些說到討小老婆、嫖堂子、這些下流事，而似乎又說得津津有味，無形中加以稱許的，無論牠是什麼理由，立刻會丟到字紙籠中去。每逢選一篇稿子，都會想到：登出去會不會給讀者壞影響，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國家的文明？

第二、我希望他們，鄭重其事，不敷衍、不遷就。果然是好的稿子，或至少與讀者無害的稿子，才可以登，否則即使是有勢力的人的介紹，也應該毫不含糊，予以拒絕。對於任何一篇投稿，都肯從頭至尾看一遍，切勿因爲寫稿者是無名小卒，或者稿子的開始果然不好，就此丟了，而埋沒了作者的苦心。至於將「地盤」把持住了，只用以應酬自己的二三知己，毫不公開，陌生人的稿子，不問好歹，一概不登，那當然尤其不應該了。可登之稿，我也希望他們肯予以修飾，排好之後，肯予以校對，因爲投稿者大都在技術上不是專門的，總難免有錯誤或不妥之處，就非這樣幫一下不可。

第三、我希望他們不會被人利用，也不會自己作不正當的利用。登些標榜捧場的文字，還是利用的

小焉者也；攻訐他人的陰私，無端誣蔑他人，如果說，並非存心要登這種文字，至少也就要負失察之咎。如果受了別人的指使或收買，因此宣傳某種不良的主張或主義，我想賢明的編者，總一定能够辨別得出，這是絕對不應該的吧。

這三點，大都還是指的平時，至於現在，抗戰建國的現在，除了以上三點，我希望副刊編者肯予以尊重以外，還要注意下面這一點：

只登足以振奮我們同胞的志氣的作品，絕對不登足以渙散精神的作品！因此，描寫風花雪月的文藝，我希望編者會不予以登出，就是說愁道恨，或是以暴露社會某種陰暗面的作品，我也希望以少登爲妙。明知其爲「抗戰八股」，也不能不在這「八股」中力求精進，却不能跳出這種範圍，而自鳴得意地登些與現局無關，而又不能促進我們奮鬥精神的「九股」或「七股」之類的任何大文章。當然，在孤島之上，還有「環境」這一項，也當顧慮到，而不便放言高論，以致小不忍而亂大謀。但是我想，一個聰明的編者，假使又同時是一個愛國的編者，總有辦法，來戰勝這「環境」，以達到他的目的吧。如果事推到「環境」身上，就此弄些不知所云、或者簡直有毒素的東西登出來，那末我要老實不客氣地說，這人是別有用心的，我們要予以嚴厲的制裁！

我所希望的，不過這幾點。慚愧之至，只是一些老生常談，並沒有什麼新意見。然而我要老實說，現在的各副刊編者，是否對於我所希望的各點，都已經完全辦到了呢？當然沒有完全辦到，那末我的希望還是不能不向諸位編者一提吧。

總之，報紙副刊的地位是重要的，編者的責任是重大的，我希望編者肯對讀者負責，社會負責，現在更對國家民族負責，盡其抗戰建國的力量，而促進世界的文明！

所望於副刊投稿者的

副刊編者所負的責任的重大，我們已經知道了。但是一個副刊的成立，決不能單靠編者一個人，還須投稿者給他稿子，並且編者的主張，也往往要為投稿者所左右，編者到底不能一意孤行，剛愎自用。光桿的編者，包辦一個副刊，或者至多約二三知己，自己敲鑼自己唱戲，原也有的，但這是不正當的，並且也不是常見之事，當然不足為訓。

於此，可見對於一個副刊，投稿者的重要，似乎還在編者之上，而我既已有所希望於編者了，也就不能不有所希望於這些投稿者。

我希望他們會選擇要投的副刊，勿亂投。副刊是多的，彼此的內容和性質，當然也有相差無幾的，然而相差很遠，或和你的主張不合的，却也不少，你就不能不留心。如果因亂投而投錯了路，尤其投到落伍的、退化的、甚至反動的副刊上，雖然給你登出來，有優越的稿費，我想你一定也不見得開心吧！此外，如果你因稿費而投稿，只求其能够登出來，那末，我還希望你謹慎你的署名，不要用同一的署名，使別人猜不透你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作家。

我希望他們勿跟在別人的背後跑。別人在討論甲事，你不要也去討論甲事；別人在描寫乙物，你不要也去描寫乙物。你的題材總要憂憂獨造，簇簇生新，切勿人云亦云。作些老生常談。我相信宇宙之大，事物之衆，可以作為文章的題材，供我筆頭驅遣的，正也不知有多少，所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正可以作這個解釋。只要你肯隨時隨地留心，養成敏銳的觀察力，我保證你，新穎的題材，可以俯拾即是。（不過又不可好奇太過，走入牛角尖裏去。）

我希望他們勿迎合編者的心理。投稿者迎合編者的心理，恐怕是最普遍的現象吧。有些投稿者，似乎並不去研究自身稿子的精進，却一味在研究編者的嗜好。這是不對的。方才我已經說過，投稿者是可以左右編者的主張的，只要你的稿子好，內容及外表都好，雖然你沒有恰恰迎合着編者的嗜好，我相信一個存心公正、而又事理明達的編者，決不會埋沒你的苦心的，那時，你反可以一鳴驚人。不過編者的主張確乎是對的，當然投稿者也不能就此不問，還該用種種巧妙的文筆，予以發揚光大才是。

我希望他們會顧到環境。我說這話自然只適用於目前孤島上的投稿者，因為孤島環境特殊了，投稿者就有顧到的必要，否則不但勞而無功，並且要禍及報紙。然而我的所謂顧到，用意却並不如此消極，適得其反，我是說要積極的顧到。我們總不要忘記目前的重任，抗戰建國，我們要盡我們文人的職責，在各種題目上，用各種的手法，寫出一致的文章，推動抗戰建國的運動。我深信文人之筆的確是無所不能的，特殊惡劣的環境的壓迫，決不能阻止特殊積極的文章的產生！

除了這些希望以外，當然我還希望每一個投稿者，勿寫無聊的文字，攻訐的文字，以及任何損人而不利己、或者竟也損己的文字。這些我想正當的投稿者，一定是十分知道的，用不着我的辭費。

可是我以上的話，是對於一個已經成熟的投稿者說的，所謂已成熟者，就是他的思想、見解、以及寫作技術，都已經在水平綫以上的意思。如果對於一個未成熟的投稿者，換言之，就是思想、見解、或寫作技術，還有一項很幼稚的投稿者，我却另有我的希望。

我希望這樣的投稿者，馬上就會停止投稿！我當然知道他們的興趣，或者他們的自負。然而在這全

國同胞救國不遑的時候，據我看，最好人人能夠用得其長，直接致力於救國事業上。你在投稿上既無把握，何必浪費精神與物力呢？你的興趣與自負，也儘可以留待到勝利之後，天下太平了，來慢慢地予以滿足。至於有些未成熟的投稿者，爲了稿子不登，或者怨天尤人，怪編者瞎眼、私心，或者輾轉請託，以求在報端漏一漏臉，我認爲尤其要不得，希望他們在馬上停止以外，還肯痛自懺悔！

我這樣的希望，也許一般的投稿者要覺得不滿意，說我有意對不起他們吧。我希望他們會鑒納我的誠心；我除了希望他們有正當的、卓越的發展以外，沒有別的用意。況且我自己也就是一個投稿者，我也正在將這些希望來勉勵着我自己！

所望於副刊讀者的

這並不是我賣關子，也不是我故甚其辭：假使說，對於一個副刊，投稿者的重要勝於編者是對的，那末讀者的重要勝於投稿者，尤其是對的。理由很簡單，編者是分配者，投稿者是供給者，而讀者則是需要者。按之一般通則，需要可以決定一切，所以讀者也可以左右編者和投稿者。此外，讀者佔絕對多數，讀者是大衆，編者和投稿者尤非服從不可。

既然讀者對於一個副刊，是操着無上的權威的，所以我格外要對他們發出我的希望來。

有許多讀者，尤其是年輕的學生，以爲編者和投稿者，總是有大才的人，他們的文章，總是好的，他們的意見，總是對的，因此有時看到了實在莫名其妙或違反心意的作品，也就含糊過去，不敢顧問。這是不對的，應該認清編者與投稿者，決非十全十美的才子，總也有不到之處的，所以我希望這樣的讀

者勿自卑。

但是有許多讀者，雖然年長的爲多，年輕的也未嘗沒有，却與前者適得其反，以爲編者總是糊塗蟲，投稿者總是庸人，對於他們的副刊，連正眼都不肯瞅一下，大約要編者向他們請教，別的投稿者虛左以待，方才會合他們的意。這也是不對的，究竟一個副刊的成立，必然有牠所以存立的理由，決不能對於牠的編者和投稿者，就此一概抹殺，所以我希望這樣的讀者勿自傲。

勿自卑、勿自傲的讀者是正常的讀者，我希望他們對於一個副刊，換言之，對於該副刊的編者或投稿者，如果有什麼意見，儘可發表出來，方式是寫信給編者，或者自爲投稿者，寫成文章投去。這樣，編者和其他投稿者，固然會因你的意見而有所得益，便是一切讀者，連你自己在內，也就會受到你的優良影響了。

你這樣發表意見時，自然知道你應該說出你所不贊成的，和你所希望的種種事項；自然更知道你應該勿畏縮、勿過激，而平心靜氣、侃侃而談的。這是你應取的態度，你知道，我也不必多說。可是當你用這樣態度來發表意見、尤其寫信給編者的時候，我希望你會有下列的兩種決心：

服善。如果你發現自己錯誤時，你肯取消你的意見，一定不會強詞奪理，或者老羞成怒，引起人我雙方無益而有損的麻煩。因爲副刊既是大衆的，大衆決不會容你逞私。

去惡。反之，如果你發見自己並不錯誤時，我却願你堅持下去，一再申說，來達到你的目的，或者至少使你所注意的這副刊，修正到略可滿足的地步。因爲副刊既是大衆的，大衆自會擁護你的正當的主張。

當然我知道，所難的是你不知道自己的意見是否錯誤，因此，我就是希望你在你沒有十分把握、充

份了解一個問題時，就暫時不要發表意見。等到有了真知灼見時，你才實行你的態度與決心。

總之，我希望每一個副刊的讀者，就以你所看的副刊爲你自己的所有物，而設想你就是編者、就是投稿者。你須愛護牠：牠好，你要發揮光大牠；牠不好，你要矯正牠、幫助牠。每一個正當的副刊，總是願意聽到讀者的意見的，希望你盡讀者之責，與牠滿意。

不錯，副刊可以誘導讀者；然而尤其不錯，讀者可以促進副刊。必須讀者與副刊合作，就是與編者和投稿者合作，副刊和讀者才會雙方並得其利。

你們想想看：那一個副刊應該與以發揮光大的？那一個副刊應該與以矯正或幫助的？我希望你們想到了就實行！

告寫作者

——多爲別人想想——

各種雜誌上、各報副刊上，充滿着各人慘痛的紀錄，振奮作者自己的志氣，刺激苟安者的神經，這原是很對的。但是我以爲這樣還不够，我希望他們更進一步，爲那些不會將他們的言語形之於筆墨的人，和那些無暇寫作的人，代爲呼號，代爲立言。

不錯，你的家是破毀了，你的田園是被蹂躪了，甚至你的家人都已流離失所或者意外地慘死了。你現在是痛苦地懷念着牠們或他們，或者你現在的生活便非常困難，簡直有些過不去。你要哭訴，你要憤叫，爲了你會寫，因此你就寫出了你一身一家的血淚文章。你是應該的，我同情你。你可以寫下去，我

同意你。但你有否想想別人的遭遇比你更苦、更慘、更可憤恨呢？

千句併一句：你現在究竟還活着。你想想：被敵人殺死的，你的親族中已經有多少人；你的相知中已經有多少人；至於你雖不認識他們而確實知道他們爲國犧牲的，例如前綫忠勇的戰士，更有多少人，你一身所受的不是實在很輕微麼！你今日的安然無恙，便已證明了一切！

在你之外，你也更可以想想：爲了敵人的侵略，以致大家流離失所，沒有衣食的現在有多少人；沒有住所而耐着風寒的現在有多少人；病疫纏綿而沒有醫藥的現在有多少人，你居然還健康，你不是還算幸運麼！

死的，不能說什麼話了，活的，爲了不會寫，來不及寫，有話也說不響。而你却活着，却更會寫，有工夫寫，你難道願着你自己的一身一家就算了麼！

照理，在這全國抗戰的局面之下，你年輕，就更應該幹些積極的工作，於同胞、於祖國直接有益的事情。最好你去上前綫，假使不能，你也應該爲社會服務一些。假使你爲了種種關係，還是不能，還是只可幹一些筆墨生涯，那末，最後，我告訴你，你就應該少寫些你自己，多寫些別人。因爲比較起來，別人的苦痛與憤恨，遠勝於你，何況他們又不會寫和來不及寫呢！

當然，切身之痛，感受得更清楚，所以寫起來更能具體，爲他人寫照，不免隔着一層，難得見好。但是事在人爲，何況文人之筆，無所不能，嘗試幾次後，我想總也可以如願以償吧。

不過我並不要所有從事寫作者，都非寫「抗戰八股」不可；也不主張寫作者絕對不應該寫自己一身一家的事。我只希望在你寫作時，多爲別人想想。

關於投稿

凡事總有一個目的，投稿當然也是這樣。投稿的目的，照我看，也許可以分成這樣的三種：

一、玩玩。的確有些人抱着玩玩的興趣而從事投稿，他們沒有別的目的，只因爲受了某種刺激或鼓勵，一時興起，寫成了文章，投之刊物，希望刊出來後，可以向朋友誇示一番，或者想到有人會受着他的影響，因此自得其樂一下。如果不予以刊出，也就罷了，他本來沒有多大的希望，不過玩玩而已，寫出寄出，等了幾天不刊出，他就丟開這事了。

二、換稿費。雖說稿費不一定換得着，而換得到的尤其菲薄之至，不足恃以爲生，但因換稿費而投稿的，却還是有不少的人。他們想，錢雖少，貼補些零用總是好的，如果一朝成名，成了大作家，那末稿子不愁沒有去處，也許可以換得大量的稿費，而達到名利雙收的美境。因此，他們的投稿，並不問刊物的性質，只要有稿費，有優越的稿費，他們就投去，大有「有奶就是娘」的作風。

三、有主張。他們的主張也許可以分成這樣的二類：（一）有某種意見，要別人信從他，他不惜一再宣傳，用各種投稿的方式，來達到他的目的。（二）要成爲一個作家，爲文化努力，投出的稿能够刊出來，當然是一種鼓勵，即使刊不出來，甚至如泥牛入海，杳無消息，他們也不灰心，只當作一種刺激，或一次練習，還是再接再厲地幹下去。

也許還有別種投稿的目的，我一時想不起來了。就這三種目的而論，第一種玩玩，實在沒有多大的

意思。因爲存心玩玩的，大都草率從事，不論文章的內容或外形，都難使入滿意，他們的作品能够刊出來的，很少很少，想投稿的人，最好不要存這種心理，徒然浪費自己的物料（紙筆郵費等）和精神，也浪費編者的時間，何必多此一舉呢！第二種的換稿費，當然我們不能說他們有什麼不對，因爲投稿本來也可以作爲職業之一種。不過我很有些擔心，如果一個作家，全以稿費爲目的，即使他已成名了，其作品的價值，一定要折扣，而各刊物亂投，甚至投到太低級、或如抗戰時期的敵僞刊物上去，其結果一定是得不償失！此外，我們的文化還沒有發達，教育還沒有普及，出版事業更是落後，作家的收入，就目前而論，還不及一個印刷工人，我們的作家，要想以稿費爲確定的收入，到底困難的，我們少作此想的好。第三種的有主張，當然可以說是投稿的正規，我希望每一個投稿者，都會有這種抱負。

尤其第二類，要成爲一個作家，爲文化努力，我以爲這是每一個投稿者應有的存心！要玩，好玩的事多得，何必提起筆來酸溜溜地和其他不會玩、無力玩的投稿者爭一日之短長！要賺錢，賺錢的事也是多得，要揀上這種吃不飽而餓死有份的投稿，求其所欲，雖不見得難如登天，却也有些像緣木求魚吧！「詩人窮而後工」，寫文章投稿與賺錢發財，絕對是兩件事。要做官，門路也很多，不必從投稿上轉念頭。由投稿而做成官的，雖然不乏其人，但他還必須靠着其他的技能，例如吹拍之類，決沒有單獨靠着投稿的。所以投稿，一個人不想過問，那也罷了，否則還請認清楚，不要見異思遷，中途拋棄。認清了然後努力爲之，以求達到最後的目的：自己有所成就，可以附於不朽的立言之列，文化也有所裨益，爲人類社會謀幸福。

努力爲之的方式是很多的，現在略想一些細瑣之事，以供投稿者的參考。

除了投給書店的稿子以外，投給報紙的，絕對勿兩面寫，因爲報紙的排字房要在二三小時之內，將

一天的報紙排好，每一篇稿子，往往要剪開來幾個人同時分排。字跡要寫得清楚，那是當然的，否則不但排字的頭痛，連編者也頭痛，稿子就有落選的危險。不要忘記署名，更不要忘記填上地址。好心的編者還是有的，即使你不附郵，也願意將你的稿子退回，或者他看了你的稿子，的確要和你談談，你應該給他一個機會。有人在稿底注明「不用請退」的字樣，却沒有填明地址，未免太疏忽了！要退稿，必須附有貼好郵票的信封，這不但與編者以便利，也與你自己以便利，因為編者可以將你的稿先退。

末了，我還有一個忠告：有幾種「同人」性的刊物，我勸你還是不要去投，投了，你既非「同人」，編者看都不看，就會將你的稿投入字紙簾中，你的努力浪擲得未免太不值得！

幾個投稿者

寫好了「關於投稿」，連帶地想起了幾年之前的幾個投稿者，似乎也可以談談，作為開始從事投稿者的參考。

甲先生曾在某一個公衆的聚會上和我一同出席過。他投稿到我的地方，似乎並不知道我就在編他所投稿的刊物。我也並不記得他的面目，但他的名字我是記得的。他的稿子缺點很多，並且我知道他還在大學裏讀書，所以一時過度熱心，就將他的稿子「批」「改」了一下，然後寄給他，另外還附給他一個信，雖然他並沒有要求退稿。不料他接了我的信，却回信來大罵，說我沒有資格改他的稿子，他曾在北平和「魯迅翁」等飲過酒、賦過詩，資格很老，似乎我應該向他請教才是。我接了他的信，氣不動，只好笑笑，只怪自己不好，連忙去信道歉。他却並不就此了事，反而一再來信辱罵和強辯，我自然只好不

理他。最後他來信，舉起了許多在我那個刊物上投稿登出的人，說他們都是他的朋友，一致同情他，一致不滿意我。其中有幾個人是我熟悉的，我知道他們不會認識他。但我登了一「啓事」，請其他我不熟悉的人來問問。這個「啓事」登出後，我不熟悉的人果然來了，完全證明了他的說謊，他不再有信來，我才鬆了一口氣。過了若干時，忽然有一個讀者，來信指出某一篇登出的稿子是抄襲來的，因此對我這個編者，又大罵了一場，說我瞎了眼睛，連抄襲的文字都看不出。我除了「啓事」聲明那一篇稿子的抄襲並謝謝揭發者以外，也沒有別的話可說。但我看看揭發者的信，其字跡似乎很熟，我有些疑心，連忙又將那篇抄襲稿以及甲先生幾次罵我的信都找出來比比，才知道這些原都是出於一手的！後來有人告訴我，說這位甲先生是有些神經病的。

乙先生是完全不認識的。他也來投稿，並且投得勤之極矣，每天一稿！他信上說，他將以此爲消遣、爲練習，不希望一定能够登出來，也不希望退回去。但他的稿子總不免於稚嫩，雖然在文字和內容上並沒有什麼絕大的疵類。我總沒有爲他登出過，不過也時常退給他，並略加說明理由。如是者大約有一個月多些吧！末了，有一篇稿子，我認爲上半篇很好，就是下半篇差些，於是爲他大改特改地登了出來。不料登出後不久，却又有來信告發，說那篇稿子的前半篇是從某某地方抄襲來的。我一查，果然發現了他的抄襲。我只好寫信通知他，並勸慰他。但他不承認，反而來信申辯。沒有辦法，我也只好將他放在一旁，不去理他。還好，他並沒有罵我。我到現在還爲他可惜，他這樣努力，而終於無成！

丙先生投來一篇短篇小說，我覺得他的文字很老練，是一個有程度的人寫的，但在結構和幾種處理方面，我認爲有幾點不大好，很和流行的盲目的寫法相同，就又於過度熱心之下，將稿退回去，並附了我的意見。他一接到我的信，馬上就來看我，非常誠懇，願意聽從我的意見，從事改寫。過了幾天，

他將改寫的稿子送來了。我一看，他雖然改了許多，但仔細看起來，仍舊還有可以改進的地方，於是爲了相信他有充分的誠意和善意，就又將這稿退了回去，仍舊附了我的意見。他真有從善如流的胸襟，馬上就又照我的意見改進。這一篇小說，當然我爲他登出來了。不但這一篇，此後在我所編的各種刊物上，他的小說登得最多，因爲他，經過幾次努力，已經完全把握到小說的技巧，用不着我再提出什麼改進的意見了。

丁先生經過一位朋友的介紹，以特約的名義請他寫一篇相當長的稿子，似乎登兩三個月方才登完。他的寫法，我也有些不贊成，但爲了是「特約」的關係，又因爲他在那時似乎已有相當的地位，所以我不便退回去，更不便爲他修改。也許他在什麼地方知道了我這個意思，因此生疑起來，似乎在第二次付稿費時，就來信痛快地罵了我一頓。他以爲我有意壓低、並剋扣他的稿費。我回了他一個信，說明他的稿費每千字的單價是當時的最高者，開出後，算多少字，共是幾元幾角幾分，完全不是我的事情，他到出納課去查，就可以知道。同時，我將他的來信退了回去，說，如果這封信一定要給我，請再送來，我當收下。結果他來了一封很誠懇的道歉信。

這不過略舉幾個人，當然可以舉的，還有不少。但就只幾個人，似乎也可以見出一些投稿者的情形，不必再詞費了，免得多了反而令人討厭。

從「樣樣好」想開去

陳友琴先生的「一樣好和樣樣好」這一篇文章，的確很有價值。全才的人是很少的，有了一技之

長，也就很可以了。不過他所指的，只是文藝的寫作，我却因之想到了寫作以外的事情。

正有許多人，自以為樣樣都來得。就以文學論，有人本來很喜好，別人也以為他有一些天才，很可以在這事上有所成就，可是他自已却意志不定，看見了別種學問的易於發展，有名或利的前途，就見異思遷起來。他想他是聰明的，得天獨厚的，文學既來得，當然其他也來得，於是丟了文學去學經濟或政治了。其結果當然也有會如願以償，他的經濟或政治學得都很好的，然而違反了本性，弄得兩方面都不討好的，却似乎尤其多。

更有些人，在文學上已經成了「家」，要是好好地一直幹下去，當然這「家」會「大」起來，不至於「小」或「小」到消滅。但他恐怕也有些聰明自誤，以為在文學上既然功成名就了，有用的精力，正可以用之於別的途上，另外幹些事業，於是丟棄了文學，從事於其他的事業，在經濟上或在政治上。成名早而速的，尤其會有這種傾向。當然，這樣成功的，也是有的。這樣的成功也不能說沒有意思，但不成功的，將他原來的地位都犧牲掉的，據我們所看見的，却也不少；即使成功了，將他文學的成功犧牲了，在他自己和文學兩方面，也是重大的損失。

我總要為這些人可惜！我並不希望每一個青年，都從事於文學，但自審要從事於文學的，我却希望他有一個長心，文學決不是真正容易的東西，可以今天去玩玩、明天丟了後天再去玩就玩得好的。「一曝十寒」，凡事都不會成功，文學也不能例外。或者竟可以說，文學竟沒有完全成功的一天，因為牠的範圍實在大而程度實在高深。因此，已成功的文學家，也只是在每一個段落上，有所成就，到底不能說，在他的百尺竿頭，已不能再進一步。古今來的大文豪，我們對於他的作品，有嫌牠太多的麼？有嫌牠太精深的麼？沒有！我們只希望牠格外多些，格外精深些，如果我們對於牠已經滿意的話，我們的文

壇，一直到現在，還不免于荒涼的景象，原因很多，但新作家的少，老作家的不肯堅持到底，半途拋棄文學或改行，可以說是原因之一。

早就有人說過，人不要太聰明，有些地方應該笨些。太聰明了倒反變成真正的笨，而笨做、笨作，「一鋤頭『笨』到底」的，却才是真正的聰明。因為古今中外，許多人的成功就靠這一笨勁。在文學史上，我們正可以找出許多大作家，他們自始至終，專心致志，只在文學上用工夫，不及其他，例如詩人，他們的生活是「窮」的，他們的詩却「工」了。詩工了，他的笨有了功效，到底也不能說他笨吧！我們社會上有「三腳貓」、「馬浪蕩」這樣的人物。陳友琴先生的意思，可以說，不要一個從事文學的人，在文學的圈子裏作三腳貓或馬浪蕩，而我則略為推廣一些，一個有志於文學的人，也切切不要在各種學問上作一個三腳貓或馬浪蕩。有人願意在文學上笨幹到底的，我真願意為之「執鞭隨鐙」，以至永久！

最中性的雜誌

現在上海的雜誌，似乎可以歸納起來，分成三類：一類是積極的，不畏難，不畏險，竭力推動着抗戰運動；一類是消極的，只談風花雪月，供人酒後茶餘的消遣，說不定還含一些麻醉人的毒素在內；另一類則專談一般的社會問題，各種修養或學問，介紹一些普通的科學知識，如果是文藝的，則登些唯美主義的以及身邊瑣事的文章，既不觸及抗戰大事，也不妄登無聊惡札，這就是我所說的中性的雜誌。

積極的雜誌，吾無間然，除了希望牠們苦幹下去，沒有別的話。可惜這類的雜誌，為數很少，現在

更有日漸凋零之感，這是使我着急的，因此我更希望牠們在數量上會增加起來。消極的雜誌，那不容說，自然希望牠們愈少愈好，一本不出為最好。所可惜的是，事實上這類雜誌似乎正佔着最多數，我們應該怎樣來對付牠們，這裏來不及講，只好留待後來。惟有中性的雜誌，為數也不少，牠們處在可以積極或消極之間，因此我就不能不本着我的赤忱來勸勉牠們一些。

主持這種中性雜誌的諸君，當然是有苦心的。他們的苦心是足以使人諒解，更足以使人欽佩的。因為他們並沒有忘去文化人的責任，却因為限於環境，所以不得不在他們認為妥善的途徑上努力。然而我以為他們還該將步子稍稍跨大些，盡量利用着可能的機會，來為抗戰服務。

我們不一定要在文字上攻擊對方，才算達到為抗戰服務的目的。我們儘可以竭力提倡我們的民族意識，發奮人類固有的抵抗精神，來完成我們的志願。因此，以言取材，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歷史，也可以利用各國民族的復興事實，來曲曲達出我們所要說的話。再說得具體些，宋末明末的忠臣義士，以及波蘭捷克等的興亡事實，都是絕妙的材料，論文可以寫，詩歌可以寫，小說尤其可以寫。同樣，一般性質的雜誌可以從事於此，而文藝的刊物尤其可以從事於此。

即使在一般的取材中，我們也可以偏重在軍事方面，來增加一般人的軍事知識，因此，要談科學，不妨注重軍事科學，要談經濟，不妨多談軍事經濟。我想這比了專談普通的衛生常識，或不著邊際的家庭經濟之類，總要更加有些意義吧。至於文藝的描寫，以目前的戰事為題材，還有什麼不好呢！何必拘於個人的遭遇或感嘆呢？

不錯，這樣一來，雜誌中的文章或者要八股化，趣味要減少，而使讀者不歡迎。可是我以為為文章的要否八股化，完全是技巧問題。宗旨確定了，用各種技巧來發揮，就不會八股化。否則即使內容多所更

張，而技巧平庸，還不免於八股化。因此，讀者的是否覺得有趣而予以歡迎，也就在技巧的能否使人滿意。何況我本來說是「注重」和「多談」這些積極的事項，並非說是全書都應該用這些事項，其中也儘有斟酌伸縮的餘地，總不要像現在若干中性的雜誌、對於這些事項一字不提就好了。

我現在的確看見了若干這樣中性的雜誌，一般性質的和文藝的都有，尤其是由什麼公司或商號津貼而以廣告收入為主體的雜誌。牠們的內容，可以說無懈可擊，因為牠們並沒有顯然反動的地方；然而牠們一毫不觸及現階段的時局，尤其不觸及我們全民族正在作生死存亡的搏鬥的大運動。假使有人說，牠們是有所受意的，存心要沖淡我們的抗戰意志，我想牠們也將無辭以對吧！因為要表白牠們的態度，是不必辭費的，只要牠們肯盡量利用着可能的機會，來鼓動抗戰就是。可是爲什麼牠們却不肯來利用呢？我願這些中性的雜誌，都會走到積極的道上去。只要你們肯，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只要你們能，我保證你們一定會發達，因爲我們的讀者，正有着這樣的期待！你們奮發起來吧！

充實自己

每一個人都應該充實自己，青年尤其應該充實自己。

所謂充實自己，照我的解釋，就是至少有一技之長，如果可能，則盡量吸收他所能吸收的知識，盡量學習他所能學習的技能，而最後，則盡量提高自己的品格，向人生應該走的大道上走去。

就以文藝青年而論，他至少先求文字的通順，進而求文字的優美，然後多讀、多研究各種文藝書籍，不論創作或理論，也不論本國的撰著或外國的撰著翻譯，最後則在文人應有的氣節上從事砥礪、修

養。

充實了自己，如果要講效用，那當然很大。第一、本身就是一種享受。這正和某種嗜好一樣，不必問這嗜好究竟與我有什麼利益，甚至與我有害也不管，例如吸鴉片之類的麻醉品，到底就可以獲得其中的樂趣。古來正有許多書獃子，一天到晚坐擁書城，自以為『南面王不與易也』，就是這個道理。而且也和遊戲運動一樣，技能愈高的，自己的享受也愈大，例如文藝青年，自己充實得愈充份的，自己的欣賞也愈切，『下筆如有神』，真是文人的樂事！

不過，當今之世，凡事只為自己欣賞而著手、而準備的，到底已不大有，並且已不大行得通，所以，充實了自己，第二、就可以獲得適當的發展。

這也可以分作二方面：一、假使有一個可以發展的機會來到，你既然已經有了準備，那你就毫不遲疑地接受下來，而顯出你的才能。例如，你的文學修養已很高，有人請你寫稿，或請你當編輯，你就可以一揮而就，使人滿意，或者將一本刊物編得玲瓏滿目，美不勝收。二、假使你碰不到這樣可以發展的機會，那末，只要你有實力，就可以創造你的機會，例如投稿，就是文藝青年創造機會的實際工作。雖說文壇上也免不了幫或派，不大肯接受外來的投稿，但，只要是真正的好稿子，我想決不會沒有人賞識的，而自己如果在經濟上沒有困難，也就儘可以憑自己儲蓄的能力，來創辦一種刊物，盡量發展。

實在說，機會是很多的，天天有機會在等着你，只問你有沒有充實你自己，可以握牢這機會。此外，以創造機會而論，更可以自己作主，不必受別人的牽掣或煩惱。只要你已經充實你自己，就可以開始，達到圓滿的境地。

有許多人，尤其文藝青年，常常在嘆息沒有機會，甚至一肚皮的牢騷，發洩不出，以為別人、社會、尤其文壇，虧待了他，我說，這種嘆息或牢騷，到底是多餘的，而且也可以見得他並沒有充實自己。因為自己已經充實的人，決不會沒有機會，已如前說，就是沒有機會，他也足以自處，決不會嘆息或牢騷。

我們充實自己吧，尤其文藝青年！

學習的勇氣

人非生而知之者，要知，必須要學習；更非生而能之者，要能，更非學習不可。一切事這樣，寫文章也是這樣。

當然，有些人有天才，學起來容易，還有些人天資相近，學起來也容易；更有些人環境適宜，不知不覺間養成了他的知與能，學起來格外容易；然而誰都必須學，決沒有不學而成的；而且學起來，尤其需要有勇氣，否則還是學不成功。

爲什麼需要有勇氣呢？

有些人對於某種學問，例如文學，雖然心裏很愛的，却很畏懼，以為這是一件艱難的工作，輕易學不好，總不敢嘗試。在這時，他就的確需要嘗試的勇氣。

你想：假如你學游泳，你不到水裏去嘗試，你怎麼學得會。你必須不顧一切，奮身跳下水去，或者仔細觀察之外，毅然走下水去。奮身與毅然，便是你的勇氣。

學寫文章，也是如此：你必須提起筆來就寫，或者構思之後一定寫。寫你所要寫的，不要氣餒。一下子便寫得成功，固然最好，如果不能，只要努力，總有成功之一日；如果再不能，那我總已經學習過了，我已獲得了失敗的經驗，已是有所得了。

我的確看見許多人，他們的天才很好，天資也很近文學，而環境尤其與他們有利，可以從事文學的寫作，他們却悠悠忽忽，就此浪費了光陰，不肯寫一個字。問問他們，總說，恐怕寫不好；或說、學起來怕不容易。我真爲他們可惜：爲什麼這樣地沒有勇氣呢！

快些放出勇氣來，誰都不妨試試！

還有些人試是試過了，却經過了一二次的失敗，就此袖手不敢寫了。這個，我說，他就需要有失敗的勇氣。

「失敗爲成功之母」，雖然是老話，却是實話。天下事一蹴而幾的，可以說絕無僅有，寫文章更沒有這會事。就是神童，他的能震動一時，也一定先已有所學習，到了應用時，才能够脫口而出，或下筆即成。我們只看見他的成功，又怎可不想他的失敗呢！

毛柏霜學寫小說，不知失敗多少次，才得到其師福羅貝爾的許可，果然一鳴驚人。現在我們只震驚他的成功，而忘了他的失敗，這是我們自己的糊塗。

現在我們文壇上能够寫文的，你去問問看，有那一個會說，他沒有經過失敗而一開手就成功的，我相信一定有許多人，他失敗的次數也許竟超過他現在成功的次數。可是畢竟成功了，將來就可以有不再失敗的希望了。

我以爲不肯學，是可恥的。學的時候又不肯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做去，只想偷工減料，行險僥

倖，以求速成，也是可恥的。不會而學，并無可恥，學而不像，再學，更無可恥。

只要不怕失敗，勇往直前，一定可以水到渠成，償還你的一切損失！

以上是就不會者而說，如果會了，我却以為還是要有學習的勇氣。

例如會寫文章了，寫得也相當成功了，却就此志得意滿，故步自封起來，他的成功必然要歸於失敗，他的會，也將變成不會。爲什麼呢？因爲他喪失了學習的勇氣，他不再向時代學習。

時代是在不息地進步着的，那一件學問會停起來就此不進？文章一則千變萬化，窮畢生之力，也未必能盡其萬一，二則牠與時代更是息息相通，寫的人要是追不上時代，他的文章，不論在內容上和技巧上，就必然落伍，而歸於失敗。

我們如果將新文學成立到現在的若干作家，略略考核一下，一定就可以發見：有些人已經乾脆放棄了文學，另幹別事；有些人「壽星唱曲子」，還是老調，他自以爲「吾行吾素」，却不料已經被時代的輪子碾碎，成了廢物；有些人，勉強追上了時代，跟着跑，總算沒有落下去；只有極少數人，站在時代的尖端，他的文章才會愈出愈新，始終作一個文化的領導者、推動者。

這就是有沒有學習的勇氣的差別。有的，他始終是個成功者；沒有的，他的成功，至多曇花一現，雖有若無，自毀了他的前途！

不會而不學習，也許可以聽其自然，因爲他萬一真是不配寫文章的，那也就不妨早早將其精力用於更宜於他的工作；只有已會而不肯繼續學習，那才是最可惜而絕對不應該的事！因爲他已經有所成就，真所謂「百尺竿頭」，只要「再進一步」就好了，「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而已。

這一步或一簣，便是學習的勇氣：勇於不自滿，勇於求進！

學習的勇氣處處用得着，寫文章，由此觀之，格外用得着！

青年文藝的可貴

有許多人看不起青年的文藝。他們以為青年文藝總不免於幼稚、膚淺，而不足一觀。

誠然，青年文藝總不免於幼稚或膚淺，然而要說不足一觀，我却不以爲然。

文藝的要素之一是情感。青年有的是熱烈的情感，在他們的作品中，往往包含着熱辣辣的情感，決非中年人或老年人勉強發出來的情感所能企及。憑這一點，青年文藝就極其可貴。所謂幼稚膚淺，不過指思想和技術而言，這些都可以用工夫磨鍊而成，並不何等困難，也就並不何等可貴。

還有，每一個成熟、深刻的大作家，到底並非一下子就成功的，也總要經過他的幼稚、膚淺的時期，才能成功，如果沒有幼稚、膚淺，簡直就沒有成熟、深刻。我們希望有成熟、深刻的作品，就不能不珍重幼稚、膚淺的作品。青年文藝的可貴，也就在這一點。

歌德在年輕時寫了「少年維特之煩惱」，在他年老時就不勝歎息地說：不論他的技能思想，已到了何等高超的地步，他總也不能寫出那種熱情的青年作品來了。這也是青年文藝可貴的一個證明。

如果我要去讀一些不痛不癢、裝腔作勢、而在思想與技術上成功的作品，我寧願去讀一些痛快淋漓、熱血噴湧、尙未成熟的作品。

青年文藝，大有可觀！

有志於文藝者的機會

本來，天下的事情不是機會來找人，而是人去找機會，機會到底不會自動地掉到人身上來的。然而現在，在上海，機會却竟自動地掉到了每一個有志於文藝者的身上。

自從上海變成孤島後，有多少老於寫作或長於寫作文藝者，都離開了上海；即使有幾個留下來的，也爲了種種緣故，輕易不再寫作，這樣，使上海的文藝界，幾乎成了荒圃。最近一年來，文藝的刊物不可以說不多，但荒圃的情形，似乎並沒有多大改變，因爲裏面的花卉、作品，總還不免於貧弱。

然而與其說是荒圃，還不如說是沃土來得更爲確切。因爲開墾的人雖然少，所生出的東西雖然未能盡如人意，却正給與了有志於開墾者，就是有志於文藝工作者，一個極好的機會，只要有志從事於此，誰都可以自由發展，而獲得滿意的收穫。這是我們的沃土，我以爲。

在以前，我時常聽見有志於文藝者說，文壇是由幾個人或幾個宗派把持的，你和他或他們沒有淵源，沒有交情，沒有往來，或任何起碼關係，憑你有天大的才能，偉麗的著作，都休想在他或他們的面前佔一立錐之地，如果你要想在文藝界中鑽出頭來，那就更非大費氣力不可，而這所費的氣力，却又不 是對於寫作而言，而是對於和他或他們發生關係而言的，言之實堪痛心！這情形在大體上是對的。現在呢，惟其他或他們，走的走了，隱的隱了，即使不走不隱而還維持着殘局的，也因爲左右缺少幫手，不得不竭力拉攏着新進者，於是上海文藝界，沃土之爲沃土，就成了鐵一般的事實！

每一個有志於文藝者，大概總能够認清這個事實吧！那末，就各本自己的性之所近，或寫作文藝，或出版文藝刊物吧！使荒圃終於成爲繁榮的花園，不要暴棄這一塊沃土，換言之，盡量利用這個機會吧！

不過，我却又希望，每一個有志於此的，不要爲了機會的好，就此草率從事，粗製濫造起來。在這沃土上種些惡草毒卉，當然是每一個有良心的人所不肯做的，但隨便撒種，隨便澆灌，只求速成，只求多產，到底也是要不得的！我們要謹慎，要奮勉！

我們要真正善用我們的機會！

告舊嗜好的文學青年

早就有人說過，中國在現代世界，雖然科學不如人，以致物質文明落在人後，而哲學和文學，却有着獨特的長處，使精神文明超出了世界各國。因此一般國粹學者，死死抱着許多綫裝的斷簡殘篇，不肯放鬆，以爲是枕中祕寶，自己欣賞之、研究之、做作之不已，還要拚命宣傳，叫後生小子，也走他們的一路，人人來欣賞、來研究、來做作。大部份的中學國文教師，既不免於這樣，而所有的大學國文教授，就差不多全是這樣了。我們仔細想想看，這究竟對麼？

我們的哲學和文學是否超出世界各國，這個問題太大了，現在來不及講。即使說，我們的哲學和文學，是有獨特的長處的，所有的讀書青年，是否都應該人人去欣賞、去研究、去做作呢？我想凡是知道一個國家，尤其是我們現在的國家，需要着什麼的人，總也不會說應該吧。固然對於這種哲學和文學有

特長有特嗜的青年，也許可以去欣賞、去研究、去做作，然而決不是個個人所應該的。

現在，我們還是來不及談哲學，就談文學吧。我正看見了許多有這種嗜好的文學青年，他們喜歡寫文言文，愈加不通，愈加要寫，目的並非在學習，而在出風頭，表示自己已有學問；等到寫通了，還是不擇時、不擇地、不管有無需要地寫。他們喜歡吟詩，七言五言，仄仄平平，不問究竟吟得好不好，只是自命風雅。他們又喜歡口頭掉文，然而然則，之乎者也，不管得當不得當，每句話裏總要夾幾個，表示他們是道地的文人。甚焉者，他們依然不脫才子佳人的念頭，寫着妃青儷白的情書、言情小說、或者滿紙堆砌着浮詞的豔體詩詞。在學校裏讀書抱貓虎主義，在社會上作事取敷衍態度，在家裏過日子，則以不事家人生產，而自鳴清高。誰要是說他不該如此，誰就會遭他的白眼，被斥為俗物。他假使是有家當的，一定敗光；假使本來沒有家當的，則一定弄得左支右絀，狼狽不堪。然而他不悔，並且也不改，還要「君子固窮」，「詩人窮而後工」，來自為解嘲。……

這樣的青年，我看了真有些痛心，所以我想用我誠懇的心願，告訴他們幾句話：

在現在這個時代，尤其在現在的中國，最好你不要嗜好文學，因為文學並不是最緊急的需要品，尤其不要嗜好舊文學，因為舊文學裏所有的，大都只是：喪氣話、頹廢話、空想、幻念、無聊的極思、裝腔作勢、無病呻吟；……這是鴉片、酒精、任何害人的麻醉劑。

如果你對於這種舊文學已經知道其害處，不過一時戒不掉、丟不下，那末我勸你，你就以欣賞為止。有閒暇的時候，就以此為消遣，欣賞一下，切不可進而求之，從事研究。你如果有研究的精神，我願你多研究與現代、尤其與我們的國家，有實際用處的學問，不要研究這種舊文學。

再退一步說，如果你對於這種舊文學，非但確有嗜好，而且確有特長，你非從事研究不可，那末，

你就去研究；研究出一個頭緒來，研究出一些實用的成績來，未嘗不好，然而你却切切不可從事做作。因為做作得像，也不過是假古董，不像，更是笑話，而做作又十之八九是不像的，又何必勞而無功，多此一舉呢？

最後一步，如果你已經善於做作這種舊文學了，我還要勸你以少做作為妙。這種東西根本沒有用處，真正只好覆瓿，而且還不免給人壞影響。你更不可因為善於做作這種東西，而擺出一些舊式文人所常有的名士氣派來。名士，在以前便已被妓女罵過值幾文錢一斤，在現在，恐怕非但一文不值，人家看見了你那般酸氣，就要掩鼻而過之吧！如果你的文字技術已很有把握，還是多寫一些切合時代的新體創作。

我這樣的說，的確是殺風景的，也許正有人要罵我，不懂舊文學，所以有此皮相之談，來侮辱舊文學。我不要辯，我情願受這樣的罵。不過我的確是心所謂危，不得不言。我不願看好好的青年，却坐上倒車，開到幾十年幾百年前去，葬送了一生，誤盡了國家大事。我希望他們每一個人都能够走上現代的大道！

同時，我也希望大部份的中學國文教師和差不多全體的大學國文教授，都不會過份提倡這種舊文學，肯將欣賞、研究、與做作，辨別得清清楚楚，即有所提倡，還是以於已於國都有實用為目的。

告新嗜好的文學青年

告舊嗜好的文學青年時，我的第一句話是：最好你不要嗜好文學。現在告新嗜好的文學青年時，我

所要說的第一句話，也還是：最好你不要嗜好文學。理由前已說過，現在不贅。

無奈現在嗜好舊文學的青年，固然不少，而嗜好新文學的青年，更其不可勝數，那末，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也就只好就其嗜好，用我誠懇的心願，告訴嗜好新文學的青年幾句話：

假使你果然嗜好新文學，你要從事欣賞、研究、或創作，而不曉得究竟從何入手，我對你說，從西洋文學入手。我們新文學的成立，可以說完全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一些著名的新文學作家，差不多都是精通西洋文學的。他們從西洋文學入手，所以奠定了我們今日新文學的基礎。但是我們今日的新文學，離開發皇光大，足以昭示後世的地步還很遠，我們還要在這同一路上的努力，最根本的辦法，仍然要先懂西洋文學。

要懂得西洋文學，能够通某一西洋國家的語言，當然最好，可以直接閱讀，否則多多閱讀譯作，也未始不是一個辦法。譯作的文字和內容都好的，當然最適合我們，即使文字差些，只要內容不差，我們也不妨略貌取神，盡量吸取其精粹。

你閱讀了多少西洋文學，知道了新文學的精神是什麼，新文學與舊文學不同之處是什麼，而一般技術上的要點，你也有所徹悟了，自然你要從事寫作了。也許這時你又要發生一個問題吧：究竟要用怎樣一種文字去寫才算好呢？或者說，究竟要寫到什麼地步才算好呢？

好的程度是大有伸縮的餘地的，所以我也不能立下一個標準，或定下一個界說，來說怎樣怎樣才算好。不過至少的好的程度，我却可以說的，那就是：要通。字句沒有文法上的錯誤；段落沒有模糊不清的弊端，結構沒有過於刻板或過於雜亂的毛病；用意沒有深入而不淺出的短處；這些都是通。

要通當然是人人所願意的；但怎樣才會通呢？也許這一個問題是終於要發生的吧。

解決這一個問題：第一、還是要研究西洋文學；第二、則研究高等新文學作品。西洋文學大都不會不通，但文字既然兩樣，牠就不能直接有助於我們的文字，所以還只好研究我們已有的高等文學作品。這所謂高等者，也難於一一指出來，大概的說，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店、生活書店、北新書店，這幾個書局所出的新文學書，都可以算作高等的，其他各書局所出新文學書，當然也有高等的，可是濫竿的也不免，就須加以選擇了。

我最不贊成爲了要創作新文學，便一定要去研究舊文學，似乎溫故果然可以知新的。我甯願看見的那呢嗎用得不甚妥當的歐化句子，不願意看見之乎者也用得順溜的國文濫調，因爲前者是容易改好的，後者則痼疾已深，就有些不可救藥了。當然，現在的新文學家，也不是研究了西洋文學，完全脫去舊文學，就得以成功的。舊文學也的確可以有助於新文學。然而，我以爲，研究舊文學，總是弊多利少，爲了免得搖惑人心，還是以不去請教舊文學爲佳。

我不敢說，現在的各報副刊和各種雜誌，在文字上還沒有到好的地步，所以我們不必取法牠們。但不通的文字，會在副刊上或雜誌上出現，總也是事實吧。因爲副刊和雜誌，都有時間的限制，不免有顧不到處，不像單行本的書籍，得以從容琢磨，力求美善。因此，我希望要想從副刊或雜誌來研究新文學，以求自己新文學的寫作進步的，要十分小心才是。至於一些別有用意、自文其淺薄的文字，我以爲尤其學不得。

等到你對於新文學的內容和外表，都已有了完全的把握，你自然就可以放筆創作了。可是在你創作時，我還要告訴你兩句話：

勿利用你的才能，從事破壞性的工作。罵人挖苦人，有時固然也有必要，但不能以爲這是文人應有

的能事。文學的園地是大的，裏面的花果決不就是罵人或挖苦人。至於罵錯，罵得無理，那當然尤其不應該了。爲什麼文人歷來就被人看不起，稱之爲「輕薄」呢？這種傾軋、排斥異己，正也是一個大原因吧！同樣，標榜、彼此互捧、自吹自喝采、也是要不得的，其作用也只有破壞文學，而誤用了你的才能，希望你也能避免。

勿專爲自己寫文章，尤其在現在的時世。藝術至上主義的文章，在太平盛世也許可以玩玩，在現在，你有了寫作的才能，就只有供獻給國家與民族才是；至少，即使你要嘆苦，發牢騷，也當看看比你更不幸的人，而爲他們代嘆一聲苦，代發一些牢騷，因爲你有筆不愁沒有機會，他們什麼都沒有，你不幫他們，就沒有人會幫了。因此，我希望你少以身邊瑣事爲題材，且先從大處落墨。

以上的話是我對新嗜好的文學青年說的。當然這是我個人的一孔之見，其中還有許多應加補充或另予討論的地方，爲了篇幅的關係，這裏只好暫時不談。

以文會友

每逢我第一次上某一班的課時，我總先有幾句談話，而在這談話之中，我總要想起一句：希望同學們彼此都成爲朋友。

朋友爲「五倫」之一，從古就受到尊重，現在雖說「人心不古」，却也沒有誰反對過友誼的不存在。

但我却以爲朋友以同學結成的，最爲可靠。因爲非同學者，尤其在社會上作事時所結成者，彼此總

不免於隔膜，而其結成，也許有些脫不了勢利的關係，惟有在同學時結成的，相處至少在半年（一學期）以上，彼此的習性，容易了解，而其結合，又大都出之於自然，沒有什麼利害的關係，最是純真。我的希望實在也就是我的經驗，我是有這種同學的好友的。

此外，我上的又是文學課，我就格外希望同學們彼此都會成爲朋友，因此我對同學們的鼓勵，往往也不單在上第一課時，而時常會提出來，我想從事文學的，也和從事於其他藝術的一樣，最容易結成好朋友，不像從事於其他學問的，其間總不免有些格格不入之感。因爲對文學或其他藝術有興趣的，其人大都重感情、講道義，不以勢利爲念，而直爽、敦厚的，也居其多數。從事其他學問的，當然也有那樣的人，正如從事文學或其他藝術的，也有勢利鬼、刻薄鬼廁身其間，但我却不能不說，從事其他學問的，功利的觀念總不免濃厚些。功利的觀念一濃厚，友道總不免於淡泊，或者竟會消散。

除了上課之外，遇到其他從事文學的人，尤其嗜好文學的非學生的職業青年，我也時常要爲他們介紹志同道合的文友。我在以往三四年中，鼓勵許多人組成文藝團體，又使這許多文藝團體有大集合的機會，就是希望他們都能够成爲朋友。我的願望總算沒有落空，有許多本來彼此不相識也無法可以相識的人，果然都成了好朋友。

不論因同學而成朋友，或因社會介紹而成朋友，我都不愛居功。我相信他們原來都有求友的心意和傾向，不過給我一說，就此活動了起來，或給我一介紹，就此聯絡了起來。尤其因爲他們都是具有文藝性的，我的鼓勵或介紹，又正是文藝性的，所以他們很容易成爲朋友。

他們成爲朋友之後，在感情上有所發洩、寄託、倚傍，固然不必說，在學問上收到了切磋琢磨之功，比了教師們耳提面命，更有進步，也是事實，我看看都很歡喜！此外又有多少人，竟因爲彼此的意

氣相投，志趣相同，在幹着文化教育的事業，尤其叫我歡喜，我不免要誠摯地、熱切地說：願天下文人，都成朋友。

如果我有足夠的經濟力量，我要實行孔北海的「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如果我有足夠的閒暇，我也願意「左挹浮邱袂，右拍洪崖肩」，日日奔走於朋友之間。可惜我沒有這種力量與閒暇，不但不足够而已。

不過誰要我介紹朋友，我還是要代為效勞，而在若干人之間，我覺得他們可以成爲朋友的，我也不惜冒好事者之嫌，而爲之介紹，使之得以往來，工夫與精神，雖然都有所耗費，但我的心是愉快的。

因此，我以上的話，絕對沒有一些賣弄的意思，我只是希望天下的文人，都成朋友，實在做到以文會友，或以友會文的地步。

此外，春天又到了，「鳥鳴嚶嚶，求其友聲」，我也不能不酸溜溜地嘆一聲：「可以人而不鳥如乎！」

或者可以再贅一句：可以文人而不如常人乎！

迎「上海文聯」

三十一年年秋季，施濟美女士和鄭家璦女士都分別地對我說，她們雖然是東吳大學同學，並且都嗜好着文學，却彼此並不相識，很希望有一個相見的機會。我當然答應給她們這個機會。但我却連帶地想，有這種需要的，恐怕不止她們兩個人，一定還有其他許多人，我何不也給她們或他們一個機會呢！

於是我就在那年的十一月十二日總理誕辰，舉行了一個交誼會。

這會是由我個人具名發出請帖的，聚會的地點就在我們自己所辦的集英中小學。到會的大約有一百多人，會中的節目，最重要的，便是爲她們或他們用種種方式彼此介紹，此外則爲我們集英學生的唱歌、跳舞等餘興，以及簡單的一些茶點。當時我會對大家說，這次的聚集是暫時的，我並不想繼續有什麼召集。不過，我想，假使你們到會的願意有所組織，我一定幫你們的忙，你們沒有開會的地點，（尙僞時期這是很困難的事。）我可以冒險供給你們，因爲這個學校就是我們夫婦二人辦的，可以由我們自己作主。我也並且爲他們說明，今天到會的，都是我的熟人，約略可以分爲四部份，也許可以組織四個團體：一、華東大學（之江東吳聯校）文學系同學；二、中國藝術學院同學；三、金源錢莊（那時我寄身於該錢莊。）同學（練習生二十餘人）；四、之江東吳已畢業之老同學及其他與我素有往來的青年朋友。

會後，他們果然就組成了四個小團體，都請我當顧問。我和他們定下了各團體的共同宗旨；聯絡感情、研究文藝，此外不及其他。接着，我所授課的滬江書院諸同學，也組成了同樣的團體三個，再加其他幾個團體，在三年之前的十一月十二日開第二次大會時，就有了十個團體。到會的人數比以前加增了一倍，最重要的節目是拍了一張照，定名爲「××……」（十團體之名）聯歡大會」。

去年勝利後，我們在海關俱樂部舉行了第三屆大會，團體還是十個。不過其中有一些變動，人數在二百以上，請了周予同先生、詹文滸先生來演講，也拍了照，情緒非常熱烈，成績非常美滿。當時時機似乎已經成熟，可以組織一個聯合的大團體，當場通過了這個原則後，經過各團體的代表數次會議，就產生了「上海文藝團體聯合會」，簡稱「上海文聯」，（詳見復刊後的「青年界」「記上海文聯」一

文。)宗旨中再加上了一條：提倡氣節。這條在敵偽時代是不便公然提出來的，只好相喻於無言，現在則在各團體的章則上確實地加了進去。

今年這一個大可紀念的日子，十一月十二日，又近在眼前了。聯歡大會籌備的責任落到了「青藝」的肩上。「青藝」是四年前(?)參加青年會星期講習會文藝講座的諸同學所組織的，大多數是商界的職員及練習生。可是幾年來他們的團結與活動，却有更好的成績。這次籌備中最困難的，就是借會場，有可能借到而合用的會場，大都被結婚者預定一空，最後才借定了寧波路山西路口的錢業公會三層樓。

我希望這個會會開得比以前格外好，所以我在這裏先寫一些介紹之詞，以為歡迎。但我却不能不重行聲明幾點，一面提醒各個團體的會員，一面也給有志參加者作參考。(一)所有各團體、聯合會、以及聯歡大會，都是以各會員本身的需要而成立、而召開，決不是爲了我，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這次也是如此。(二)各團體以至這次大會，還只是三個共同的目標：聯絡感情、研究文藝、提倡氣節，此外不及其他。這不是看輕其他的活動，例如政治活動。但我以為凡事儘可以分工合作，其他的活動儘可於其他的組織中活動之，在這裏，就只做到這三項就够。(三)如果有不高興來的，我絕對不勉強，所以也希望誰也不必勉強來；如果有高興來的，即使不是各團體的老會員，我也一例歡迎，其他各團體也一例歡迎，因爲每次大會，總是有來賓的。不過，我希望他會得到各團體或我個人的邀請或介紹。

三次大會，當然有許多只參加一次而不參加二次的，就是現在這一次，我還不知道會有多少以前參加過的人再來參加。但是三次始終參加的，却指不勝屈，連遠道特地趕來參加的，也大有其人，至於新參加的，更是每次都有增加，我想，這大會總是每年可以開下去的，即使只剩下了少數人。就以這一點，我預祝「上海文聯」的萬壽無窮。

從「上海文聯」回來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文聯」（上海文藝團體聯合會）第四屆聯歡大會，已經在甯波路錢業公會舉行過了，始終參與其事的我，不能不略為記載一些，以為他日的鴻爪。

到會的大約一百人左右，上午十時半開會，十二時敘餐，一時餘興，三時散會，不緊張，也不散漫，正好。開會的節目，值得提起的是：各團體的報告，前年和去年，都是十個團體，今年沒有這樣的多，但新團體的加入，還是有的。特請的演講員，有趙景深、曹聚仁二位先生。趙先生提出了文藝團體的許多活動方式，都很適於實行。曹先生講了有關通俗文學的口頭語的研究，很富於趣味。我報告了一些本會成立的經過，和其旨趣的所在。在各會員自由演講的節目中，有愚社到會的全體社員：施濟美女士、鄭家璩女士、特地由湖州趕來參加的計中原女士（即湯雪華女士）、汪靈（即關山月）、柯士鏞（即史蒂）、籍雲龍、沈寂（即旗汀，他並非愚社的社員，但始終是愚社的朋友）諸位先生。可惜程育真女士，特地昨天由蘇州趕來，爲了急於回去，來不及來參加。

這是我們的意思：與其每人出二三元吃那不合實際的茶點，還不如吃幾千元的快餐，這樣，時間還可以充份些。於是每人收費五千元，以作聚餐及租借會場等的費用。但主辦大會的青藝社主幹丁祖佑君，除了供給每客三千元的快餐以外，又在下午餘興節目中，特備了每人一袋的茶點。丁君說，所有不足之數，可以統由他們青藝社負責。這次青藝社及丁君，供獻很多，不能不爲他們特書一筆。

餘興中趙景深先生的「相聲」，有口皆碑的傑作，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容多加描述。顧也文、曹克家諸君所表演的短劇，也使人逸興遄飛，笑不可仰。

歸納起來，這次的情形沒有前兩屆的盛。推其原因，大約是這幾點：（一）沒有充份適合的場地。在一個月以前，就四出接洽了，所有可能的場地，都因為另有用場（大都是結婚）而不能成功。這裏的場地只能容納一百個人左右，所以誰也不敢多所宣傳、拉攏，怕到了那時無法安排。（二）我沒有多加援助，差不多全是青藝社諸君的活動，對於其他沒有來參加的各團體和各會員，我都沒有另外去招致，怕他們又要誤會，以為這個會是我開的。我始終認定：這是各會員自己的會，願意來的就來，不願意來的，也就罷了。何況他們曾參加過，已知道這會的一切，不像新團體、新會員，事先不大明瞭，還須帶一些鼓勵，請他們來。

但這次的情形，却也重添了我不少勇氣：（一）人雖少，還是有這許多人。（二）還是有新來的人。我以為舊人儘可不來，單是有新人，也就行。舊人雖不來，我相信「文聯」的種子已經撒在他們的心中，總會有發芽滋長的希望。（三）所來的，職業界的人多，學校裏的人少。學校裏的人本來有和文藝接近的機會，也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職業界的人却沒有這些便利。職業界的人肯來，會利用這個機會，從事於一、聯絡感情、二、研究文藝、三、提倡氣節這三個目標，「文聯」的組織和工作，似乎就格外有了意義與價值。

時光真快，第四屆大會倏然而來，又倏然而去了。就希望我自己和各團體的會員，都會努力着，以準備下屆以至無數屆的大會。

女作家

——「誕生」序

要成功一個文藝作家，到底不是容易的事。在他們寫作的量上，應該有十部八部的長篇，或者十本八本的書籍，更或者幾百萬以至近千萬的字數。在質上，那尤其重要，至少有一二部是不朽的傑作，足以藏之名山，傳之後世，如果不能大量地轉變世道人心，也應該深刻地激起讀者的情感，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使讀者獲得精神的享受，人格有所發展。當然，憑着一二篇或少量作品而成爲作家的，未嘗沒有；爲了某種原因，例如巧妙的宣傳、恰當的時機，而使其作品成爲傑作，作者成爲作家的，也未嘗沒有。但，這到底是偶然的、例外的，偶然與例外，非但不能打破一般的大例，反足以證明大例的可靠。

普通作家的成功已經這樣的不容易，要成功一個女作家，似乎就更加難了。因爲女作家比了男作家，更有其特殊的困難原因在。在從前，「女子無才便是德」，那也不必說了，因此流傳下來的女作家，就少到了絕無僅有的地步。現在男女平等了，求學寫作的機會都彼此一樣了，照理男作家可以成功，女作家也可以成功了，但她們的特殊困難，還是無法解決，女作家還是希見的鳳毛麟角。照我平常所留心到的，覺得女子的不能成爲作家，有外來的和自身的二種困難。外來的困難中，如果是一個出嫁的婦女，最嚴重的便是丈夫的不同意，和家事的纏擾。我曾聽見過某個主婦嘆息着說，她在學校裏時，發瘋似地愛上了文學，好的文學書，買了不少，更看了不少，偶有寫作，教師和文學的先輩，都許以有

文學的天才，可以成爲女作家，但等她出嫁之後，丈夫忙於商業，大有所獲，非但不鼓勵她的寫作，反而阻止她的寫作，說她此後的興趣與責任，就是相夫教子，絕對不是寫作，他，丈夫，又不等她的稿費來維持生活，她只好放棄了再與紙筆結緣的念頭。至於家事，她也說，的確又一天到晚忙不完。

不過外來的困難，到底還不及自身的困難來得嚴重，因爲一個人只要有決心、有勇氣，總可以幹成他的事業，實現他的理想。有許多可以從事寫作而成爲女作家的婦女，却往往先對自己生了（一）「疑」：到底女子應該做一個作家麼？我可以成功一個作家麼？心理上就有了（二）「怕」，即使勉強寫寫，寫了一些，寫不下去，就此停止了。至於寫了一些，小小有所成就，或者簡直被人家稱之爲作家了，却又（三）「驕」了起來，以爲自己在文壇上已有地位，已足以垂諸永久，便目空一切，不求進步。如果驕之下接着便來一個（四）「懶」，那她就再也不肯動筆了。當然她也有很好的託詞，那便是（五）「忙」。忙也許是事實，但忙到別的事都可以做，偏偏寫作不能做，我就有些不相信，那還不是疑、怕、驕、懶在那裏作祟！

以上是女子不能成爲作家的正面困難，但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却另外還有一個反面困難，使女子不能成爲作家，甚至這個反面的困難，竟可以打倒所有正面的困難。這不是別的，就是沒有生活的負擔。男子的易於成爲作家，誰能否認有幾個不是被生活的負擔所壓迫出來的呢？女子，在家靠父母，出嫁靠丈夫的人，到底是一般的現象，沒有了生活的負擔，也就沒有了努力的雄心、建樹的理想，當然不必談寫作而成家了！這雖然還是懶的心理表現，但，如果她是有生活的負擔的，不論她爲自己或爲她的一家，而她和若干男人一樣，不會也不高興做別的事，恰恰對於寫作有興趣、並且有一些把握，她還會不每天拿起筆來就寫，希望能大量生產麼！還有功夫懶麼！

佔人類一半的女子，並非必須男子才會幹的寫作盛事，却必須男子來獨佔——至少近乎獨佔，在女子是一種損失，在人類也是一種損失。況且，有許多材料，不是男子所能處理得好的，尤其希望會有女作家出來利用。「天雨花」這一類的彈詞，男子能够寫得好麼？「誕生」這一類的文章，男子能够寫得出來麼？我確實希望有志於文學的女子，會打破一切外來的自身的困難，而寫作起來，成爲作家，爲女界放光彩，也爲全人類放光彩。

「誕生」的作者就是犯了前面所說的幾種自身的困難，尤其疑與懶，一共只寫了這幾篇，就此不肯再寫了，實在是很可惜的，我尤其希望她會再接再厲地寫下去。

致新詩人

我曾寫過「詩的形式」一文，開始就說：「在學校的作文課上，學生很喜歡寫詩，在刊物上，尤其報紙副刊的投稿中，投稿者很喜歡投詩。」這種情形，到現在還沒有改變，就我所接到的投稿中，積壓得過多而過久的，便是詩。

詩這樣多，寫詩的人自然也多；寫詩的人應該稱詩人，詩人也就多了。所寫者，在形式上既不同於舊詩，而爲新詩，那他們當然應該稱爲新詩人，而新詩人也就多了。新詩人如此之多，實在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因爲新文學成立以來，最沒有成績的是詩，現在正應該有許多來提倡，使他能够發揚光大，確定他的王國，格外爲新文學放一異彩。可是看看所有的新詩，想想現在的新詩人，我却不能不略說一些話。

我稱他們爲新詩人，只因爲他們寫了新形式的詩，那只是形式的新詩人。他們是否可以稱爲真正的詩人，以至真正的新詩人，却還應該從別方面來估定。不過我現在並不想估定他們是否真正的新詩人，我只提出一些關於新詩人的意見，作爲他們的參考。

一、修養方面，你們已有什麼成績？我最希望你們勿以表面的新詩人自命，而以真正的新詩人自勵。所謂表面的，就是新詩還沒有寫得像，就以新詩人的姿態出現，或吹或捧，鬧得一天星斗。這是淺薄、無聊，要不得的！你們總應該腳踏實地幹，切不要存心僥倖，以爲走僻路、抄捷徑，一樣也可以成功。須知這樣的成功既不可靠，也沒有什麼價值。真正的詩人，他一定有人格、有學問，新詩人也決不能例外。人格要求其崇高、優美；學問自然要求其精而深。「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是關於人格的；「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是關於學問的。

二、就詩的本身論，也應該多多研究。出口成章的詩人，到底不是一般的事實。古今中外的大詩人，那一個不是經過不斷的研究而成功的。不過，在現在，我們的研究却應該和古人有些差別，因爲我們是要擺脫古人的束縛，改正古人的缺點，而寫出真正的新詩。我以為第一步應多研究現代西洋詩人的作品，因爲他們的內容和技巧，有許多都是我們從來所沒有的，恰正合乎現代的需要。次之研究我們新詩成立以來諸人的作品，因爲從這方面可以看出我們新詩的成敗得失來。末了才研究我們古代詩人的作品，以補不足。一定要按這個次序，切不可將後提先，以致落入魔道中，永不得超生。如此按部就班，含英咀華地研究過去，一定可以獲得融會貫通，卓然成家之妙。

三、一面研究，一面練習，乃是必要的。練習時務必鄭重將事，切勿掉以輕心。「八叉」「七步」，決不是個個人可能的，像現在許多小詩，實在只可以算作浪費，不能成立。此外，務必獨具創造

精神，切勿摹仿，更不可摹仿怪體怪調，自文其短。別人的作品，只能作爲我的營養，不能作爲我的藍本，那就是說，我吞下去後，必須會消化，會吸引其有營養價值者，絕不能生吞活剝，改頭換面，自詡佳作。

四、如果只以練習爲目的，就不應該發表。如果要發表，一定要自己滿意，認爲成熟的作品才好。正有許多人，他的寫詩，什麼都不管，就以發表爲目的。這樣的詩，決不會好，大都不會有發表的價值，即使發表出來，也無非加強他的虛矯氣，使他更無進步。發表的目的有些是簡單地出出風頭，有些是想打動什麼人心，例如情詩，我以爲都有害於詩的成功，最好不要這樣。

五、假定你已成功了，會寫好好的新詩而可以稱爲一個真正的新詩人了，我警告你，不，懇求你，千萬不要走入復古的路上去！有多少新詩人，他們已走到復古的路上去，丟棄了自由的格式，來弄着七言五言，新詩的沒有成就，以致有今日的荒涼，我可以說，就是被他們弄壞的！我簡直不懂他們是什麼心肝！出風頭麼？弄這種古董，有什麼風頭可出！表示其擅長舊文學麼？爲什麼不鑽到墳墓裏去和李白杜甫比一下短長！應酬麼？應酬又何必大吹大擂地發表出來，與沒有關係的人看！自鳴風雅麼？新詩又何嘗不風雅，而舊詩的風雅已被古人占盡，又何必步古人的後塵！……真的，我對於一個純粹的舊詩人，還可以忍耐，甚至還可以欣賞其詩，而對於一個由新入舊的詩人及其作品，就只有噁心！說感情用事，我也承認。但是你到底總也明白我爲什麼會這樣的吧！那末你切切不要這樣「與鬼爲鄰」，當你已經會寫好的新詩之後！

要說的話似乎還有不少，但一時裏想不起來。可是就這五點，一個有志於新詩的人肯照着做，豈想他的成功總也有很大的把握了。

新文學家做舊詩

凡是新文學家，他一定忠於新文學，對於新文學一定有一個清楚的認識，而願爲新文學盡其發揚光大的能事。對於舊文學，不論懂與不懂，他更一定不會有崇拜的心理與事實，如果不與以積極的攻擊，至少是消極地存而不論。

近幾年來，尤其現在，不曉得爲什麼理由，有許多著名的新文學家，很喜歡做舊詩。這是五四以後新文學剛剛奠定牠的基礎時所沒有的。

有人猜想這些新文學家，是想出風頭，表示他的新舊皆通，卓然大家。如果真是這樣，我很願意他們快快放棄這個念頭。出風頭究竟事小，而妨害新文學究竟事大。因爲反對新文學的頑固派，看了這個現象，一定振振有詞地說，新文學家也在做舊詩，足見舊詩的可貴，也就是舊文學的可貴，新文學的淺薄。擁護新文學的青年，他們對於新文學的信心，也不免要起搖動，以爲新文學到底不及舊文學，所以新文學的導師，到底作了舊文學的順民。

又有人猜想這些新文學家寫舊詩，不過是玩玩而已，其他並無什麼目的。這固然比了出風頭可以原諒些，但我希望這種玩，還是少些爲妙，免得仍有出風頭的嫌疑或誤會。此外，如果是玩，還應該加以說明，不要使人誤會你是在一本正經幹此舊文學的盛事。老實說，舊文學也只能玩，但玩的事總不要發生流弊，有害新文學才好。

這還指新文學家能做真正舊詩的而言。如果不能做，連平仄聲韻都不懂，只想出風頭，只想玩的，我想尤其應該省省，不要將精力浪擲於無用之地，不但害了新文學，也害了自己。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如果不懂舊詩的做法，儘可不必學，何必死出風頭活受罪呢！如果有靈感、有詩興，儘可以寫幾行白話詩，發抒自己的胸臆，還你新文學家的本色。

連平仄聲韻都不懂的舊詩，所給與新文學的打擊，比了像樣的舊詩，尤其大。因為頑固派一定又要說，畢竟新文學家是草包，一直看不起我們的，現在要學我們都學不像，新文學和新文學家是什麼東西！此外，有志而又盲目的文藝青年，也跟着倣效起來，從此變得新不舊，十足不通，幸而轉入正途，却已很費了不少精力。

時代是進步的，不容我們開倒車。在轟轟烈烈紀念五四運動的今年，我不願再看見這種現象：新文學家做舊詩，做那似通非通、連平仄聲韻都不懂的舊詩！新文學家要追上五四的精神，我以為至少就先應該丟棄做舊詩這一個現象！

我是文匠，不是文學家。據說匠是應該什麼都知道一些的，但我寧願被人說我不知道，我不要賣弄。我願忠於新文學，始終為新文學的臣僕，希望好做舊詩的新文學家，與我共勉之。

幾個模範的作家

時常有人要問我：自從新文學成立以來，究竟有那幾個作家可以算作模範，使人學着他們寫，不致誤入歧途，而可以真正有所成就？

問的人的意思，是指着他們寫作的技巧，而不涉思想問題，因此，我的答覆，便也只談他們的技巧，而不涉他們的思想。我已經口頭答覆過許多次，現在寫在這裏，也許可以省些口頭的麻煩。

不過，我先聲明，這不是一個容易答覆的問題，因為這是牽涉得很廣的。如果我的話不能使人滿意，也請諒解，這不過是我個人的意見，藉供參考而已，並不代表什麼定論，也不反對別人的意見，何況我又不是什麼批評的權威，更無意在批評界出一頭地，獨霸一方。次之，有資格被稱為模範的作家的，也許不算少，事實上我也不能一一詳談，我只能提到幾個比較熟悉的人，大家所熟悉，也為我所熟悉，不一定熟悉其面目而熟悉其作風的人。爲了要使問題與答覆簡單化，略有所獲，而不致浪費筆墨，我們可以分門別類地看。

在短篇小說方面，我首先要提出的是魯迅，次之是葉紹鈞。魯迅是偉大的作家，多方面的。但他其他作品，也許正有使人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的地方，只有他的短篇小說，是大家一致公認的傑作，思想之外，在技巧上甚少瑕疵。他的作品，都適合着現代短篇小說所需要的條件。葉紹鈞差不多可以稱爲短篇小說專家。他的文字更是優美絕倫，學校裏將他的短篇小說當作教科書，那是很應該的。魯迅和葉紹鈞，都極早就有此成就，現在有許多著名的作家，却都不知道短篇小說的真正作法，那真有些奇怪了。

長篇小說方面，我比較地贊成的是矛盾的作品，他的筆墨非常乾淨，絕不拖沓。許多長篇小說最容易犯的毛病，便是拖沓。代言說明、倒敘原因、發表意見等等，都是拖沓。矛盾真是懂得描寫的，他絕不利用長篇小說較大的自由，就此貪懶，不設法描寫，便以拖沓的辦法，將故事敷衍了事。我對他的惟一希望，希望他勿專寫「香腸體」，（「香腸體」當爲文另談。）會另寫主角比較單純的小說。（「腐

蝕」比較單純得多，但我以為這只是一本通俗的偵探小說，而其結束，利用湊巧，尤有草草之疑，不能和他其他的小說，相提並論。）

考證或研究，都是說明文。寫這種說明文的人很多，近來也沒有衰落下去，副刊和雜誌上，都時常可以看見。但我看來，就文字程度論，我總以為趙景深最好。他不矜才使氣，不炫博爭奇；他只老實實地說他所要說的。他的敘述明白曉暢，他的字句平易淺近。在他的文章中，幾乎看不見一句不必要的文言文，通篇都是「白得無可再白」的白話文，力矯若干考古家的惡習，喜歡寫那不文不白的「雜」文。他的作品，我也以為可以作教科書讀，作為說明文的範本。

評論或說理的文章，我最佩服郭紹虞的。他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用的是高等的寫法，一個粗心浮氣的人，決不會輕易地發覺他的妙處。但他決不是沈悶或晦澀的，只要你肯平心靜氣地讀，就可以發見你正在山陰道上，其文章的優美，使你應接不暇。他絕不屬雜奇字拗句，絕不賣弄舊文學的一技之長。他走的是大路，但這大路並不平板枯燥，而自有山川邱壑，林木花草，與之融成一片，正如山陰道上。

純粹散文的作家，我不打算特別提出什麼人來。原因是：這裏面客觀的成份少，主觀的成份多，誰能說某種散文才可以算為正宗，而其他的散文便都是野狐禪呢？只要他確有所長，而獨到好處，我便願意稱讚他。我喜歡徐志摩的「澀得化不開」，但我也喜歡朱自清的清俊拔俗。周作人的「沖淡」，我們似乎也不能以人廢言，而應予以應得的地位。

同樣，我對於詩，也作如是觀，我不能特別指出什麼人來。何況詩的成就，在新文學中最為貧薄，還有待於今後作家的努力，似乎我也應該加以保留，不必提出什麼標準來，反倒有害於今後的作

者。

劇本的成就尤其貧薄，只好存而不論。

翻譯的技巧，也應該在寫作的王國中有其地位。在我的印象中，黎烈文頗爲可取。

其他，一時想不起了，或者實在也不必提了。俗話說：「勿識貨，貨比貨」，凡要知道某一個作家的寫作程度的，只要將他和與他作同樣寫作的人比比，就可以知道。

慰失學者

每一學期的開始，總有許多不能繼續求學而不得不失學的人。這學期又在開始了，失學的人恐怕比以往，只有增加，不會減少。失學的主要原因是付不起學費，要是學費增加得多，格外付不起。這學期的學費通常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當然多了，所以失學的也格外多。

失學總是可惜的，不論是小學、中學、或大學的學生。但就學生的本身論，似乎大學生的失學，格外容易感到痛苦。因爲讀到大學，已經不是容易的事，如今功虧一簣，不能完畢學業，其痛苦遠非小學中學本來還要讀多年書者可比。此外，大學生的知識與情感，當然要比小學生中學生高深些，同樣的痛苦，在小學生或中學生處之，也許並不嚴重，在大學生處之，却就非同小可了。報載若干大學生因付不出學費而自殺，真正是一件慘事！就是我所認識的許多大學生中，也正有若干人在爲了學費而彷徨，而焦灼，而一毫沒有辦法，其痛苦簡直非筆墨所能形容。

爲今之計，我們自然要向各學校呼籲，減低學費。但私立學校，或有其自身的困難，或有其賺錢的

不良企圖，總不能如我們的意。公立學校既然少，就爲了自身的困難，也有不得不巧立名目，以便增加學費的「苦衷」。我們自然也要向政府呼籲，請牠設法救濟。但政府似乎在忙着牠以爲更重要的工作，無暇也無力及此。我們當然也不妨向社會呼籲，希望公私各方面會大大地捐助貸學金或助學金。但現在社會上這事的提倡，却又不知爲了什麼原故，反而遠不及二三年之前，這種捐助，真成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至於就本學期而論，有些學校已經上課了，有些學校就要上課了，即使以上三方面，有誰出來主持，爲失學者打算，事實上總是太遲了，這一學期命定要失學的，總是要失學的了。我看看，真爲之難過。我很想有以慰解之。但我沒有實力，不能使他們一一得學，甚至不能使一個人得學，我只有一副誠心、熱情，要和他們談談，希望他們有以自解。

我先說，我就是一個飽嘗失學痛苦的人。按照我的出身於貧農，而又幼年喪父，我是不能進學校讀書的。讀了幾年鄉間小學，是無望於進城裏的小學和中學的；中學畢了業，是更無望於進大學的。我勉強進了大學，十幾年的痛苦，真是一言難盡。每學期都有失學的可能，每一個階段尤有失學的威脅。因此我深知失學前的恐慌及其後果的傷心。現在，我謹以萬分的同情，給予這學期以及以後的失學者。

當初每逢我要失學時，痛苦之餘，我總用下面的話，自己安慰着自己：學問不一定要在學校裏才能求得，學校所能真正供給的，只是一種資格。至於立德立功立言的大偉人，尤其不是學校所能造就。我們可以自修，只要有有心人，隨時隨地可以求進步。雖然國家的功令，社會的習慣，有時要著重學校畢業的資格，但真正要用人時，誰都知道，還在其人的真才實學，而這種真才實學却並非學校資格所能給予的。此外，世界文明日進，就職業說，千類萬種，儘有非學校資格者發揮的餘地；就功業說，千古不朽的大業說，尤其沒有資格的限制。我的前途是大的，我不願爲學校資格所限制，學校資格便限制不了。

我。我不要倚賴學校資格，我要倚賴勇力奮鬥。我簡直可以不避「酸葡萄」主義的嫌疑，而看不起學校資格！每年大學畢業的，車載斗量，究竟有多少人是有出息的？每年留學回來的，也絡繹不絕，究竟有幾個是有益於國家社會的？他們裏面所最多的是廢物，庸人，以及國家的敗類，社會的蠹賊！我羞與爲伍！我不願意因人成事。我願意走我不幸的道路！我要在不幸上創出幸來，從地獄裏造起天堂來！我有我自己的天堂，不要別人送我天堂！一句話，我們應該怕的，不是失學，乃是喪志。

現在，我就將以上的話，告訴諸位已失學或即將失學者。總之，我們不要自餒，不要自毀前途，爲了沒有學校的畢業資格。愛迪生爲舉世聞名的大科學家，他有些什麼學校的畢業資格？科學界的偉人還可以努力奮鬥，自修而得，其他別種偉人，當然格外不難了。

末了，我再抄一個笑話，給你們看看，願你們破顏一笑，略得慰意：

兵部尚書徐晞，出身胥吏。與狀元某同入學宮。某指夫子像曰：「認得這位老先生否？」晞曰：「認得；這位老先生是否由科甲出身的。」見「蓉江集。」（寄園寄所寄。）

嗚呼「神童」！

不久之前，各報都登載着「神童」張青雲的事跡。我想大家看了，總要發生這幾點感想吧：一、這孩子真聰明，「一歲識字，三歲讀詩，現在六歲，能讀古文，寫草字」，了不得，了不得！也是難得之至！二、這孩子一定前程遠大，將來大有作爲。三、這孩子也够苦了，父母雙亡，親族全無，沒有一些天倫之樂可享。四、然而這孩子也是足以驕傲的，居然有兩個人奪着他，而今又有第三個似乎更加好的

保護人。

這些感想都很對，都是人情之常，我看見了這個消息，也不能不這樣想。可是我看看這個「神童」，同時也看看近年來的若干其他神童，我却又不免發生了另外一些感想。

大約前清宣統三年吧，山東——好一個專出「神童」而足以自傲的山東——也出了一個四歲的「神童」，名叫江企張，他的本事也和其他「神童」差不多，能够讀詩書，對對子。當時由地方官（？）將他「進貢」到了京裏，由一班王公大臣當面考試他，就給他對對子。王公大臣出的上聯是「小工拔草」，因為當時正有幾個小工在庭院裏拔草。他對的是「大臣辦事」，並且自謙說，「對得不好」。他的照片也在報紙上登了出來，因為在熱天，頭上還戴了一頂草帽，完全一個嬰孩的樣子。他的確轟動了全國的人，正和現在的張青雲一樣。

那時我便深深地欽佩着江企張，並且羨慕着他，自恨那時比他大了十多歲，再也沒有作「神童」的機會，而我的出身完全是個農家，連父兄都沒有，即使有作「神童」的天才，却沒有作「神童」的造就。從此我就一直當心着這位「神童」的消息。

但是這位「神童」的消息却少得很，大約過了二十來年，才偶然看見，他在發起什麼「孔教會」之類的組織，聲勢似乎並不浩大，更似乎誰也不記得他是「進貢」過的「神童」。直至現在，就沒有再聽見過他的消息，「神童」變了「見首不見尾」的「神龍」！

我們現在這位「神童」，張青雲，將怎樣呢？他和江企張實在太像了！除了幼年讀詩書、會對對或寫草字、又同是山東人以外，更在「進貢」這一點上，也沒有走樣，所差的，張青雲沒有「進」成，半路上就給人拉下來罷了。那末，張青雲將來的結果，會不會仍和江企張一樣，先是提倡「孔教會」之

類，後來再是一個不見尾的「神龍」呢？

我說張青雲也會和江企張一樣的，如果他現在的保護人還和他的「義父」以及江企張的父母一樣，只想將他「進貢」；如果社會上只喜歡他會讀詩書，會寫草字。他的命運的改變，就要看「國家負責教養，俾成大器」的結果，而這「大器」總應該不是「孔教會」的提倡者，或「書法大家」之類才是。

我不能不為江企張嘆息：以他的天才，長大了的確可以成為大器，而其結果是那樣的默默無聞，一無成就！這是誰的過錯呢？當然不是他自己！現在的張青雲，也將為人作這樣的嘆息麼？我真為他擔心！

在西洋似乎也不乏「神童」其人，但我沒有聽見過只會讀詩書、對對子、寫草字的「神童」，只聽見過十來歲作大學教授，幼年便是音樂家之類的神童。至於像達爾文幼年不肯讀書，一天到晚掏魚摸蟹，後來終成大科學家，我也以為他的幼年是「神童」。可憐，我們的「神童」就沒有西洋「神童」那樣有所成就的可能！而必須讀詩書、寫草字、……！！

不過我們這幾位「神童」還是僥倖的：因為我相信一定有許多天才的孩子，為了他們的父母要他們成為「神童」，就此摧折而死，不像這幾位總算還能夠「曇花一現」。至少，他們比幾年前大世界門前一個小女丐幸運，因為那時那個小女丐，也不過六七歲，告地狀的粉筆字，有稜有角，比我都寫得好，誰也沒有叫她一聲「神童」！當然比「小神童」也幸運，因為「小神童」只會唱唱滑稽戲，是不能「進貢」的！

嗚呼「神童」！難道我們的神童就只有這樣的幸運麼！

如何培植神童

看見報上登載，現在在常州的神童張青雲，已經由教育部派來的專員，將他領去，將來由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與以培植云云。這真是一個好消息！張青雲從此脫離被居爲奇貨的境地，不致受到摧殘，而政府至少在這件事上果然負起了教養下一代的責任。但我還是不能已於言的，就是不知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將怎樣來培植他。當然政府諸公，自有他們極其適當的方針和方法，來培植他，用不着像我這種沒有關係的旁人來多管閒事，但旁人貢其一得之愚，以爲諸公的參考，也許是可以的吧。

我以爲培植張青雲，應先從消極方面入手，正如培植一株樹木，先要挖除磚石，斬割荆棘，打破任何矯揉造作，方才能够使那幼苗，自由發展，欣欣向榮，抽出健康的葉，開出美麗的花，結成甘美的果。培植張青雲的第一步，就是停止他的「讀古文，寫草字」！這些古文、草字，對於一個幼稚的孩子，當然只是磚石、荆棘，當初勉強他學習的，無非想將他製成盆景，待價而沽，以供欣賞罷了，現在對於他的目的不同，方法也不同，自然先應該解放他。許多神童，尤其像江企張，所以一無成就的，誰說不是也因為受到了這種斲喪的原故呢？

次之送張青雲進一個可以住讀的小學校，或者寄居在一個頑皮孩子很多的家庭裏。中國讀書人最缺乏的是羣衆生活的習慣，如果是古書讀得太多的人，尤其會自鳴清高，不肯與俗人爲伍。這種讀書人，根本不是現代人，我們用不着他！我們不希望張青雲將來成爲這樣的人，所以我要他住到那些地方去，

將來可以成爲正式的羣衆之一。中國讀書人又是不健康的居多。不健康則膽怯，精神萎靡，以至早死，都是極平常的現象。要健康，就須鍛鍊。一個優良的小學校，一定會注意到鍛鍊孩子身體這件事，而一個頑皮孩子很多的家庭，在我看，也實在是一個鍛鍊孩子身體的好場所。張青雲應和任何孩子一樣，先將身體弄好，然後再進而研求學問。

叫他研求什麼學問呢？這當然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不像鍛鍊身體那樣簡單。但我確實主張，第一不要他再從事古文與草字，而第二則向真正有益於國計民生、世道人心的學問上做功夫。古文讀得多，有什麼用！「有脚書櫥」，也無非飽蠹魚之腹。古文做得好，更有什麼用！當今已沒有可以歌功頌德的皇帝，也沒有開科取士，藉着錦繡文章以置身「青雲」的捷徑，時代更不需要什麼古文大家，來起幾代之衰，爲文學和文學史發出光榮來。至於草字，以及連帶的種種書法，也只有我國保留這種寶貝古董，世界任何文明國都沒有以寫字爲藝術的，還不如省省，不要叫一個本來可以有些用場的孩子，犧牲他的光陰和精神在這種無益的事上。多一個楊草仙，少一個楊草仙，與社會國家有什麼關係！就是王羲之米南宮今日復生，他們的大作也不過是一些達官貴人、富商大賈們客廳或書房內的點綴品罷了！難道從槍斃了的漢奸梁鴻志的一把扇子上，就可以見出法書的可貴？

究竟張青雲應該研求什麼學問，我想還須他長大些，由他自己來決定。我們現在所能在他身上做功夫的，除了叫他不要再從事於古文和草字以外，就是給他盡量學習現代的知識。現代的知識就是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藝術也是科學，但必須是現代的，草字是古草，非現代的，如果他長大了，他的特長和興趣還是在於藝術，總要是現代藝術才好。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不問他將來做什麼，都是該有一個堅實的根基，非叫他在這方面多多學習不可！總之，我以爲現在的張青雲，以至高中畢業的張青

雲，所應該探求的就只是一個普通小學生和中學生所應該探求的，等到他入大學時，再按其特長和興趣與時代的需要來研究。那時他所研究而有成的，我相信就一定會真正有益於國計民生，或世道人心了。西洋有專門教育天才兒童的設施，我們的教育當局，何不推廣愛護張青雲的心來培植所有的神童呢？而神童實在是多的，幾乎俯拾即是：告地狀的小女丐，唱滑稽戲的小神童，正在大量生產着呢！

我的願望

大概每一個讀書的人，都做過「立志」或「我的願望」之類的文章。有些是別人要他做，例如入學考試或平日的作文練習，有些是他自己高興做，例如在每年的新年，或他本人有什麼正可以紀念的時候。他的生日，正是這樣一個適於寫這種题目的紀念日。

沒有幾天以前，我過了我的第五十個生日。我也未能免俗，很想寫一些什麼來當作紀念。但是寫什麼呢？「五十自述」如果用散文寫，恐怕一本書的篇幅也不够；用五言七言的舊體詩詞寫，我實在沒有這個雅興。忽然想起了當小學生時代的「立志說」之類，於是拈定了「我的願望」。

首先，我的願望也和別人一樣，是天下太平，國運隆昌，具體些，是早早實行民主，人人得以自由生活。這且不容多談。次之，我的願望却又不和別人一樣。儘管別人在願望升官發財，我從小就沒有轉過這個念頭；儘管別人在願望安富尊榮，快樂逍遙，我自從入世愈深之後，愈覺得我根本不配，當然也不敢冒充「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賢人。這樣聲明就算，也不容多談。末了，我的願望是什麼呢？說出來也許要見笑，平常得很！

我的願望不過是開開學校，寫寫文章，說得好聽些，也許可以叫作服務文化事業，說得不好聽些，那就等於頂了石臼做戲，沒有本事幹別的營生，只好如此，當作討飯的苦肉計。

開學校倒並不想做學店老板，如果想，我將現在所辦的中小學校頂去，十根廿根金條早已是我的囊中之物了。我的確有一些理想，要造就一些我認為應該那樣的青年學子。也許我的理想是不對的，因為我就照我的理想做人，却就只有這樣的吃一口苦飯，還處處受人欺。但我又想，也許將來青年學子的時代，要比現在我的時代進步些，他們的理想做人，不見得就會和我一樣的沒出息。因此，如果能，我希望我能够開辦一個文學院，或文學專科學校，因為我只懂一些文學，其他便一無所知。

寫文章，我也再三說過，我只喜歡寫文藝的創作。如果不必如已往一樣，必須多多奔走於衣食，而可有充份的時間給我作創作的利用，那我現在的打算是：從此以後，至少會寫出（一）十部長篇小說，（二）一百篇短篇小說，（三）十個至二十個劇本，（四）五百至一千首詩，（五）其他文藝雜作若干。

這實在有些近於不能實現的夢想，不僅奢望而已。因為既不能發橫財，安坐而食，爲了生活，就難得有充份創作的時間。即使有了充份的時間，要想寫出這許多東西，也決不是在短期間所能辦得到的。一部长篇小說寫上半年載，並不算多，十部，再加其他各種作品，我不知我的壽命能否應許我，雖說我的身體是十分健康的。

以上就作品的量而說，關於質，自然我尤其不敢樂觀。我即使能寫一些什麼，不見得我便樣樣會寫。古今來傳世的文字，往往並不靠着質的大，而還靠着質的精，以極少的篇幅而震動古今的，很多。我誇下了海口，即使兌現了，也許一無用場，不過糟蹋紙筆而已。

不過所好的，這些還只是願望，作爲我度過第五十個生日紀念的願望，並不馬上要兌現。因此，在這悠長的將來時間中，我更願望大家可以安居樂業，我也不必過度勞苦了才可以維持生活，竟會好好地開成了文學專科學校，並有充份的餘暇來從事我的創作，而我的觀察力更能日趨透闢，寫作技術常有進步，完全可以實踐我今日的願望。（三十五年九月）

寫作的便利

——答關心「散花寺」者

二十八年起，我在「萬象」上寫着一個長篇小說，後來因爲主編者更動，沒有登下去，已登出的，大約十萬字以上。這便是「散花寺」。當時我已寫好而未登的，大約也有十萬字左右。我很想一鼓作氣地將牠早日寫完，出單行本，但是一直到現在，我這個想望，還沒有能夠實現。

「萬象」上停刊之後，一直就有人間接或直接地來問我：要不要出單行本？何日出？我的答覆是：要出的，但日子還不能預定。最近又有人寫信給我說，如果不能早日出單行本，可否先將原稿給他看看？這種熱忱，實在可感。但一則原稿尙未寫完，二則我的原稿很難看（字跡太潦草），三則寄來寄去，恐有遺散之虞，所以我不能答應他。

爲什麼我不能早早實現我的想望，也使愛護我的讀者滿意呢？理由很簡單：生活不安定！

我的生活是要靠我的職業來維持的。我沒有遺產可享受，更沒有不勞而獲的乾薪或津貼可利用。做一天工過一天日子，就是我的寫照。以前如此，現在亦如此，將來當然還是如此。而我的職業總跳不出

教書、編輯、寫稿這三個圈子，根本不會做生意、賺大錢，因此，憑着筆耕和舌耕的收入，來維持身家，其艱困是可想而知的，尤其處在這個動蕩不定、百物飛漲的時代。

教書，一個大學專任教授，養不了一家，這是目前的事實。我不能不於一校教授之外，另兼別校教授或別職，這樣我的寫作時間就受到了犧牲。同樣，當一處編輯也不能解決生活問題，也非另兼他職不可，也就非用去全部可用的時間而犧牲寫作的時間不可。單單靠寫稿而不教書、不當編輯呢，那即使用去了全部的時間，更不能維持生活，因為在中國，以寫稿來維持一家的，似乎還沒有見過，當然我也不能例外，何況要求稿子有出路，賣得到錢，更非投人所好、根本放棄自己所喜歡的創作不可。爲了這種原因，有許多我擬寫的稿子只好擱起來，先從事於應付生活的工作，「散花寺」的不能早日寫出版，就爲了這樣。

去年底到今年暑期，我的生活比較安定些，因為那時我職業的收入，雖不多，已可以勉強過去，不必再兼別職，我就趕緊將「散花寺」續寫下去。我天天寫，從未間斷過一天，大約總又寫了二三十萬字。不料暑假期後，我的職業又換了，生活又困難了，只好再去兼教書，續寫的工作就又擱到了今天。

當然我不能說在百忙之中連一些寫作的時間都沒有。有的，的確有的，因為我還不斷在發表些零碎的文章。但就只能從事於零碎的文章，而不能續寫我的長篇小說，因為：（一）零碎文章還可以有一些零碎的稿費可得，來支付每天的電車費、公共汽車費、或其他雜費，如果續寫了長篇，沒有地方可發表，就將一無所得，而雜費又如此貴，買一雙布鞋也非幾萬元不可，我的微薄的正式薪水中，實在挖不出這些錢來。（二）長篇必須有整個的長時間，才能寫得好。這也許是我不及人之處，因為我不能將寫作時被打斷的情感或思想，馬上就聯絡起來，並且聯絡得很好。我希望每天有二小時的空閒，可以寫長

篇。但照現在的情形，上學校與上辦公室之外，還有教書的預備、看卷、以及不能不寫的雜稿等事，每星期這樣的空閒，只有一二天。這樣，我實在怕續寫我的長篇，非但怕寫不好，更怕心理上的痛苦。寫作得正起勁的時候，不能不放手；過了若干日子再去追摹上文的心境，誰說不是痛苦呢！

不能利用我的零碎時間寫長篇，換言之，生活不安定，根本不能寫長篇，受其影響的，不但「散花寺」，還有同樣已開始若干章的「罔兩」、「根」等，以及在計劃中的其他若干種。如果說現在我的心頭有些煩悶的，這不是別的，就是這件事。不是生活不安定本身會給我煩悶，我是過慣清苦的生活的，乃是不安定到使我不能從事長篇的寫作，而我又急於想早日來完成牠們。

我一天到晚，除教書與編輯以外，就在寫作，不過我沒有寫作的便利！我希望時世能夠早日太平，早日與我便利。否則我就只有希望自己能夠壽命長些，來爭取這個便利！

安定的生活

——送中原歸松江

好幾本筆記中，相傳着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個人很虔敬地、長久地禮拜着一個天神。有一天，天神果然下降了，問這個人禮拜他有什麼要求。這個人說，他不要做官發財，以及任何富貴榮華；他只要一生無是無非，衣食粗足，住在山水花木之間，家里妻賢子孝，和和睦睦，直到天年。天神聽了，皺着眉頭說，要任何事情都容易，就是這件事

辦不到，如果辦得到，他，天神自己，也情願不做天神而去作這樣一個凡人了。

這只是一個故事、寓言，或者簡直是一個笑話。然而也可以見得：這樣平凡的生活，安定的生活，從古就難以達到，要說現在，那就格外不用談了！現在，即使你已獲得了這樣的生活，誰又保得定不再發生戰爭——現在就一直有許多地方在戰爭着——，而現代的戰爭是立體的，平地上不能擾到你，天空中却會使你無所遁逃，你的安定在那裏？甚至即使不再發生戰爭，但你一家的生活所需，除了頂簡單的衣食可以自給外，你真能做到無所求於人麼？油鹽醬醋以及一切日用雜物，你可以省麼？可以不與人往來麼？既不能無所求於人，又不能不與人往來，你還能免去纏繞而長保你的安定麼？還有，如果社會，你自命處其外而其實處其中的社會，爲了大多數人的生活不安定，發生擾亂，你會不受到影響麼？……世界上並沒有「桃花源」這塊地方，自古已然，於今益信！

那樣平凡的安定的生活，大概文人最會企求。因爲文人總算多讀了幾本書，知道了一些事理，並不想什麼做官發財，富貴榮華，只想這樣安安定定地過過。我在年輕時，早就知道自己只能作一個起碼的文人，所以也沒有那種非份之想，而也只想這樣混過一生。真的，我從小就從種種小說上，羨慕着隱士的生活。可是這種生活總是辦不到，因爲既無巨大的遺產，又無有力的奧援，只好一年到頭在外奔走衣食。我一直煩惱着，以爲我最不幸，也一直不平着，以爲我不應該這樣不幸。直到抗戰以後，我才慢慢地明白過來，到現在，我才可以說，我已確定了另外一個見解：那樣的安定的生活，原來根本是沒有的！要說有，也只是幾分之幾，微乎其微的，實在還只好算是沒有的。因此，抗戰前，我很想離開上海，因爲上海實在使我太不安定了，但我離不開。抗戰中，我還是這樣。勝利後到現在，我却不作此想了。現在在上海，惟一使我不快的是每天至少有三小時，要費在擠軋公共車輛的往來上，如果不在上

海，也許時間和精力可以省些，多做些其他有意思的事情。然而離不開上海，我也不着急了；茫茫人海，除上海之外，何嘗有一個絕對安定的處所！爲了寫作，我希望生活安定。但那也不過指創作長篇而言。在不安定中。我依然可以產生我的短篇。我只要有一些寫作的時間就好，而這一些時間，還好，到底總是有的。「隨遇而安」，確實很對！你不安又有什麼辦法，徒自苦耳！「結廬在人境」，作一個「市隱」，古人也早就見到這一點，有這個辦法了，我何妨仿行一下！

中原在幾個月之前由湖州來上海，住在我家，現在她的家已由湖州搬至松江，她一知道，就打算回去，因此就在今日上午的濛濛細雨中，踏上了她的歸程。她說，在上海就是不安定，緊張得很。她的話是對的，尤其住在我家，和學校混在一起的我家，尤其她身體不大健康，比了別人更需要安靜。但她也是一個文人，我怕她和一般文人一樣，或和我年輕時一樣，爲了過度地企求安定的生活，意外地遭到了失望，要感到痛苦，所以我不能不和她談談以上的話。

※同時，我相信現在在企求安定生活的文人，一定也很多，我願意他們仔細想想，不要爲了企求不到，感到痛苦，以致灰心絕望，放棄了他們的前途。

不過，我那樣說，決非提倡阿Q心理，要文人自爲粉飾，逃避現實。我是要求文人不要求個人的安定，而來正對現實，創造出一個大衆的安定來。有了大衆的安定，才有個人的安定，而將來的個人的安定，也決非古代禮拜天神者那樣老死不與人往來的消極的安定。願我文人，三致意焉！

在夾縫裏

看了三十五年九月十一日申報春秋上的一篇「文人友情與政治關係」，真叫我感慨系之！牠的意思是說，爲了政治關係，許多文人犧牲了彼此的友情，又爲了政治關係，好好一個無黨無派，忠於文藝，而又宅心仁厚、坦白、熱情的人，却兩面不討好起來，左的說他太右，右的說他太左，以致他只好擱筆，不再寫作，甚至「杜門謝客」。末了牠說，文人只應該做文人的事，更希望大家看重友情。

友情的話，我暫時存而不論，所謂兩面不討好，恰就是我所常常感覺到的處在夾縫裏。夾縫是何等的狹窄，兩面壓迫過來，一些沒有迴旋的餘地。稍爲步子放寬些，就要碰上那造成夾縫的壁，以致頭破血流。誰不想脫離這夾縫，還我自由之身。然而談何容易，一與壁發生關係，一度作了夾縫中人，如果不自己也變成壁以造成夾縫處置別人，爲了種種關係，看來就只有這樣可憐地混下去。「杜門謝客」，也必須有其經濟的力量，更必須真正看破世情，放得下筆桿，不再拈起來。文人有這樣的經濟力量麼？有什麼別的方法謀生呢？而「老孫沒有棒弄了」，這種精神上的苦悶，也不是好受的。夾縫，夾縫，逃不出，碰壁而死，倒是很可能的！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是夾縫裏文人最初、也是最顯著的榜樣。此後，歷代的水人，遭到這種不幸的，也指不勝屈。暴君們似乎最看不起文人，高興時，叫他們來歌頌一會，不高興時，乾脆殺頭了事。可憐的水人，除了逆來順受以外，有什麼辦法呢！非但不敢如草莽英雄的揭竿而起，以示反抗，反而還

要搖尾乞憐地說，「天王聖明，臣罪當誅！」

文人最易遭禍的事，不但在中國，在西洋也常常如此。不久之前，希特勒、墨索里尼兩個獨裁魔王在位時，有多少文人被放逐，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然而文人之禍來自暴君，來自非文人的，似乎還可以忍受。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本來不是文人，本來不懂得文人的可貴，甚至文人的可憐，他們要魚肉文人，摧殘文人，就像豺狼一般地無知識而要咬人吃人，我們也不能怪他們，獨有本來是文人出身的，「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以養媳婦作惡婆婆的姿態，來與其他文人以不堪，或者還未爬到惡婆婆的地位，就以長舌婦、尖嘴小姑娘的姿態，來傾軋、排擠其他的文人，那才真正叫人痛哭、流涕、長嘆息、以致跌足痛恨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彼此都是文人，不也等於同根生麼！

不過我到底也沒有工夫來痛恨、發牢騷，因此我的感慨也就到這裏爲止吧。並且我相信時代到底會進步的，並且現在正在進步中。文人所處的夾縫，終有放寬之一日，也終有壁壘盡除，還我自由天地，絕無夾縫之一日！要想永久建起壁壘，造成夾縫者，終必有悔悟之一日，明白之一日，知道文人到底自有其價值而是不可以輕侮的。以文人而壓迫文人的，也終必有「吾與汝猶彼也」的感覺之一日，自動或被動地與他所壓迫的文人，抱頭痛哭，握手言和。至於現在正處於夾縫裏的文人呢，我想更不應該失望灰心，更應該保守自己的立場，堅持下去，做到那裏是那裏，盡人事以聽天命，而天命終必會落在盡人事者的身上！既然做到真正的文人，難道連一些淺薄的利害、榮辱、成敗還看不透！「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真正的文人一定有此胸襟，不會計較一些小小的麻煩的！

夾縫，夾縫，我們不容逃，牠自會取消，造成夾縫的壁，終必會不攻自破，我們文人，還是在本位

上努力下去吧！

江春二十年祭

江春於十六年四月三日去世，到今天整整二十年，我再不能不寫幾個字，來紀念他一下。

江春是我的同學、朋友、知交，如果情人不限於異性，他也是我的情人，總之，除了骨肉之外，人與人之間和我最親密的人！我嗜好文學，他也嗜好文學，和我共同發起「彌灑社」，我嗜好遊覽，他也嗜好遊覽；雖然他所嗜好的，例如拉梵啞林，並不一樣都是我所嗜好的，但我所嗜好的，却似乎他都有興趣，譬如看足球，他的興趣並沒有我的高，却往往被我拉了和他的夫人一同和我去。……

我有困難，不必我說出口來，他早就爲我解決，安排好。最普通的，我沒有錢寄回家，他不必等我開口，或當他真不知道時，至多對他說一聲，他一定會借錢給我。借了從來不會問我素討；我還給他時，他也不會不要。他真正是一個緩急可恃的人！

尤其重要的，他在我的精神上不知給了多少安慰。二三十年前，我是一個善發牢騷的人，而所遭遇的，幾乎沒有一種不是拂意的。這並不是我的命運不佳，實在我的脾氣不能從俗，而生活困難，又不能不向人有所週旋，甚至請託。他竭盡了他言詞上的譬解，實際上的援助，使我安定以至奮發。我的話，說給別人聽，也許會被輕忽，更可能會被恥笑、反對；但說給他聽，似乎就從來沒有一次不被重視和同意過。我的行動，當然更有許多人不以爲然的，但在他看來，似乎都是對的，當面對我總說贊成，背地也總說我不錯。一句話，在感情上，他對我有無條件的融洽！

管仲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我不能不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江春。」不幸，他在二十年前，以二十八歲正當有爲的年齡，却因傷寒症去世了！

但他去世後，我沒有寫過什麼來紀念他。在他的追悼會中，我沒有送過一字一句的聯幛。其他任何刊物上，我也沒有直接提到過他。這不是我不會寫，實在我不要寫。

不要寫的理由，當然不是根本不要寫，正是「蓋有待也」。待什麼？待我能够暢快徹底地寫、待寫出來後馬上能够刊佈，傳之久遠。任何敷衍塞責的寫，我不要。可是這樣一待就待了二十年！

在這二十年中，前十年我只困頓憔悴於生活的掙扎中，後十年，自從抗戰到現在，是個什麼時代，誰都知道，當然我還只是在掙扎中，我不能寫，寫了也不能刊佈。我只有待，待一個機會，待什麼奇蹟出現，可以償我的宿願。

現在，機會來了麼？沒有！奇蹟出現了麼？更沒有！但我覺得不能再待了：時世如此，「俟河之清，知在何日！」而我自己，攬鏡自照，白髮即將盈顛，垂垂老矣，還待什麼！

我已在暢快徹底地寫，已寫好我預計的五分之四，約六七十萬字，希望本年就可以寫好，寫好後，刊佈的機會當然沒有把握，能否傳之久遠，尤其渺茫。但我想：只要寫好，其他都不成問題，奇蹟是不會出現的，（例如那一個江春其他的好友，或任何人，會助成我這事，）而機會却總是有的。在我生前不能刊佈出去，也許我的子孫會給我刊佈出去，至少我的子孫總一直會將我所寫的這些紀念江春的手稿，保留下去，雖不遠，亦久矣。

我不再待了，我在他的二十年祭，先要寫這一篇小文來紀念他。實在他死得太寂寞了，在這二十年中，我沒有看見或聽見一個人，連他的家屬在內，對他有過什麼紀念的表示。我這篇小文固然沒有什麼

大力量，正如我那百萬字的長篇，也不見得有什麼力量一般，但我總算對他盡了一些心。

二十年中，我無時無刻不紀念他，此後，我還是無時無刻不紀念他！這是我對他的真正紀念，不單在他這二十年祭的一天！

江春姓錢，字蓉孫，松江人，東吳大學法學士，曾任商務印書館編譯多年，手創松江初級中學，爲松江、上海景賢女子中學負責人之一。著述散見各刊物，我當爲之收集，出一全集。

他與社會國家的關係，應該有人爲他寫；如果沒有，我也要另外爲他寫，這裏不贅。

一個難得的文人

——錢江春兄逝世二十週年感言

錢江春兄，我的朋友，是一個難得的文人。

一般說來，凡是會讀書寫字的，便可以稱爲文人。但這種文人太多了，並不難得。進而會寫文章的，當然更是文人。但文章也許只是文章，並非文學，真正懂得文學的文人，恐怕還是不多。當今之世，文學又有新舊的區別，要說新舊都能貫通，而更能始終擁護新文學的，那就少之又少吧。錢江春兄便是這樣一個少之又少的文人。

由文學而及一般的藝術，本來是文人應有的了解。但今之所謂文人者，究竟有幾個是真正了解一般的藝術的？錢江春兄却不然。他懂得音樂，精於中國絲竹之外，西樂的梵啞林就拉過多年。他會寫碑體

字，畫雖沒有學過，却能作心領神會的欣賞，逢有畫展必去參觀，並鼓勵他的妻子和親戚，入美專習畫。對於其他藝術，都作如是觀，他無不了解。

這樣的文人，往往是一個名士，是一個不善於幹事的人。從古以來，能萃經濟文章於一身的，似乎也寥寥無幾。但錢江春兄却又不然，却又正是善於幹事的人。他獨創一個中學校，便足以說明這一點的難得。

也許又可以說，善於幹事的文人，到底還是有的，而最難得的，却是他們幹的事，並不是爲一己之名利，而爲一種崇高的目的。試問：就以辦學而論，一個人想盡方法、獨自挖出腰包來、任勞任怨、始終努力不懈的，到底有誰，除了我的朋友錢江春兄？他呀，他只是爲教育而教育，爲服務社會而教育，爲促進文化而教育，在世風日下的名利場中看看，簡直找不出像他一樣的第二個文人來，這是真正的難得！

可惜，這樣難得的文人，當他二十八歲的壯年，在二十一年前的四月三日，却因傷寒症而一瞑不視了！這對他自已是一種損失，對社會更是一種損失！

我和他相交，雖然也只有十年左右，可是因爲志同道合，而又時常在一起，有時簡直生活在一起的緣故，他真是我難得的友人。

他對於我的難得，要舉出事實來，也許要費上幾百萬言，當然不能在這裏提到什麼。我只能概括地說：在他以前，沒有像他的友人，在他以後，一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像他的友人，至於將來，當然還不能確定，但，我總不能不說：「佳人難再得！」（佳人本來也可指男子。）

如果他還活着，我相信我一定要比現在不同些。我不會時時遭受憂傷的襲擊，襲擊來了，我一定容

易打退牠，因為他會慰解我，支持我。我也不會像現在，寫了文字無處發表，要出版書籍也不可能，因為他曾和我辦過文藝刊物，要辦書局，當然不成問題；他對於文藝，又和我一樣的興趣，而他更有巨大的資產。（在他去世時，這資產還握在他父親的手中。）

如果他還活着，也許我還可以做一些較大的事業。因為我現在雖然也在辦學校，也始終不為名利打算，但我的幹才的確不及他，我的「底子」更差得太遠，我頂多只能有一些小成就，而失敗却是很可能的。有了他，我就有後盾了。

總之，如果他還活着，我的思想、我的生活，都不會恰正和現在一樣，都一定有所改變，而這改變也一定只有好，沒有壞，因此，我不論在何時，不論作何事，都不能不想到他，尤其逢到挫折時，不如意時。

可惜他到底已不在這個世上了，我還只是現在的我，徒然發着難得的嘆息！他的死，正像帶走了我一半生命，不能說只是一種損失。

對於大家，他是一個難得的女人，對於我，他是一個難得的友人。我何幸而有這樣一個文人的友人；又何不幸而失去這樣一個文人的友人！

二十年不是一個短短的時期，但在我的眼前，一切都還像是昨日事！我悵望着漸漸綠起來的細柳新蒲，寫不下去了！……………

（三十六年四月三日）

一個沈默的文人

——悼莎氏全集譯者朱生豪君

看了各報上煌煌的廣告，知道朱生豪君所譯的莎士比亞全集，已經出版了。這真是一件可喜之事。在我國現在文藝界一蹶不振的時候，有這樣的鉅製出版，可喜。朱君大名，赫然與世人相見，以我對朱君相知之深，期望之切，而有此成績，也是可喜。然而我一念及朱君的種種，尤其他的不幸短命，又怎能不叫我悵觸萬端，而悲哀無已呢！

朱君在之江大學一畢業，就由我的介紹，進入世界書局編譯所英文部任職。這實在比了一般大學生為幸運，因為他既畢業即得業，而所業又正是他所樂為的文學工作。他的工作是出色的，因為他的中文和英文，非但都在他的同班之上，也遠勝於一般文藝青年。我很高興，有他這樣一個人，為母校生色，為文學工作添人才，為我個人增加同志。有一時期，他寄膳在我的家中，因此每天，幾乎所有白晝的時間，我都和他在一起。

可是他太沈默了，沈默到使人不易相信的地步。在編譯所中，四五年來，我沒有聽見他說過十句話。有誰和他說話，他總以微笑報之，不是不發一言，便只一二個字最簡單的答語。有一次，他身體不舒適，也不作聲，成了病，也不告訴我們，只懨懨地睡在另外借居的房屋裏不出來。我妻前去探探，發覺他形勢的嚴重，連忙為他找醫生來看，果然是我們預料的猩紅熱，連忙將他送醫院，在那裏住了幾星

期，方才回來。在這樣緊張之下，他也沒有說一句快喪的話，甚至連痛苦的呻吟也沒有，只默默地聽由我們的安排。他到了心的沈默的地步。

他的沈默，我不否認，正是他的長處。他是我們中國文人的典型！這固然是他的天性，然而天下事畢竟有什麼可說的！「天何言哉」，大聖早有評定。「相喻於無言」，天下事本當作如是觀。他無形中契合了我們傳統上的要道至理。然而我也不否認，他的沈默，正也是他的短處，簡直就是吃虧之處。他的得着肺病，以至去世，未始不是太沈默了之故。沈默的心，是不喜歡運動或任何發洩的，自然容易成病；吃了虧，或者受了氣，亦悶在肚子裏，那有不生病之理。生了病，沒有辦法，能幫他的友人或者不知道，或者無能為力，他自然只有死。莎氏全集是他此生工作的佳美成績，實在也就是他致死的重要原因。

在抗戰前，他以極低的代價，大約每千字一二元，翻譯着這全集。那時他並不依此為生，所以還可以將就過去。抗戰一發生，編譯所解散，他失了業，只好回到故鄉去，無以為生，他才不得不全靠這一個翻譯。然而翻譯的代價還是那樣地低，低得也會使人不相信。在書局的當局還是本着救濟他的心念而給他繼續翻譯下去的，否則也早就和其他的編譯一般，都歸停頓了。書局當局的存心，固然未可厚非，而翻譯者却苦極苦極了！饑粥不全，醫藥費全無，久而久之，他不默默地死去，還有什麼新的生路！嗚呼，哀哉！

想不到在他死後不久，他的姓名却藉着這全集的出版，而熠耀於衆人的目前。將來他是否可以聲名洋溢，流芳百世，那還要等將來來決定。但目前的情形，似乎至少已打破了他生前沈默的作風。我不知他地下有知，將作何感想。我也不知，要是他還活着，書局是否肯這樣大吹大擂地將他擡出來。因為勝

利已經二年，這書局正在增資，業務正在發展，從前在八一三那天上午十一點鐘放下筆而走出編譯所的人，到現在一個都沒有復職，有幾個人的困苦艱難，並不下於朱君，而沈默也正與朱君相彷彿，該書局都置之不問，朱君也是那天那時同走出來的一個，他會比其他的人更有幸運，更會被該書局看得起麼——如果他現在不已是一個死人！朱君的死，在這一點上，似乎又較勝於其他活着受罪的編譯所同人了！

現在朱君死了，該書局會不會索性討好到底，在這全集出版上，對朱君的遺屬有所援助呢？朱君是沈默的人，生前沈默，死後當然尤其沈默，對他的遺屬略予小惠，我相信他是決不會計較的，其他活着的編譯所同人，也不見得會來援例以請，該書局儘可放手為之，以博宏獎文人之名，該書局豈有意乎！

哀悼李浩然先生

李浩然先生不幸去世以來，大小各報，都一致予以哀悼，也一致有所議論。議論的歸結，可以分成二點：一則怪上海交通的不良，一則怪新聞報待遇的刻薄。交通不良，所以車輛時常闖禍，順便也怪那位十九歲的鹵莽青年，無端致人於死。待遇刻薄，以致李先生不能再坐自備包車，只好以花甲之年，日逐逐於車塵馬跡之間，致有此禍。交通不良是市政府負責的，藉此攻擊市政府者有之。待遇刻薄是現在的新聞報當局負責的，因此有些憤激的人要說，若不是于院長的長途電話，該報當局，未必會對李先生有那樣的飾終盛典，又說，人已死了，落得做得好看些，所謂「貓哭老鼠」，總算「慈悲」了一下，雖「假」也何妨。

這些話，我無意加以批評、贊同或反對。我只有哀悼。哀悼這樣一個好人，遭此橫禍。哀悼這樣一個文人，不得到底展其所長，而賈志以沒。哀悼他以垂老之身，猶不得不為衣食而奔走，終至殞滅厥身。哀悼他的一瞬不視，從此再不能和靄地與我們相見。……

不過我相信李先生如果只受傷而不死，決不會有如上列二種議論，而怨天尤人；李先生死而有知，也決不會有一些自傷之意，有如我前面所哀悼的。我這樣說，並非捕風捉影，嚮壁虛造，或者故意標新立異，無視他人；我是有根據的，雖然也不外乎想像，到底是有根據的想像，不敢妄作鑿空之談。我的根據是我和他同事八個月的認識。

在這八個月中，承蒙他看得起我，時常來找我談談。我是不大會去找人的，尤其在這同事的地方，他熟悉，我陌生，所以我總沒有去找他過一次。可是我非常歡迎他來和我談。我歡迎他的和靄可親，終日笑嘻嘻的面孔。我歡迎他的言詞娓娓，興會淋漓。我歡迎他的博聞強記，告訴我許多報界的掌故和笑話。我歡迎他的無一俗言俗語。我更歡迎他的始終心平氣和，明明受了絕大的委屈，却從無一些倖倖之色，更沒有一些出之於口的微詞。我歡迎他的君子坦蕩蕩。我歡迎他的使我俗慮都消，不致墮入畜生道中，與鷄鶩爭食，而不能自解。……

他對任何不良之事，只有建議，沒有謾罵，更沒有抱怨，他的「改善交通」一文，（見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新聞報「新園林」）就是明證。他熟讀聖賢書，知道「乘田委吏」，並非不可為的賤職，「抱關擊柝」，儘可以「吾亦為之」。以他過去的地位，富貴未嘗不會逼人來，但他只望望然去之，始終守着他的岡位。一些倖進之徒，以同樣的憑藉而起家的，驕氣凌人地看不起他，他也只一笑置之。這決不是他的假裝，更不是無可奈何的勉強，乃是他人另有所得的自然流露。他要是不能忍受這簡直等

於侮辱、欺壓的待遇，他早就飛黃騰達了，何必有待於今日！惟其他已經忘記了從前的寵，所以也就忘記了現在的辱。他從前沒有自鳴得意過，所以現在也不會自訴其苦。他是有道之士，中國最佳文人的典型，儒家的正統。他不知道人生的真價值，他知道事業的不朽；他知道社會國家之所以建立與進展的真諦，願為之真正服務而不求其報酬；他知道一切。……

因此，他不會有所怨怪；有之，也許只怨怪他的力量微薄，未能多所貢獻，只怨怪他的機會缺少，不能盡展所長。他不會傷悼，有之，也許只傷悼那個青年的輕羅法網，只傷悼那些無知之徒，對他的誤解、輕視，而自絕於正人君子之羣，為天下後世所唾罵。

對於這樣一個人，我只有哀悼。哀悼之不暇，其他的話，也就不想多說了。哀悼他這樣地逝世之外，更哀悼世上從此少了這樣一個人，使世上多了一個便於魘魅罔兩橫行的空隙，使他的仁心仁術，格外遭到阻礙與摧殘！更使世人不察，以為善人沒有善報，惡人終得逍遙，天道果然夢夢，從此灰了為善之心！

不過惟其為了我只有哀悼他，我却不能不說，我只是完全讚美他而不是完全贊同他。我以為是非總是應該明的，功過總是應該清算的，賞罰總是應該嚴的，否則世界還成什麼世界。我哀悼他的遭此犧牲，我願意他成為「贖罪的羔羊」，從此天下後世，不再有如他這樣被哀悼的人！

李先生往矣，浩然之氣長存！我將為我對他的哀悼而努力！也願人人為對他的哀悼而努力！

我的發牢騷

在從前，我是最會發牢騷的人。所以會這樣，當然有着好像不得不然的原因：第一、我是「生不逢辰」，家裏貧苦非凡；第二、在學校裏讀書，成績居然總比別人好些，很自負；第三、我的感情易於衝動；第四、偏偏我又喜歡文學。這些都是內在的原因，就是從我自己方面發出來的原因。本來這些原因也不見得一定便會成爲發牢騷的原動力，要是沒有外來的原因在磨擦着。可是外來的原因却不息地發揮着牠們的威力，於是我一蹶不振，只好走上了盡是發牢騷的生活之路。

外來的原因是什麼呢？第一是勢利，勢利看不起窮孩子；第二、社會上所需要的，根本不是學校裏所需要的，學校裏的劣等生，往往是社會上的大亨，而優等生，尤其有一些操守不肯屈服或遷就的，就只有到處碰壁；第三、社會上所需要的是胸有成竹，不露聲色，愈假愈好；第四、文學沒有出路，或者說，在現在的中國沒有出路。這些外來的，正像一個大熔爐，將我燒，燒得我幾乎無地自存，我只好發牢騷，自附於文人之列，和古今其他的文人一樣，聊以自解。

於是我嘆。一看見知己的老朋友，就好像迷途的孩子看見了母親那樣，一連串地訴苦。有些老朋友，的確還有舊感情，總安慰着我，有力量的，也幫着設法將我的狀況改善些。可是這樣的老朋友很少，很少，少得真成鳳毛麟角。大多數的老朋友呢？比較和氣些的，不發一言，皺着眉、低着頭，盡他傾聽的義務，等到我訴說得差不多了，才淡淡地敷衍幾句；要是沒有耐性而早就忘了朋友之誼的，不是

責怪我的不善處世，便是「王顧左右而言他」，不要聽；我再噙嚙下去，他就會「我還有一些事，我們改日再談吧」，以此結束我的牢騷。還好，我只嘆在老朋友面前，要是在新朋友面前，我不知要被弄到怎樣不堪的地步呢！

自然我也罵。我罵貪官污吏；我罵市儈奸商；我罵忘恩負義之徒；我罵寡廉鮮恥之輩；我罵放蕩的人；我罵迂拘的人；我罵任何不良的人；我罵舊習慣、惡勢力；我罵帝國主義、封建制度；我罵任何害人的壞事。我不擇地而罵，不擇時而罵，更不擇人，擇與我同情的人，而罵。罵得痛快，也就是牢騷發得痛快。

還好，我發牢騷沒有到瘋的地步，因此不會動手打人，也不會歌哭無端。這也許得力於我生活的正常，絕對無嗜好，所以我還能把握我心腦的平衡。然而我掙扎着、撐拒着，真是一肚皮的牢騷不平之氣，總是發不完，苦極苦極！

我不能不感謝對日的抗戰，牠才救我脫離了牢騷的網羅，從此不再發。抗戰一發生，我就覺得，什麼個人的事情，都應該一概丟之腦後；否則，沒有了自己的國，也沒有了自己的社會、自己的家，那還有什麼自己的個人呢！並且危險就像大刀懸在頭上，天天有橫死的可能，還要發什麼牢騷！八年的抗戰，我這個感覺愈來愈清楚，就變成了一種更生的力量，不再為牢騷所陷。

由於抗戰，看見了種種變化，又確定從前年輕時在學校裏、在教堂裏所受的教訓是真的：只有忘了自己為別人，才是真快樂！

現在，環境並沒有好，我所遭受的，也不見得比了抗戰前容易忍受到多少。但我已不再發牢騷了，就爲了我已知道努力忘記自己，而爲別人效勞。

可憐的文人，要發並且會發牢騷的文人，一定很多吧，你們以為我的話怎樣？我不想自誇，本來也沒有什麼可誇，我只想對你們作一些貢獻，請你們不要發牢騷。

「我的生活」序

關於寫文章，我素來抱着這樣的態度：有人要我寫，只要他是正當的人，他是正當的刊物，我就寫，不問他是名人或無名小卒，甚至中小學的學生，也不問他是否有名的刊物或學生的壁報。有時我實在沒有工夫，不能馬上就寫，但我答應了是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諾言的，雖然有時也要就擱得很久。寫了就算了，登不登出，並不重要，不過不登出，總希望這稿子可以退回來，不要就此丟了。登出了有無稿費，稿費多少，也不在我的注意之列。

沒有人要我寫，我就不寫。我不會自動地去投稿。這並非說我不贊成投稿，或看不起投稿。年輕時我也自動地投過稿的——不過很少，到現在一共不到十次。更不是自高聲價，要人三顧茅廬地來請求。實在只是我的癖性，也許竟是不好的癖性，這是不應該的，我不諱言。次之，則我看看各種刊物，大都有其背境，特殊關係，我貿貿然去投稿，他們知道了我不登出來，彼此都有些難堪，知道了我不得不登出來，也難堪，不如省些麻煩為好。況且我又沒要在稿上獲得名或利的思想，我又何必要「力爭上游」，和大作家們軋在一淘呢！因此，在抗戰之前，知道我是弄弄文學的，會寫寫文章的，很少很少（即使現在還是很少）！我也早就打算，默默以終，不想有什麼表見。

抗戰之後，居然有人要我寫了。一直到現在還有人要我寫。我想，這並不是我的文章已經比抗戰前寫得好，更不是果然有人欣賞了我，非要我的文章不可，乃是，在抗戰期間，一般大文豪有的到內地去了，不在上海，有的在上海的，「憂讒畏譏」，怕弄出事來，明哲保身地不寫，更有的落了水，正當的出版者和刊物，不要他們寫，寫文章的人實在少，少到絕無僅有的地步，不得已而求其次，真所謂降格相從，那才找到了我這個一向投閒置散的廖化。勝利之後，大文豪們都回來了，隱居的也出現了，照理也就用不着我了，而仍舊有人要我寫的緣故，我又想，也許因為我已寫了這幾年，似乎還過得去，不妨仍舊拉來湊個數，更也許一時拉不到大文豪，仍舊不得不降格相從，要我再充充廖化。說不定，我再想，過了若干時，舊的大文豪一齊出馬，新的大文豪接踵而起，誰也不會再來請教我，我還只有像抗戰前一樣，封筆大吉。好在我對於寫文章，並沒有什麼企圖，以前如此，現在及將來也是如此，要是果然我這個起碼「英雄」到了沒有「用武之地」時，那也就算了。我相信我不會和孫行者一般，因為丟了棒，弄得挖耳搔癢，坐立不安地。

就在這種無可無不可的狀態之下，我在抗戰期間寫出了若干文字，現在收集在這本「我的生活」裏的，也就是其中的一部份。牠們都是我在抗戰期間應「健康家庭」、「萬象」、「春秋」、「樂觀」這些半文化、半商業的刊物寫的。尤其「健康家庭」，爲了牠的性質關係，登載我這類的文字格外多。起初我並沒有打算要出這一個單行本，名之爲「我的生活」，後來寫得多了，才發覺牠們可以集合在一起，成爲一個單位，而題上這個名字，因爲其中所寫的，無非我的種種生活。至於在今年出版，那完全是湊巧的事情。就是「日新出版社」要我來主編一個文藝叢書，我覺得這些生活的記載，並非什麼說教的講章，傳世的言行，用一些自命輕鬆的筆調，也許還有一些動人的趣味，所以我就將牠收入了這個叢

書。我希望如果真有一些趣味的話，牠不是低級的，而會有一些文藝的價值。

還有一個湊巧：照陰曆的計算法，我今年正是五十歲，出這本書，也許可以作為一個相當的紀念。此外，五十歲以前的爲人是如此，五十歲以後的爲人又將如何，也許將來可以將這本書對照一下，作爲比較，爲自己保留一面鏡子。如果有人要誤會，以爲我在宣傳我的生活習慣等等，藉此自鳴清高，自視不凡，那我覺得很惶恐，我沒有這個意思，還請你們諒解；你們不看就是，也儘可以叫人不看。

爲了裏面有一篇「我的寫作生活」，出版者就將全書題名爲「我的寫作生活」，所以這書又名「我的寫作生活」。這是可以的，正像一本文集，以其中任何一篇的篇名爲集名一樣。不過我原來的意思是「我的生活」，特此一併聲明。

我的讀書經驗

讀書的方法很多，各人的經驗也不同。如果將各種方法都寫出來，各種經驗都告訴出來，使喜歡讀書的人有所取捨，有所參考，這實在是一件美事。因此，我也不妨將我的讀書方法寫出來，雖然這方法未必好。

我的讀書方法並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我每逢拿到一本書，我不會翻開第一頁來就一個字一個字、一頁一頁地讀下去。我必先一頁一頁地翻下去，略略看看每頁或若干頁爲一段落的情形。其次我先看看序文或「凡例」或編輯大意，以及後面的跋或編後記。再其次則看看目錄，然後挑選其中最覺得有興趣或最重要的按着頁數翻開來，仔細讀下去。讀時，如果發見牠的前或後有連帶關係的地方，我再從這方

面看過去。要是牠的前後沒有什麼必須連帶要看的，那末，我看過牠了才再從目錄中去找我要看的地方。

我這種看法，自然有幾個原因：一、我自己買不起書，我所看的書往往都是向別人借來的。我總願意早些還給別人，不要討人的厭，所以不得不看得快些。要快，既不能一目十行，就只有這樣揀來看，免得看不完而必須還人時反有買積還珠之嫌。二、我也實在忙，不能將一本書從頭至尾看。這樣看，得其大略，得其要點，就可以省去許多工夫。三、即使我不忙，我也喜歡這樣看，因為我以為不論那一本書，決沒有從頭至尾都精彩的，或者說，都合乎我的需要的，我實在不必浪費我的光陰，我的光陰還該用於我認為該用的地方。四、我這樣看，雖然不免有脫略的地方，或者竟有「遺珠」之憾，可是，我以為只要我能將其他的書多看幾本，一定就可以彌補這個缺憾，因為三個一半，也許要比一個完全多些。

因此，我這樣讀書，其實不是讀，只是看，至多只是略讀。在學校裏讀教科書我是這樣看法，在平常看參考書、文藝書，也是這樣，只有看小說，尤其長篇小說，則不能這樣，只有一開頭就下去，因為這不單是內容的關係，還有技巧的關係，不這樣，就不能全盤領略。

因此，我所看的書，大概都只有一遍，幾乎從來就沒有翻上第二三遍。我的不買書，固然爲了經濟關係，實在也爲了買來看過一遍就置之高閣，未免不合算。

不過到底我也有仔細地看，不，仔細地讀，不但一遍，甚至十遍百遍的。這是中國的舊文學書，尤其是曲。我在舊制中學四年級，和畢業後二年，以至入大學到五四運動爲止，在這一個時期內，我廢寢忘食地讀着曲，讀得背出來還不算，還要一再吟玩。五四運動後直到現在，我的思想改變了，我才不這樣傻。現在，爲了我與曲接近的機會很多（我妻學唱已十多年），有時我仍不免於吟玩，可是，那只

是隨時拉起來就算，已沒有當時那股子傻勁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文 人 綜 論

定價金圓七角三分

(外埠酌加郵運包紮費)

著 作 者 胡 山 源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發 行 人 杜 鏞

印 刷 者 大 東 書 局

發 行 者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發 行 所 大 東 書 局

版 不 權 准 所 翻 印
有 所 權 准 不 翻 印

82
476-223

82

476-223

